

西風

第 二 期
六 月 號

譯述西洋雜誌精華
介紹歐美人生社會



本 期 要 目

- | | | | | | |
|-----------|----------|-----------|------------|---------|-----------|
| 史丁：賢父教子記 | 李心承：返老還童 | 黃嘉德：蕭伯納情書 | 林語堂：英雄浮生六記 | 徐訏：魯文之秋 | 樊籟：來富的命名 |
| 黃嘉音：現代烏托邦 | 默然：謊言 | 馮秉恬：內戰日記 | 洪鶴：探海奇觀 | 胡悲：瘋人村 | 黃嘉德：愛因斯坦傳 |

立北平圖書館藏

西風之刊報及 風創以各報之 判之

林語堂西風發刊詞節錄——「西風與世人相見在『宇宙風』之後，而發端在『宇宙風』之前。我每讀西洋什誌文章，而感其取材之豐富，文體之活潑，與範圍之廣大，皆足為吾國什誌模範。又同讀我國什誌，而嘆其取材之單調，文體之刻板，及範圍之拘束，因每讀而有起辦『西風』之志。所讀者何？一、憤吾國文人與書本太接近，與人生太疏遠……二、憤文人之架子十足……三、憤文字成為讀書階級之專技。然非另辦什誌，專譯西洋什誌文字，不足以見『西風』文字與內容相若之巨，而為將來中國什誌開一蹊徑。

各報對西風創刊號的介紹及批評——本期『西風』充滿譯流暢的趣味文章，預料必能吸引大批中國青年之注意。與一般中國小冊式的什誌對比起來，此新刊物之內容豐富多矣。『西風』編排醒目，選載西方第一流藝術家之漫畫，尤為特色。『西風』取材豐富，文體活潑，範圍廣大，為中國什誌開一新紀元。——大陸報。

昨天收到黃氏昆仲編的『西風』月刊，翻看一遍，正是我個人所需要的一種什誌，其中最好的文章當數『父親的後悔』，『鐵肺的故事』等篇。『西風』出世，能夠『不麗而走』，自然很好。縱然只銷五本，也無損於它的價值。——立報『言林』殺純君。

給予讀者一個好讀物。……這一期『西風』的內容，是使人相當滿意的，我們讀來有如讀 Living Age 或 Reader's Digest 的感覺，覺得其材料選擇的豐富得當。其中像：『洋鬼子眼中的中國人』，『父親的後悔』，『星球旅行』，『女扮男倣人難』，『破壞罷工的機關』等，都是有趣味的好文章。我們被空洞不着邊際議論的一般什誌纏得頭痛久矣，得此冊，真是喜不自勝。……本期的文字中，有好幾篇是『特寫』，如『罪犯與微塵』，如『醫院療疾記』，如『汽車賊』。讀來都叫人如身歷其境，津津有味。『西風』還有一個長處，所載各文的譯筆，都極流暢明易，一向怕看那等奧妙費解的翻譯的，儘可放心。——華美晚報副刊，漆君書報介紹。

訂閱本刊 四大利益

- (一) 定價廉 本刊月出一冊，定價國幣二角，預定全年，祇收二元，半年一元。
- (二) 發書早 本刊於每月月初出版，定戶概於出版前四天發書。
- (三) 材料富 本刊為各西洋雜誌之精英總匯。訂閱本刊，等於訂閱大量西洋書報。
- (四) 長篇好 本刊按期連載林語堂英譯浮生六記及黃嘉德譯蕭伯納情書。訂閱本刊，可以同時閱讀兩本名貴譯作。

談風

第七期廿六年一月廿五日出版

南京專號增大大號

我的京寓	姚穎
南京的留學生同學會與	華五
社交界	方令孺
南京的骨董迷	曙山
中山陵與明孝陵	莫一鈞
秦淮的今昔	章伯雨
夫子廟與玄武湖	文高
國都的南京	樹三
南京的女人	華敬文
陪都事變后的南京	馬敬文
南京的官氣	海若
秦淮的歌場	抄餘
南京的私娼與棚戶區	莘等
南京的學校與學生	莘等

半月志異	編者輯
長篇	老向
尋心	老向
書評	胡運公
財政學ABC	胡運公
幽默文粹	袁世凱
與于夫人書	袁世凱
南京的衣食住行	清敏
南京的特產品	錢無敏
漫話南京	白茵
冠蓋京華中的	白茵
旅館：荆有麟	白茵

第六期
新年特大號
再版出書

本期刊零售每冊一角三分全年二元半年一元
宇宙風社總經理總代定

西風

第六期
第六年
二月一日

冷眼旁觀

棄兒

可憐的無告者

苦中苦

創造人上人的條件

外人在華的地位

洋商之今昔

雨絲風片

花花絮絮點點滴滴

專 篇

來富的命名

國粹戰勝舶來記

史 丁

(六七八)

斯 文

(六八〇)

未 鳴

(六八二)

編者輯

(六八六)

姚 穎

(六八八)

魯文之秋

留歐通訊之一

科學·自然

返老還童

長生不死藥之追求

深海奇觀

人類與海洋的密切關係

海草中的維他命

最好的食糧

十種最聰慧的動物

次等動物的智能

心理·教育

賢父教子記

不打之打

現代教育奇蹟

兒童教學新法

瘋人村

不負責任的居民

大學教授懺悔錄

大學教育的疑問

徐 訐

(六九一)

李心永

(六九七)

洪 鵠

(七〇六)

凌 霜

(七〇九)

夏思侯

(七一)

史 丁

(七二七)

藍萍心

(七三一)

胡 悲

(七二八)

程肇民

(七三二)

長篇連載

浮生六記(漢英對譯)

沈復著
林語堂譯

浮生若夢為歡幾何

(七三九)

蕭伯納情書

黃嘉德

兩個天才藝人的紙上談愛

(七四五)

婦女·家庭

時裝潛勢力

羅一山

世界經濟獨裁者

(七五四)

蘇聯的婚姻

杜尤

新離婚法

(七六〇)

傳記

相對論者愛因斯坦

黃嘉德

科學界的藝人

(七六六)

軍備·戰爭

內戰日記

馮秉恬

自相殘殺之慘狀

(七七七)

城市防空

陳未鳴

未雨綢繆

(七八三)

社會·暴露

謊言檢察器

默然

騙不了我

(七八六)

盜屍

王貽謀

特殊職業的歷史

(七九一)

小品·幽默

談考古學

何渾介

意想不到的過去事物

(七九六)

打電話

亞伍

娘兒們的絕技

(七九九)

西書精華

現代烏托邦

黃嘉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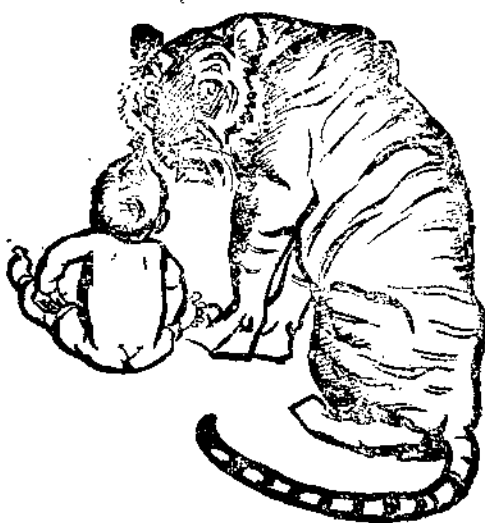
未來世界之恐怖

(八〇三)

第一期至第六期總目錄

(八〇九)

名人傳語·筆花 西洋漫畫選·補白



冷眼旁觀

棄

兒

史丁

不曉得爲甚麼，我國人——其實豈止我國人——對於私生子，一向就看不起，往往加以蔑視與鄙夷。整個社會，都以另外一種眼光看待私生子，好像他是帶罪而生似的。所以一個無辜的孩子，倘若不幸生而不知其父母是誰，便會被整個社會所吐棄。在高爾基的自傳我的童年中，有一段談到棄兒，很可以代表一般人的心理，現在選譯於下：

跟在汽船上時一樣，我又和外祖母住在一起了，每天晚上，在我入睡以前，她總講些神仙故

事，或是她一生正像故事的事情給我聽。可是她一談到家事，像子女間家產的分配，和外祖父的買新房子這一類事時，她總是很輕聲的，好像是一個陌生人，在遠方觀望這些事，至多像一個鄰居，而不像是一個家中的次要人物。

我從她曉得齊額諾克（按 Tsiganok 係高爾基外祖父家中一親信工人——譯者註）是一個棄兒；他是在一個初春的雨夜，在大門口

一條木樑上被發現的。

「他臥在那裏，」外祖母沉愁而神祕地說，「幾乎不能哭了，因為他冷得失了感覺。」

「但是人家爲甚麼丟了小孩呢？」

「那是因爲母親沒有奶汁或甚麼東西可以飼她的嬰孩。後來她聽說近來什麼地方有個小孩出世死了，她便去，把她自己的小孩也丟在那裏。」

她停住了，搔搔她的頭，然後凝睇着天花板，嘆息着繼續說：

「往往是因爲貧窮，奧利沙 (Oleysha) 還有一種貧窮是不好提起的，因爲未婚的女子不敢承認她有小孩——人家會罵她可羞的。」

「外祖父要把范紐希卡 (Vanushka) 送到警察局裏去，可是我說，「不，我們要留着他，來

替代我們死掉的孩子。」因爲我養過十八個小孩，你曉得的。假如他們都活着，他們會填滿一街——十八個新家庭！我是十八歲結婚的，到那時候我已經有過十五個小孩了，但是上帝那樣痛愛我的血肉，他把我所有的小嬰孩，都帶到天上去，我同時又憂又喜。」

世人不齒未婚生子的女子（男子似乎並不在內），恐怕是「自古已然」的事，可是一般社會人士的鄙視棄兒，也未嘗不「於今爲烈」吧。爲什麼不齒，又爲什麼鄙視呢？大概不外乎「私生」，既是「私生」便是「非法」；於是乎就應該被不齒與鄙視。

O. O. McIntyre 說，「世上祇有非法的父母，沒有非法的小孩。」

雖不敢說這句話全部是「真理」，但是後半句是替全世界古今無數無辜棄兒所喊出的正義話，却是無可疑議的。



苦 中 苦

斯 文

——R. M. B. 原著。譯自一九三六年十月廿四日《世界青年》——

美國幽默家瑪克吐溫有一次說：「十九世紀的

兩個偉大人物是拿破崙與海倫開勒 (Helen Kell-

er)。」海倫開勒個人有三種極大的痛苦與困難，她

眼睛看不出，耳朵聽不見，話又不會說，可是她却克服

了這種種困難，獲得了比拿破崙還要偉大的成就。

不久以前，有人在大庭廣衆之間問她道：「你一

生覺得最困難的事是甚麼？」

她回答說：「我一生最困難的事是學講話。我的

聲與聾對於我是比盲目更大的困難。從我開始講話

時起，我得到一種新生。言語叫我的精神長翅膀了。這些翅膀在我是破裂了，可是它們幫助我，叫我更容易

接觸別人的思想。」

她繼續說：「你們今天晚上可以看見天上的星

星，我却看不見，可是在我的靈魂中，有同樣發亮的星

星在照耀着。每一天對於我都是充滿着意義的。有許

多工作我得去做。我有朋友，我騎馬，我喜歡我的狗。我

在我的花園中，度過許多快樂的時辰。花園是不大的，

可是花園裏有一切我所喜歡的東西——鮮花，日光，

與風。」

有一次，開勒女士到美國加利福尼亞的著名花園聖塔羅莎 (Santa Rosa) 去參觀，園中所有的花草，她祇有兩種不認識。

她說：「我的盲聾，啞從來不會叫我不快活。我往往以為上帝由我這些肉體上的限制，在做一些好事。我的困難同時也就是我的生命的大冒險。這些困難把友誼與了解帶給我，同時教我怎樣去為世界服務。」

當她請求聽衆與美國十七萬四千盲目同胞共

享人生的幸福時，她的臉上放射着愛憐與熱誠的光輝。她說：

「假如你們真想幫助瞎子，你得先明白，他們是正和你們住在黑暗中時同樣的。他們和你們有同樣的感覺。他們也需求同樣的東西——工作，遊戲，糧食，與快樂。你們也聽見過，我的新生是由別人的一個字造成的，這一個字觸動到我黑暗的腦經了。請你們幫助我的同病者，叫他們也懂得欣賞人生的光明與美麗吧！」

下 期
預 告

東方學院 (留英回憶之三) 老舍著



外人在華的地位

未鳴

——Wilbur Burton原著。節譯自美國兩週什誌——

——一般美國人以爲中國人是個守舊不變的民族，過着古舊的生活，恬然自適，反對現代西洋進步思想。這個觀念應該改正了，至少在商業方面，因爲黃種人已經漸漸把白種人打倒……

外人在現代的中國，向來佔着很重要的地位。而在最近十幾年中，一般外僑在中國本部的威望，已經日墜，外資雖則不斷增加，但活動方向，已由直接商業經營，轉到間接投資了。

換句話說，中國人在直接商業和投資方面，已經後來居上；結果薪俸降低，除最高行政當局之外，外人就業的機會也減少了。這種情形，在西人企業方面，尤

其明顯；日商企業所受的影響比較少些。

歐戰以還，俄人紛紛來華謀生，對外人的地位也很有影響。這些可憐的逃難者，爲了實際的需要，不得不努力適應華人的生活程度，因此一般西人的生活程度，也隨之降低了。

出入口業素來是由外人獨佔的，行中職員除小書記及僕役外，幾乎全部是碧眼紅髮的洋人。今日做

這種生意的華人漸多；外商爲免競爭失敗起見，只得多聘華籍或俄籍的職員。

一八五〇至一九二五年是外僑帝國主義的全盛時代，大批外人在中國肆力經營，無往不利，這種情形，在歷史上是罕見的。日僑在自己的勢力圈裏活動，生活程度高於日本國內居民，但較西僑爲低。

西僑也有等級的差別，葡人的薪給地位較低，但在大體上說來，純白種人無論貧富，所受的待遇是平等的。他們應得充足的報酬，以便維持「白種人的威望」；工作時間短，假期多；每五年可得長假回國一次，旅費由公家供給；此外，公司於職員的待遇上，多數有退休恩俸的規定。

外僑的文化生活是低落的，租界是繁華的地帶和享樂的中心。他們在中國過着十分舒適的生活，住宅寬大，僕役成行，這種清福，在他們祖國無論如何是

享不到的。

帝國主義在一八五〇至一九二五年間的成功，已經播下衰敗的種子，在一方面，許多華籍職員力圖發展，地位漸高，同時有些華人在外國或國內教會學校，研究西洋學術文化；在另一方面，華商漸漸成爲西商的勁敵。

這些華人有一部分是買辦；有一部分是舊式的資本家，他們雖則輕視外人，却很看重西洋技術；還有一部分是華僑。他們的商業機關，僱用一些薪給較低的職員，因此費用較輕，同時爲與外商競爭起見，贏利較少，亦不介意。結果外人大受打擊，商業地位被華人奪去。

幾年前，白俄逃難來華，在上海及其他商埠居住生活；這羣窮人對「白種人的威望」亦甚有影響，起初他們爲了語言的關係，及訓練的缺乏，簡直成爲中

國沿海白種人的眼中釘，可是不上幾年，他們已能適應新環境。他們在今日上海的零售商業上，佔着相當的地位。

從前，外人每到幾間不用華籍職員的英人商店購物。後來有些回國的華僑，在上海創辦了四五間百貨商店，規模宏大，設備完全，職員全用華人，定價劃一，不再採用舊式的講價交易法。開頭許多外人覺得到華人商店購物，是不愛國的，雖則那邊的貨價便宜得多。然而，經濟的動機終於征服他們，因此外人商店幾乎全部破產。

現在外人商店已經重新改組，以應時勢的需要了。它們很少僱用俸給很高的外人；普通的職員都是華人或俄人。

幾年前，喜歡遊歷的美籍書記，漫遊到上海，去找職業，常常可以得到月薪三四百元（華幣）的工作。

他們紛紛到東方來謀生——尤其是在美國受不景氣打擊的時候——可是機會日少了，現在要找月薪一百五十元的職業，也極不容易。

外僑的生活程度並沒有降低。在中國的一萬三千五百英人，七千美人，九千法人，三千德人，和他們祖國地位相等的同胞比較起來，生活大抵還是較為優越舒適。可是近年來外僑社會，已經漸有月薪降低，職業機會減少之現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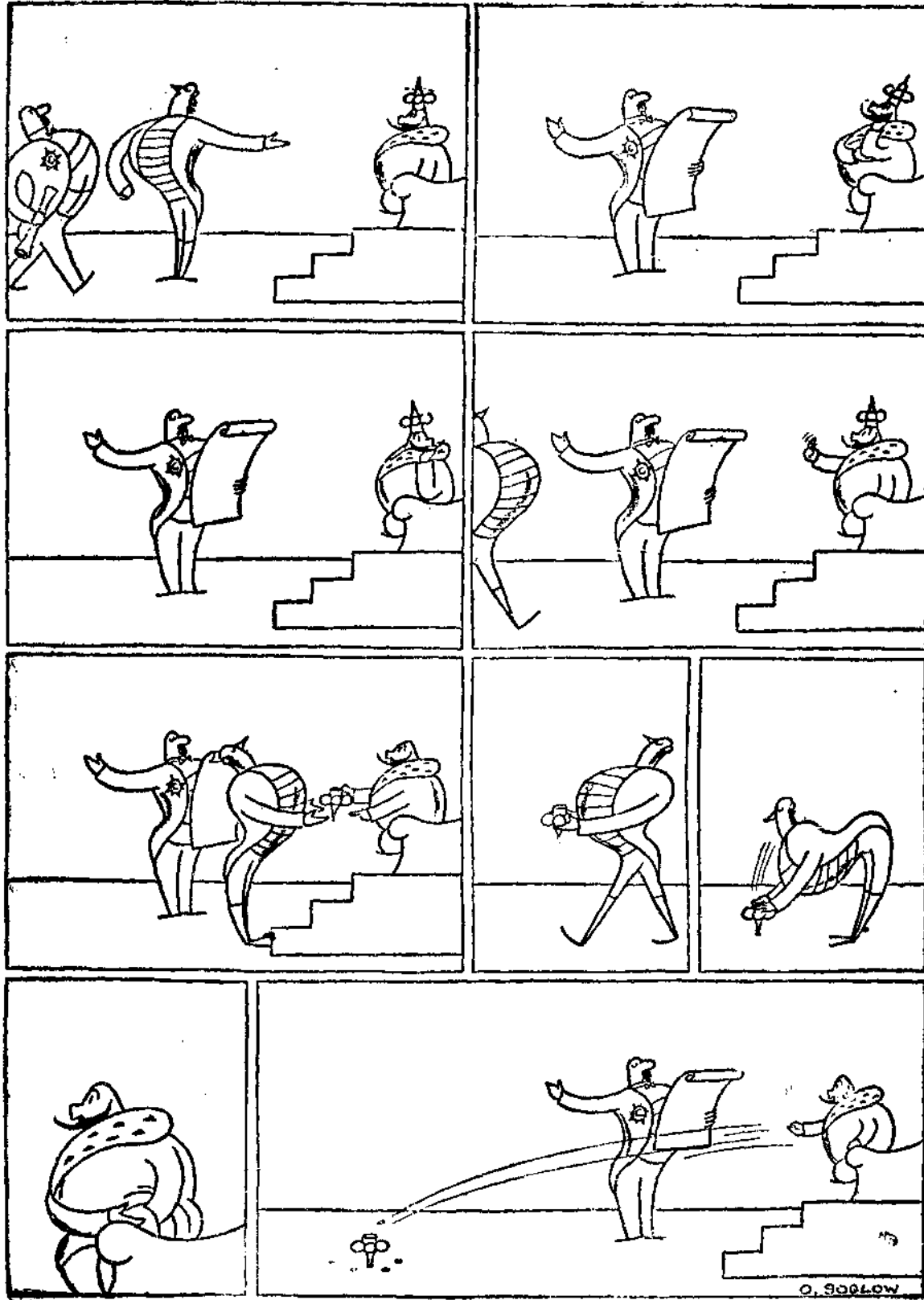
買賣婚姻

在我們中國人看來，這也許不是一件甚麼奇怪的事。

在地中海的塞不拉斯島，購妻還是一種合法的手續。在那裏，瘦削的女子約值一百元，可是曲線豐富的胖女子却值五六百元。那些出賣女兒者大多是土耳其人，而顧客大半是從巴勒斯坦來的阿刺伯人。價錢必得在合同中註明，假使婚約取消，使得把原價奉還。——瑪德里 Ahora

寸金難買寸光陰

轉載紐約客



絲 雨 輯者編

○柏林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哈瓦斯社電，謂宣傳部長郭培爾，頃在德國文化協會發表演說，略稱：『吾人所擁護之元首（指希特勒）對於各項藝術，愛護備至，為任何他國元首所不及，此在吾人，曷勝榮幸。凡藝術家之所需要，元首無不深切了解，孜孜不倦，以負責處理各項問題。以故藝術家所享受之幸福，未有如德國之甚者。近代藝術天才，雖尚未出現，但必有一日出現。』云。恐怕是因爲德國的藝術家太幸福了，所以沒有天才出現吧。

○羅馬二十五年十二月卅日路透社電，謂『墨索里尼首相今日率領內閣全體人員及國會議員四百人，跑步經過京中街市，見者咸爲之愕然，此實從來未有之舉動。國會散會後，墨氏令諸議員集於廣場，九人一排，墨氏居首，整步奔至維尼齊亞宮。當時警察急令道中行人車輛齊入橫街，以免擋住去路，並有攝影員多人趨前，爲此空前景象留影，諸人既抵維尼齊亞宮，同聲高唱國歌』云。

○美國總統羅斯福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在南美阿根廷京城主持美洲和平會議開幕禮，並發表演說，主

張美洲各國締結協商公約，以西半球經濟統一及政治和平，對抗他處的戰爭危險。羅斯福演說時，阿根廷總統喬斯都之子卜羅忽在場中大呼『打倒帝國主義』，當被警察驅逐出場云。按阿根廷總統爲該會之主人，其子竟在會場中大搗其蛋，可見有其父必有其子這句話，不一定對。可是卜羅忽能够在那莊嚴的和平會議場中爲弱小民族爭這一口氣，也算難能可貴，孺子可教也。

○波羅羅廿五年十月二十四日路透社電，謂墨索里尼今日在此向十五萬民衆演說，演詞中有言曰，『余願發一消息，或可傳至山嶺海洋之外，此爲和平消息，即工作中之和平，和平中之工作是。』又曰，『在法西斯時代十四年之杪，余貢獻一橄欖枝（和平之象徵物）；此枝長於廣大之森林中，即固握於八百萬青年強健拳掌中鋒利的槍刺之森林也。』此種武裝和平論者警句中，之警句，理應加以宣揚，免致默默無聞！

○北京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哈瓦斯社電，謂天主教會機關報『自由的比利時報』，頃登載一文，主張各

風 片 編 者 輯

國對意大利兼併阿比西尼亞之舉，應即完全予以承認。其言曰：『若干國家已將駐阿京公使館改為領事館，但此尙非外戲劇之最後一幕，其最後一幕，即在法理上承認意大利帝國之一幕，不久即當開演。吾人茲望國聯會迅即出以承認之一舉，此事就國聯會言之，雖可痛心，但事已至此，不如逕自承認失敗之爲愈也』云。話到說得很漂亮。惟如果比利時被他國兼併，自由的比利時報變成不自由的比利時報時，不知該報仍將作同樣主張否？

○普魯士愛森二十五日十二月十九日路透電，謂『國際聖經讀者聯合會會員二十九人，因被控拒絕向德元首希特勒行敬禮與服役於陸軍，及捐助冬賑款，今日已由法院判處徒刑一年至二年不等』云。不行敬禮及不捐賑款亦成罪狀，大約係希特勒法與羅馬法及拿破崙法之重要異點歟？

○番士坡二十五日十二月二十七日電，略謂『兩年來未發表任何言論的印度國民黨領袖甘地，二十七日忽於此間舉行的全印大會有關的村鎮工業展覽會中，開

始演講，稱：『請諸君指示我應循的道路，我已準備重行入獄，並受絞刑。如君等能依我幹去，則英國印度總督必將自認錯誤，而自願與其他英人等，於下次輪期，同返英國。』甘地又稱：到那時再當答覆英人，說印度之大，正足够容納你們，並更愛你們』云云。這種不屈不撓的刻苦奮鬥精神，是值得欽佩的。

○巴黎二十六年一月三日電，謂此間報紙發表英法著名政治家多人聯合宣言，題爲『保障國聯保障和平』，簽名者有法國赫里歐等，英國勞合喬治，李頓，等云。聞歐美軍火商見此消息，也想湊湊熱鬧，來篇聯合宣言，題爲『保障英法政治家保障國聯保障和平』，確否待證。

○倫敦二十六年一月五日哈瓦斯社電，略謂英國政府以爲君子協定甫經成立，而意國仍繼續派遣志願兵往西班牙，至堪惋惜。良以君子協定之要點，乃在維持地中海現狀，尤其是維持西班牙領土完整故也云。按在此年頭兒，條約協定之類，均屬廢紙，縱是君子協定，也不能例外。英國政府表示『惋惜』大可不必。



我就照太太的叫罷，「默，麻，霉，」後來聲音叫岔了，索性叫出「妹妹，」來。

來 富 的 命 名

姚 穎

她是我家的一隻小狗，原名美，英文名 May，現名來富，以字行。

爲什麼叫這個名字，其中有段小小的故事。她初來時，大家覺着沒有一個名字，好呼喚，於是共同商議，推母親擬，以爲可以沾沾老人家福氣，母親很客氣，轉推到夫，又轉推到我，我正在思索，聽說她是五月裏生的，我想，即以英語五月 May 的聲音叫她，豈不乾脆，這樣一來，她也摩登起來了，於中國名字之外，又有外國名字，而且 May 可譯音爲美，確實的，她的形態很美，用個美字，也不算得過分。

可是張媽也發表意見了，這真出人意外，她說，「大家說的，貓來窮，狗來富，老太太，太太，我想，叫她來富罷，大家說的話，不會錯的！果然，她帶了些福氣來，也是老太太太太的好處。」

「俗不可耐！」夫說，說時皺緊了眉頭，然而帶着幾分笑意。

於時有客來訪，這一幕狗的命名典禮，也就暫告終結。

張媽真可惡，她偏不用我的 May，而用她的來富，而且公然提出異意，說是不好叫。

我氣極了，一個字不好叫，難道兩個字倒好叫嗎？我偏叫給她聽，『May, May, May,』說時聲音很粗，我總像着，臉色一定很難看。

我就照太太的叫罷，『默，麻，靈，』後來聲音叫岔了，率性叫出『妹妹，』來。

『怪刺耳朵的，不要再叫了，就是你的妹妹罷！』我忍不住笑了。

張媽也笑着出去。

張媽雖然採用我的 May，可是很多的回數，還是叫她做來富。

因為夫要去辦公，母親和我，也各自有應辦的家務，May 的喂養及看護，我們均不能顧及，於是張媽告了奮勇，願以 May 的撫養為己任。確實，張媽也很愛她，白天帶着她玩，夜間帶着她睡，她的衣食住行，張媽都小心的注意到。

在用人羣中，因 May 的活潑伶俐，又常和張媽在一起，似乎彼此之間，發生了情感，她們時常逗着她玩，她也喜歡她們。不過，壞了，張媽怎樣叫她，她們也怎樣叫她，只聽見來富來富之聲，而我的 May 或美，竟然沒有人

理。她們顯然已變成了張媽的羣衆。張媽而有羣衆，這還了得！不由得使我憤怒了我的主張實現與否，其事還小，設若她們的行動，含有階級意識，豈不糟糕！

大約因爲聽慣了罷，一次，我不知不覺的也叫了一聲來富，可是我馬上就感覺着，這不是張媽叫的嗎？我跟着她叫，我不是也變成了她的羣衆？而且，我會反對過她，我曾教訓過她，我跟着她叫，更顯見得自己沒有主張！這樣連想下去，覺着臉上熱熱的，我於是馬上改口，叫 May M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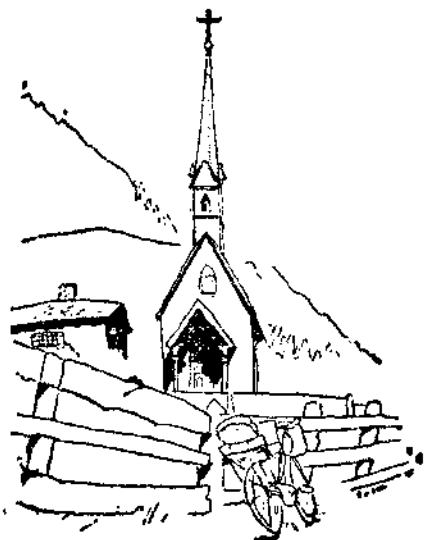
可是 May 竟不來。

張媽聽見我叫她的來富，馬上表現愉快的顏色，繼見我改口叫 May，不覺爲之一怔，及見我叫她不來，於是面帶笑容，不管我同意與否，拖長喉嚨，大叫來富，可惡的來富，她竟來了。

我將臉轉到別處，決心不去理她，但是她向我跳呀，蹦呀，拜呀，搖尾呀，表示着異樣的親熱，我若再不理她，顯見得與狗一般見識，未免器量狹小了，人們要寬宏大量，我也是人呀，這樣一想，到不好意思不理。

然而，張媽似乎表示勝利的微笑。

以後，我也叫起來富來了。



秋天的黃昏，是有兩重秋情的。這時候，路燈還沒有亮起來，我一個人，在樹叢裏走着，望那悽苦的天色，黯淡的月影，我已感到我心靈是載不起這沉重的秋景了。

魯文之秋

徐許

人的心理對於某件事某種行動的解釋，有時候不但欺人，而且是欺騙自己的。所以我對於要人的宣言，名人的日記，青年們的情書，以及演說家的演說，我都不全很相信。因此，我對於我自己心理有時候也覺得不很可靠了。

離開魯文以前，有十來個朋友問我去巴黎的原由，到巴黎以後，也有十來個朋友問我離開魯文的緣故；其中離前到後，我寫信給國內的親友對於這層理由與原因，也說了二三十遍，可是這數十遍一列的申述，關於魯文大學宗教空氣的不習慣，關於其學術思想環境的失望，關於多數偏狹頭腦的中國同學之不相合，雖然這些都是事實，但嚴格說起來，這只是事後尋出來的理由，實際上當時的動機並不在這些地方的。本來許多大事情的動機，有時候會發生於一個人的直覺，有時候會發生於一個人的幻想，有時候會發生於一個人一時的感覺，更有時候為發生於一個人一種生理的不適，人情的不滿，甚於大便的不通。有人說拿破崙征服世界的野心為

他肚臍上的癬不能博得他太太的歡心，這是有牠可能性的，那麼歐戰的發生是不是爲一二個偉人一時心境的不好，或者爲中飯的湯太鹹一點，或者爲太太誤把汗衫當作他要穿的羊毛衫給他而觸動呢？所謂觸動，這是說，我並不否認歷史上必然性的存在，而是說歷史的過程中，其呈現的時間與樣式，時時可由這些微細的小事而推動而改變。可是這些觸發的小處，是誰都不能知道的，甚至連自己在內。一個人騙了世界以後，同時也就騙了自己了。

在昨天以前，我自己也終以爲我離魯文來巴黎的緣故就是那些後尋出的理由，可是在昨夜失眠中，我比較那在魯文與現在的心境，才覺悟到當時的無聊與痛苦以及時時想出逃與自殺的情緒，決不是那後尋出的理由可以做它的原因的。

這緣故，這原因，現在我可悟到了！——這只是秋，是魯文的秋，這個蕭殺而陰森的魯文的秋。

對於秋我有一種特別的敏感，這敏感的養成，細說起來，怕還是起根於九歲十歲時候讀歐陽修的秋聲賦吧。那時我已經離家，到一個鄉村小學裏寄宿，可是我當時並沒有正式入學，只在校長——是一個老先生——地方讀古文與經書。教我秋聲賦時候記得正是秋夜，或者也是因爲老先生因秋夜而想到秋聲賦，所以選這篇教我的。那時窗外是芭蕉，牆外是梧桐，蟋蟀不住的叫，秋風吹得紙窗發出蕭殺的聲音，月光照進我們房中，皎潔得使我們油燈失色。此情此景，與秋聲賦恰恰相合的。我當時的習慣是先生講解後總要先讀十來遍；我記得那時我讀一遍望望月色，聽聽蟲聲，讀到後來，幾乎以爲歐陽子就是我自己了。以前中國教育，與實生活相離太遠，

所以不容易使學生理解與記憶；現在自然進步不少。我讀高等小學與舊制中學時候；講到地理，不注重地圖；講到植物，不注重採標本，其實我們在鄉下，大概的草木都可以有，很可以拿實物給我們看；不這樣做的緣故，想因為教我們的先生，更在我們以前，他雖然知道植物中有羊齒類，但一到野地上也不能說出什麼草是羊齒類了。這些讀地理植物還是好幾年以後的事。讀經史古文却遠在這些以前，書既難懂，觀念也更糊塗，事件也更隔膜，所以當時所讀的書，在腦筋裏都好像照相上沒有對準距離與曝光的底片，只是一點模糊的影子，唯有這歐陽修的秋聲賦，切情切理，切合我當一切的環境，所以以後用之不盡取之不竭，十五六歲到北平，離家更遠，「每到佳節倍思親。」中秋以後，直到重陽，時時背歐陽子秋聲賦以自遣。為這份對於秋的感受，使我以後讀詩讀詞的一段生命上，特別地被那些關於秋的情緒之作品所吸引，因此也更互為因果的養成了我對於秋的感受。

北平的秋是極短的，因為其短，所以變化特別明顯；當我第一年一個人住在會館時，院中的一株大碧桃給我一個很深的印象。記得頭一晚我臨睡時還是滿樹的葉子，一夜秋風，早晨起來一看，所有樹葉都被秋掠盡了。秋以後牠就以一個枯幹過冬，春到時只要有一陣雨，滿樹都是花，花謝的時候，葉子就慢慢抽齊補足，於是長長的夏天是豐盛的綠葉，又預備那秋到時的秋風來劫掠了。第二年秋風起時，那一夜我一個人煮了一壺咖啡，吸一罐烟，全夜不睡的守着牠，隔一兩個鐘頭我開門到院中去看看，這情景實在太殘酷了，像是冥頑的暴力恣意殘殺無抵抗的婦孺，像是人間的地震，監獄的火災，沒有幸免，沒有逃避，一陣風聲一次崩裂，於是滿地都是瓦礫了。我看牠樹幹一點一點光起來，地上的落葉一層一層厚起來，感真是歐陽修所謂「殺」季了！我沒有法子安慰

自己。一到天亮，我就搬到朋友家去。其實搬到朋友家有什麼用，北平到處都是一樣，除了中山公園松樹以外，北海中南海早是滿地掃不勝掃的落葉了。

我到魯文的時候也正是秋季，今年的魯文據說天特別冷得早，天天秋風秋雨，我的衣服沒有運到，肉體的寒冷也倍加了心境的淒涼，外加飯館的飯菜生冷，居處沒有開水，以致更顯得秋景的蕭殺了。

在這樣的秋境中，像我這樣初出國的人自然都容易起鄉思的，更何況對於秋有變態的敏感的人呢？

還有是，秋天是我脫髮的時節。而我的窗外對街是一座滿牆爬着碧藤的洋房，每天早起開窗，看見牠一天薄起來，慢慢露出牆壁，深感是一個淒切的對照。同時從我寓所到我學法文的教員家，又要走五分鐘的樹林，這段樹林的路上，落葉似乎不常掃的，我在那裏學法文幾天工夫，我每天覺得腳下的落葉一天天厚起來。這情景真令我日夜關念到北平的樹木：會館的碧桃，三海的柳，南長街的槐，什刹海後門內的棗樹，以及三百株花園的叢木，令人關念到故鄉牛車旁的柏樹，小學校牆外的梧桐，院中的芭蕉，關念到兆豐公園的灌木；於是所有國內南北的親友人事與國事都想念起來了！這是秋天，是秋天的心，是幾萬里外秋天的心呀！

說實話，整個魯文的城市不過北平中南海北海大，其中學校與教堂佔去了一半；旅館咖啡店，寄宿舍到處都是，這個城原是靠大學而生存，學校當時還未開學，所以完全陷於死寂空虛的情境中，以這個死寂空虛的小城來容納那殘暴的秋聲與秋色，於是到處都是秋情了。

秋天容易使人感到老，感到人事飄忽，生命的無常，在死寂空虛的情境中，是更容易令人起這些感慨的。深

宮里宮女們的許多關於秋的诗詞，也就是因這樣的緣故，所以容易產生吧。

像魯文這個城，學校開學這樣晚，是好像專門爲來容納秋天似的。黃昏在一天之中，原是秋在一年之中地位一樣，所以秋天的黃昏，是有兩重秋情的，這時候，路燈還沒有亮起來，我一個人死寂的『的而蒙』踏樹叢裏走着，踏着深厚的樹葉，望那悽苦的天色，黯淡的月影，我已感到我心靈是載不起這沉重的秋景了。可是還有風來，我打着寒顫，聽那教堂陣陣的鐘聲，感到我已經不是人，而只是一個靈魂，是一個悠悠無歸宿的靈魂，要追那鐘聲消盡處，皈依那上帝的幻影裏去了！

鐘聲，是的，魯文的鐘聲是魯文的文化表徵，是整個魯文的靈魂。但是我不愛，我甚至厭憎；牠幾乎是一天到晚鬧着。像魯文這樣的小城何必大驚小怪用大時鐘，但是秋恐怕還不止一個，一刻鐘就要鬧一次，一個鬧完了一個鬧，報刻以外還要報時；早晨傍晚，教堂裏還要悠深地冗長地敲着駭人的鐘聲。秋天已是夠使人感到老，感到時光的忽忽了，而這鐘聲，則更是存着心時刻刻要報告你人生在空虛中消磨着；牠好像是在冥冥之中站在『無限』的地位上扳着手指用簡單的個數計算你生命的歷程的：『一刻了！』『二刻了！』『三刻了！』『十一點了！』『一刻了！』『二刻了！』『三刻了！』『十二點了！』……天天一樣，無窮無窮的，不管你在讀詩在寫文，不管你在用什麼思想，不管你在談什麼話，不管你在圖書館中尋什麼材料，或者在旅館同情人幽會，但是牠釘着你耳朵說：『一刻了！』『二刻了！』『三刻了！』……這是多麼可怕！我一聽到牠，寫文的時候真會擱斷筆，讀書的時候真會扯碎書，所有的工作興趣都將因此沒有，甚至當我在注意一個美貌姑娘時，一陣鐘聲的震

響，我驟然會感到這女子是老了一陣似的，在注意滿月時，一陣鐘聲的震響，我驟然會感月兒也瘦了一暈似的。但是誰有法子禁止牠，避開牠呢？牠是幽靈，也是鬼，跟着你，釘着你，一步不放鬆你。這實在可怕！或者因為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的鐘聲，這是第一次，時季又正逢到秋天。所以我終是把牠與秋天看作二位一體的，假如秋是「肅殺之氣」的炸彈，那麼牠就是戰鼓。前者是魔形，後者是魔聲了。其實鐘聲不止魯文有，魯文也不止秋天有，但巴黎同樣的鐘聲則因為人事的煩雜熱鬧而匆忙，上海也有，但只有海關的一隻大鐘，地方又大，又熱鬧，自然不容其永釘在耳跟。我想就是在魯文，冬季開校以後，學生一多，一熱鬧也會好一點的。可是這個秋，我過着這個秋，我鬍子因此更長起來，頭髮因此更脫起來，眼睛因此更加近視起來，背脊因此更加駝起來了。這是秋，是魯文的秋，這個肅殺而陰森的魯文的秋！

於是我只好逃避，可是魯文的秋也已經被我過光而隨即消逝了。我現在關念魯文的冬天。

本來我有一個特別的想法，我以為夏天冬天是住小城或者鄉村為好，春天則最好在都市裏消磨，都市裏比較沒有這些明顯的時節變換的痕跡，人不太被這種刺激人太深的時令所刺激。然而今年我又過得相反了！

但是掩飾這矛盾與脆弱是有許多理由的，意大利殺了人不還說是以文明給人麼，所以我也自然被我後來尋出的理由所糊塗了！

巴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夜十二時。



把年輕動物的生殖腺移植在衰老的身體上，可使衰老的身體充滿着新的力量，恢復了全部的機能。我們的格言是：過着青春的生活吧！

返老還童

李心永

原著者伏洛諾夫博士 (Dr. Serge Voronoff) 係現代蘇聯最偉大之外科醫生與生理學家，發明返老還童術，聲譽卓著，婦孺皆知。一般人雖然曉得有科學家會做這種人定勝天的空前妙技，可是對手術的原理和方法頗多隔膜與誤解的地方。伏洛諾夫特地寫了這篇通俗的文章，使一般人對此專門科學技術會有比較明確的觀念。本文節譯自一九三六年四月廿二日、廿九日，及五月六日之巴黎“Marianne”週刊——譯者識

我知道我的返老還童術已經以「猴腺療法」的通俗名稱傳佈於世了，可是據我由世界各地所接到的信件看來，我相信許多人對所謂「伏洛諾夫治療術」(Voronoff System) 是發生誤解了。所以我現在

有機會可以說明我的工作底主要原理，真是覺得非常快活。

生命的原始無疑地和愛情發生極密切而且微妙不可思議的關係。愛情便是地上一切生命的主要目的。我甚至以為大自然除愛情以外，不知道其他的目的，而且也不承認其他目的的存在。世間似乎有許多超乎愛情的意志和觀念，可是如果我們細心研究一下，我們便知道愛情是高於一切的。拿蜜蜂這一類動物來說吧：愛情的行為造成雄者的死亡，他在完成大自然所指定的特殊功能之後，身體便毀滅了。在這裏，生命也是和愛情發生密切的聯繫的，愛情的功能一旦完畢，死神便開始其可怕的工作了。

人類間雖然沒有這種現象，可是我們知道：所謂衰老便是性的機能逐漸減少逐漸消滅的直接結果。這個原理是我的返老還童術的主要根據。

當生殖腺停止其功能的時候，人類在身體上和智能上立刻開始顯出衰弱與退化的現象。這在今日已是無可疑議的事實。甚至生殖腺衰弱了的青年，也會感到身體上和智能上所受的特殊影響。常態的生殖器官不但可以保證我們身體的健康，而且也可以保證智能的健康，使我們有力量，有勇氣，對自己的舉止動作有自信力。健全而活躍的生殖腺為長壽的最大保障：伏洛諾夫治療術的祕訣就是基於這個科學的事實。

人身是一架偉大而極端複雜的機器。自然界最奇妙的現象莫如一個微小的細胞轉變而成人身。原有的細胞分為兩個細胞，而每個細胞又照樣分化起來，這個程序繼續不已，五十天後，已經積成一大堆構造相同的細胞。在相當時間內，有一部分細胞聚集在一處，構成頭部。其他的細胞也紛紛結合起來，構成肺部，心臟，和四

肢。最後一個完整的人身出現了。第一個細胞的胚胎裏已經包含着一切細胞，而且早就指定它們在人身上所應完成的機能了。

一切生物由微小的原形質有機體到發育完全的身體的過程中，需要兩種根本的動作：（一）由血液裏得到滋養料；（二）一切廢物的排泄。可是像人體這麼複雜的有機體却需要更多的動作。我們需要許多刺激物，使我們身上的力量可以導入生產的途徑，使我們的腦經可以從事適當的工作。我們有其他的刺激物，可以增加細胞的繁殖，也可以避免身體任何部分腐爛的危險。當身上的生命力漸次減少時，疲倦的徵兆便出現了。細胞開始萎縮，而全身一般的分解現象也日益明顯了。這便是死亡。

可是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不是死亡的問題。我們所要知道的是：那些使我們生活的刺激物來自何處？甚麼東西使我們有生命呢？

循環系把生命力散佈於全身；這個循環系是由各種腺的內分泌組合而成的。例如，甲狀腺的分泌是腦細胞所必需的刺激物。黏液腺的分泌是身體發育和產生性特徵所必需的刺激物。各種腺在身體某部分有其特殊的功能；而這些腺則受一個刺激生命的中心器官所統治。這個中心器官就是生殖腺。

這個科學的事實決定了我的療治法的發展途徑。我做了多年的生理學實驗，企圖探索出長壽的祕密。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一個方法——將動物的生殖腺移植在人身上，使人類返老還童。我選用猴類的生殖腺，原因何在，待後說明。

移植的手術當然是極古舊的方法。東方人士在三千年前就知道了；印度人在填補鼻頭，改造面部這一類工作上，技術甚為巧妙。歐洲人在英國著名外科醫生李斯忒(Lister)發見防腐手術的祕密之後，也學會移植骨肉和皮膚纖維的手術了。植物的移植更是「古已有之」的技術，我的園丁在這方面也給我不少的啓示呢。

動物與植物的移植

回 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原理是根本相同的，因此植物移植術大有助於肉的移植術。例如：所移植的必須是一片活的纖維，換一句話說，施行手術的時候，必須有血流過那片纖維才行。從前施行這種手術的專家犯了一個大錯誤：他們以為移植工作做完之後，大自然便會完成其餘的任務，使那片纖維恢復原有的生命力，欣欣向榮。可是事實上移植過後的腺常常會在幾星期之內，給新身體吸收淨盡，以致失掉其全部的生命力。因此十九世紀的實驗家都相信活人身上的移植手術沒有成功的希望。

依我所用的方法，腺由本體移植到新的有機體之後，依然可以繼續生活下去。要使新有機體的靜脈動脈和移植腺的動脈靜脈配接起來，似乎真是辦不到的事情；但我已經研究出一種新方法，使移植的腺可以得到生命力。我把腺移植定當之後，便將在腺四週的肌肉刺傷，結果那一帶的肌肉發炎，血液奔集，發生了充積的變態現象；於是新的靜脈便自然而地產生出來，把充積的血液帶走了。這些新生的血管自動地侵進腺的內部，輸入滋養料，使之成爲有機體的一部分。這是我的新手術的一個根本特點。同時，我發見另一種事實：新器官的移植工作如果處置得當，對整個有機體並不至於發生重大的變動。不消說，我做這些研究工作的時候，是用各種動物爲試驗品，而不是用人類的活肌肉的。

在動物移植的手術上，所移植的腺往往是採自年紀較輕的同類動物，例如，由小狗的身上割出腺來，移植在老狗的身上。可是在人類方面，這顯然是不可行的。我和其他的生理學家做過長期的實驗之後，決定採用猴類的腺，因爲我發見猴類的血液跟人類的血液完全相同。不但如此，我的實驗並且證明黑猩猩、大猩猩、長臂猿、

和猩猩的血液，也可以像人血那樣，依血液的性質分爲四大類。在輸血的時候，輸出血液者的血必須和病人的同類才行；移植的時候亦然。

還有一點。據我分析的結果，猴類血液中紅白血球的數目跟人類的一樣。這種驚人的發見，對移植手術影響極大，因爲過去的外科醫生，在移植生殖腺的時候，完全不管原有者及病人的血液分類。這一點可以說明我的實驗爲甚麼會成功，也可以說明過去的醫生爲甚麼失敗。

有些反對我的治療法的人揚言說，我的手術的成功完全是病人「自我暗示」(auto-suggestion)的效果。這種話是毫無根據的。在許多神經系的病症上，幻想、絕望、與生的意志確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可是如果老人的生殖器官失掉了效能，幻想這一類的東西却絕對不能使他返老還童。況且，移植的手術完畢之後，病人常常要經過一年的時間，才會充分感覺到返老還童的功效；這更可以證明手術的實際用處。返老還童的功效顯露出來之後，至少可以繼續六七年之久。

有些衰老的病人由我施行移植手術之後，曾經生過孩子，而且這些孩子沒有一個具着絲毫的猴類性質；這是因爲他們是由人類的生殖腺產生出來的。移植過來的猴腺所做的是次要的工作——就是增強內分泌的力量。人類全身受了猴腺的增強和刺激，便也更容易產生健康的嬰兒了。

女人的卵巢和男人的生殖器官功用相同。女人生殖機能的消滅雖則不一定是老年來臨的徵兆，但至少是青春已逝的證據。女人的身體變成笨重了，動作失掉年青時代的嫵媚。皮膚上的縐紋出現了，頸部稍微彎曲

了，頭髮也漸漸褪色了。這不是老年，而是老年前期的徵兆。在這時期中的女人往往感到無限的悲愁。

關於我在女性身上的移植手術，頭幾次的成績並不十分圓滿。我把一個卵巢移植在一隻年老的母猴的身上，成效甚微，與雄性的成績比較起來，大有天壤之別。這當然是因為卵巢的內分泌不像雄性腺的內分泌那麼有力。割除睪丸的手術對雄性的身體為害甚大；雌性割除卵巢之後，所受的影響卻沒有這麼大，至多是減少對某種疾病的抵抗力，增加體重而已，至於外表並沒有甚麼改變。

在過去幾年間，各國的科學家都在努力研究其他內分泌腺的功能；結果發見甲狀腺和黏液腺最能增強卵巢的力量。這個發見開闢了女人返老還童術的新紀元。把生殖腺、甲狀腺和黏液腺同時移植在女人的身上，收效極宏。

我現在不妨舉出一個實例來說。十餘年前，有一個巴西女人請我施行移植的手術。她說：『我的丈夫拋棄我，因為他說我年紀太大，所以我馬上由巴西搭船到這裏來，請你幫助我恢復青春。』我不是她的丈夫，當然不敢武斷地說她太老，可是看她的樣子，四十八歲（據她自己說）確確實實是有的了。層層的厚肉造成一個笨重臃腫的身體，兩頰的肉更弄得她醜陋難看。

我於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五日在她身上施行移植手術，成績之佳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當我於四個月後再看見她時，她的體重已經減少三十五磅（在這期間，她的食物並未改變過）。一個穉纖合度的可愛女人已經由一堆肥肉裏製造出來了！她的肌肉比較結實了，臉上露着青春的新意，眼睛發射着健康之光！兩年後，她

帶了她兩個哥哥（一個六十歲，一個五十四歲）來找我，請我施行手術。她自己已經返老還童了，現在希望她的哥哥們也可以享受同樣的幸福。

在十九世紀的中葉，過三十歲的女人和近五十歲的男人便以為是衰老了。人家有這種印象，他們自己也有同樣的感想。今日的情形可就不同。五十歲的女人也留得住她們的青春了，六十五歲的男人也不承認他們是老人家了。人生的整個態度已經改變了。我們要視衰老為疾病而加以醫治，使壽命延長；我們更要留住青春，使衰老退避三舍。

做强壯的人吧，做活躍有生氣的人吧——這就是保存生命的祕訣，把年輕動物的生殖腺移植在衰老的身體上，可使衰老的身體充滿着新的力量，恢復了全部的機能。腺的移植現在已經變成一種普通的外科手術了，連全身麻醉的手續也可以免掉。我的學生由世界各國把手術成功的消息向我報告，使我得到無限的欣慰。我們的格言是：過着青春的生活吧！

本刊長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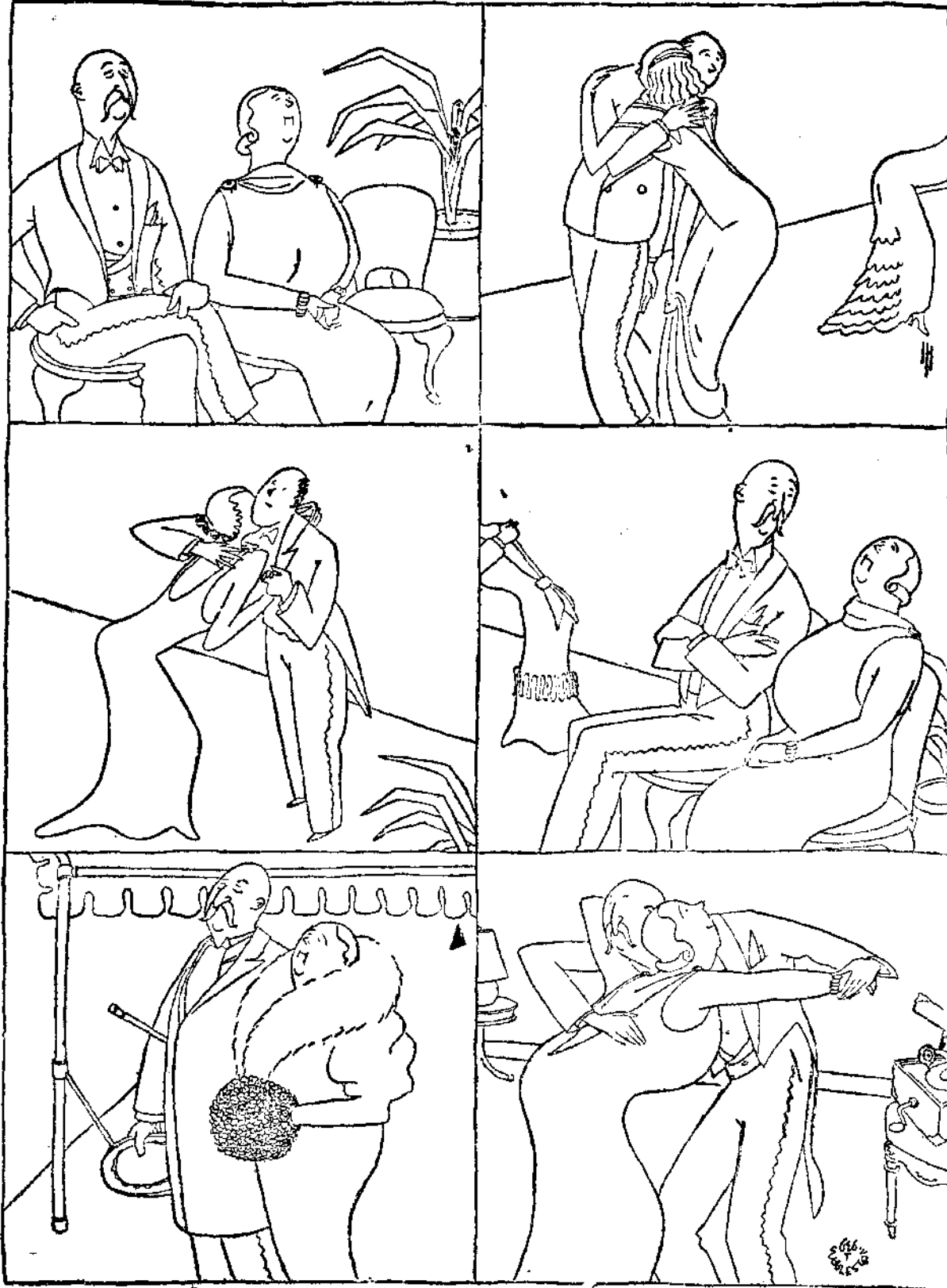
兩大貢獻

林語堂譯：浮生六記（漢英對照）

黃嘉德譯：蕭伯納情書

依樣葫蘆

轉載生活





海洋不斷地產生生命，也不斷地在毀滅生命，這種生生死死的循環，是自古已然的。

深 海 奇 觀

洪 鴻

——Ransome Sutton 原著，節譯自《洛杉磯泰晤士雜誌》——

海洋與人類有兩重特殊密切的關係：第一，海水有一部份在我們的血液中；第二，我們是依海潮的回聲的旋律而生的。根據生物學家的分析，血液與海水不但是同樣的流質，而且其所含的鹽份比例也完全相同；因此生物學家結論說，血液是由海水而來的，換句話說，海水是血液的老祖宗。

不但如此，我們人類的生產步驟，包括妊娠的時期在內，是由海洋的潮水銘刻在我們身上的定律所控制的。中等高潮或低潮，是由月亮在每星期或每兩星期間造成的。海濱動物的生命週期，都是在這兩種潮水來臨之間進行，等下次潮漲時，或下次中等高潮來時，魚卵都孵化好了。假如在別的時期孵卵，卵便會枯乾起來。至於那些在一星期中來不及孵化的卵，其孵化時期是延長了，由一個星期延長到兩個整星期或三個整星期，總是一星期一星期計算的。因為一切鳥類與人類的祖先，都是棲息於海岸，因此生物學家發現卵與蛋的孵化時期和嬰孩的生產時期，還是由潮水的定律決定的（照陰曆的日，週，或月計算，從來沒有照陽曆計算的。）

因為海洋的一部份是在我們的血液中，海洋的旋律就我們生命週期的旋律，所以海水波濤的澎湃，一直是人類耳朵的音樂；可是直到最近，我們才逐漸曉得海底的奇境。現在我們曉得海底還有草原，有沙漠，也有古代的森林，從『寒武層時期』到現在，一直沒有變動過。因為海水一直不變，所以海中的植物也沒有機會改變。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海洋學教授班哈(Curator P. S. Barnhart)說，在加利福尼亞附近的太平洋中，有海藻的大森林。這些海藻的根，生在海底的石頭上，長得跟葛藤一樣，有的比紅木樹還要高。這些海藻長着小氣胞，氣胞中滿裝着比水還要輕的氣體，以為支撐枝幹之用。到這種潛在水中的美麗森林中去漫步，真是像在夢中散步一樣。這森林中有種種的動物，奇形怪狀，不可思議。從鯤魚到鬼魚，莫不應有盡有。在太平洋中，也有一大片撒哈拉沙漠，從赤道向北展延到美國與日本間的海底。這大沙漠區域中，因為缺少燐質，所以都沒有魚。在這種地方捕魚是徒費心血的，因為魚類都要游到較富饒的地點去。

斯格立士研究院(Scripps Institution)的助理研究員理查遜(Burt Richardson)費了許多工夫，作個大規模的實驗，看日光照到海底多深，結果發現最深的地方是兩百呎。在海底兩百呎以下，唯一的亮光是從一種怪魚身上來的。這種怪魚能從身上發出一種奇妙的冷電光，世界上還沒有人能做造。有一種花形的珊瑚虫，身上也能發光。有一次，有些法國的自然學家從海底的石頭上擡起一些珊瑚虫來，其所發出的光線，據說可以叫人在船上的實驗室中於二十呎外看小字的書。這種珊瑚虫的身上每一部份，不斷地發射各種色調不同的光線來，有藍紫光，紫光，藍光，紅光，橙黃光，與青光，其中最多的是青光。

在很深的海底，海水的重量當然是很大的。據科學家計算，在瑞爾深度（Spire Deep）地方，海水每一方吋的重量是五噸。維臘斯花籃（The Venus Flower Basket）是深海中一種很脆弱的海棉，小孩子一折便碎，可是這種海棉却能在這沉重的壓力下生長，因為海棉內部有一個個的小洞，所以其體內全部都充滿着海水，海棉體內海水向外的壓力，正和海水向海棉的壓力一樣大。所以我們假如突然把這種海棉移出水面，這「花籃」便立刻爆炸。要是我們把地上的動物突然拋進深海之中去，這些動物也會因壓力而向內破裂的。

生活在深海中的魚類，要小心不可把肚子朝天。因為假如它們浮出某一條危險線，肚裏游泳氣胞中的氣體，便因為壓力的減少而膨漲了，它們原有的重量便減輕了。因此它們便向水面浮起，直到爆炸為止。接着它們的屍體便向海底沉回去，跟一切海中死的東西一樣，一直沉到海底。有人以為淹死者的屍體，沉到海中某一條水平線時，就一直漂浮着，這種話是沒有根據的。

因為在海中，自相殘殺的事件非常普遍，所以海底的一切動物，完全以從海中掉下的死魚為食料。因為光與熱都不能透過幾百呎深的海底，所以海底是又黑暗又寒冷的——冷得沒有微菌，所以從海中掉到海底的死魚，永遠不致腐爛；海洋把死魚冷藏起來，叫盜食魚屍的殘暴魚類得以取之不竭。海洋不斷地產生生命，也不斷地在毀滅生命，這種生生死死的循環，是自古已的然。

★

★

★



人類簡直找不到一種比海草更合理想的食物。

海草中的維他命 凌霜

——Walter Andressen 教授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

八月號德國漢諾威國家與世界月刊——

未煮過的食物包含一些人類身體主要器官所必需的質素，這些質素和生命有關，所以叫做「維他命」。各種維他命都有其特殊的重
要功能，使我們的食物合理化，使我們的身體日臻康健。

可是，在我們現代的食物裏，那些晒乾過，醃過，燻過，保藏過，用開水滾過，炸過，烘過，殺菌過，消毒過的食物裏，這些供給生命的質素還留下多少呢？答案是：「完全消滅！」精細的麵粉，精煉的白糖，和磨光的米穀，都已經失掉其原有的維他命。今日大多數的人類靠這些食品過活，難怪各種衰弱的疾病傳佈得這麼迅速。

食品專家的重要工作不是在出產糧食去供給人類，而是在使糧食中包含相當必需的維他命。

我們應該知道，綠色的植物是地球上供給維他命的唯一源泉。它們由水中和空氣中採取「碳酸」及其他無機質素為原料，去製造維他命。世間還沒有一種動物能模倣植物界這種妙技。動物食品中所包含的一切維他命，都是由動物採食綠色植物而來的。

海中的動物由海草得到它們所需的維他命。海草所產生的維他命比陸地植物所產生的更好，因為它們

的環境特別適宜這種生產工作。海水中含着製造維他命所必需的一切原料。普通的陸地植物有時缺乏一些必需的原料。這些必需的原料不但包括各種的維他命，而且也包括「碘」質一類使人類食品合理化的質素。世界上有許多患「甲狀腺腫」病的區域（goiter area），其植物所產生的「碘」質，數量不足維持人類機能的健康。這種缺乏的現象使人身上的甲狀腺（thyroid gland）工作過度，結果發生變態，腫大起來。

海草及吃海草的動物都包含足量的維他命和「碘」質，所以鱈魚或其他幾種魚類的肝油是一種很有價值的藥品和滋養品；這種質素能夠醫治許多衰弱的病症，而且又能夠預防許多疾病的發生。

可是海草所含的「碘」質及維他命，比海中動物所含的還要多，所以人類簡直找不到一種比海草更合理的食物。原始人類的確是以海草為食品的。日本人到今天還在吃這種東西。他們每餐至少吃六七種海草；他們把海草曬乾，磨粉，然後放進其他的食品裏做調味料。因此日本人從來沒有患過「甲狀腺腫」的病。

一般地說來，日本人的食物很合衛生，這無疑地是他們工作效率增高的一個原因。到不久以前，太平洋塔希提羣島（Tahiti）的居民還是很強壯，肌肉發達，牙齒美好。自從西方的食品運銷於這些島嶼之後，島上的兒童便開始發生各種身體衰弱的症候，最普遍的症候是牙齒的蛀壞，其原因乃在食物中缺乏維他命A。這種情形跟西洋兒童一般無二。

如果我們要製定一個合理的滋養計劃，我們必須盡量多吃海中的出產，尤其是海中的植物。可惜我們現在對這方面的智識，還是極為缺乏。今日科學家一種迫切而重要的任務，就是去研究海中植物的性質，和繁殖供養的方法。在他們的工作還未完成之前，我們不妨多吃些海中的食品，增進身體的健康，為下代的子孫造福。



從這種迷園，我們可以看出像蝸牛，油蟲，螞蟻，癩蝦蟆，烏龜，和英國麻雀這種動物，都有記憶力，都會學習。

十種最聰慧的動物 夏思候

——George W. Grey 原著，節譯自紐約泰晤士雜誌——

和動物做了三十二年朋友的紐約動物園園長勃萊爾博士(Dr. W. Reid Blair)說，『據我判斷，一切動物都有思想。』蜜蜂能看見人

類所看不到的外紫光線，狗能聞到我們粗陋的嗅器

官所聞不着的氣味，蛇的舌頭靈敏得能在空中嘗出

食餌的味道——這些動物都有思想力，要想以我們

人類的智力試驗來探尋其奧妙，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勃萊爾博士繼續說，『當我們看見動物在表

現顯著的愛情，同情，妒忌，憤怒或服從的表情時，我們

曉得人類在同一情景之下，也會有同樣情感發生，那

麼我們敢說它們在表現這些情感之外，沒有旁的思

想嗎？』

勃萊爾博士說，根據其原始思想力，記憶力，理解

力，摹倣力，和受訓練的可能性看起來，十種最智慧的

動物是：

- 一、黑猩猩。
- 二、猩猩。
- 三、象。
- 四、大猩猩。
- 五、家犬。
- 六、海獺。
- 七、家馬。
- 八、海獅。
- 九、熊。
- 十、家貓。

勃萊爾博士說，『假使黑猩猩有家犬那種機會，

幾千年來一直受人類文化的薰陶，我們今日當可見黑猩猩在智力上有可驚的進步。家犬很有受訓練的可能，這在智能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黑猩猩也是一個聰慧的學習者。我們一隻從非洲來的母猩猩愛倫（Ellen），能夠從頭上穿汗衫，能夠上桌用叉吃東西，正像一個八歲小孩一樣。許多年前，我們有一隻黑猩猩，能很巧妙地縫衣裳。」

有一隻黑猩猩，看見籠上有一條香蕉，伸手拿不到，就拾起一根棒來，要把那條香蕉撲下。結果棒還太短，它便又找了另外一根接得上的棒，接長以後才把香蕉托下來。另外一次籠裏沒有棒，黑猩猩突然不想伸手去拿掛在高處的香蕉。它站着不動，好像很注意地在思考似的，想了一會。然後突然走到籠角去，帶一隻箱子回來，它站在箱上，終於拿到香蕉。幾次的試驗，把食物越掛越高，結果黑猩猩另外拿一個箱子來，擺

在原来的箱子上，終於達到目的。

勃萊爾博士解釋道：「這種利用器械，去隨時應付當前的環境，解決難題的才能，似乎是人猿所特有的。」有一天，那隻有名的猩猩都杭（Dohong）出去呼吸新鮮空氣的時候，看守人把一條約一碼長的金屬管子放在籠中，管內藏着一條香蕉。都杭一回來，聞到香蕉的氣味，很快地就找出放香蕉的地方。它拿那根管子玩弄一會，可是它的手指拿不到香蕉。最後，它放下管子，開始在籠子裏搜尋，跑到籠角草堆裏去找。它找到一根杖，一端有一個鈎子，（是蓋藏在草堆裏的，）它立刻把杖伸到管子裏，把鈎子插進香蕉皮裏去，把香蕉拉出來。全付手續共費時二十分鐘，但是在重複了幾遍之後，都杭熟手了，在半分鐘內便可以把香蕉取出。後來它發覺假如把杖向前推去，就更容易達到目的——以後它每次用推的法子去拿香蕉。

「我把黑猩猩列為最聰慧的動物，」勃萊爾博士說，「而把猩猩排做第二，但是猩猩的智慧和黑猩猩其實是相差無幾的。假如我們能把大猩猩懂得較詳細，也許大猩猩是第三的也說不定。但是大猩猩被捕以後，往往活不長久；它是高等動物中最不馴服的，訓練大猩猩的實驗，還不會有過什麼大成功。」

勃萊爾博士把象排在第三位。「象是動物國中的哲學家。世界上沒有別種動物像象那樣有力，那樣難捕的，但是也沒有一種動物，像它那樣容易懂得與人作對的徒然，或像它那樣容易曉得最好的辦法是被捕，然後盡力替人做事。一隻長成的大象，今天在印度樹林中被捕，在一個月裏，便可以把它訓練成功，叫它在森林中工作，訓練它做十六種由人指揮的事。在貓、狗、與馬類中，祇有少數的例外，能受高度的訓練，而且要年紀小時就開始訓練才行。可是訓練象做事時，

似乎沒有一隻象太老，每一隻象都是一顆明星。」

在動物園裏，當寒冷的夜間，象回到棚裏去以後，它們往往有一種關門法，不必等看守人來替它們關。可是在夏季，當一股冷風比一間溫室更必要時，它們便讓門開着。有一隻印度象，每每在星期日，當遊客衆多的時候，把花生留起來，等星期一東西少的時候吃，竟成了一種習慣。另外一隻老象名叫卡達姆（Kadam）有一次當守園人在洗它的房子時，把它拴在一根柱上，它看見近牆有一粒它吃不到的花生，卡達姆情急智生，向牆壁伸長鼻管，竭力一吹，它所吹的一股氣由牆壁彈回，把花生吹到它的近旁了。

在初到動物園時，卡達姆似乎特別喜歡踏塌籬子，把面前的東西都蹂躪了。可是它却容許一對知更鳥在它的圍牆上築巢至兩季之久，而且對於其小房客的事情，發生很大的興味。他往往站着看雛鳥，把象

鼻舉到離鳥巢幾呎遠的地方，輕輕地向小鳥吹氣。這明明是一種有腦筋作用的行動！

在動物園裏，我們可以再三看出象的記憶力是很強的。大象干達（Gunda），非常痛恨一個送信的小孩；它每次看見那小孩時，總想法子要打他。後來那送信小孩被解僱，離開動物園，三年以後，再進動物園去看看。干達看見他時，立刻把象鼻高舉，表示仇視的意思，又用別種態度，表示它還沒忘記宿仇。

一種試驗動物智能的方法，是把謎箱放在動物面前。把受試的動物本身或食物，擺在箱子裏；利用簡單的器械開箱，例如把彈簧壓下或是把桿槓舉起，箱子便開了；目的是要決定動物在開箱取得食物時，廢除多餘動作的快慢。貓和狗往往一步步慢慢地學起來，猴子有一種類人的智能，往往突然懂得祕訣，於是立刻放棄多餘的動作，專心集中在正確的手續上。

另外一種測量動物智力的方法，是造一個迷園，中央有一格擺食物的地方，四週是一條曲曲折折的路，由無路的轉灣與小徑環繞着。問題是要看那一種動物先找出達到中央的近路。從這種迷園，我們可以看出像蝸牛，油蟲，螞蟻，癩蝦蟆，烏龜，和英國麻雀這種動物，都有記憶力，都會學習。

德國愛爾麥菲爾地方（Eiberfeld）有一匹聰慧的馬，名叫漢司（Hans），這匹馬能用馬蹄在地上踏步，來回答數學問題。用右蹄踏步表示單數，用左蹄表示十數，漢司就這樣回答繁複的數學問題。這種奧妙的表演，叫學者，貴族與戲院的觀眾，覺得奇怪，後來有人指派科學家，組織委員會，來調驗這匹奇馬。最後發覺向漢司發問的馬主，在該馬踏足步數時，用頭作一暗號，使馬停止踏步，所以馬祇是對那暗號作一反應而已，祕密終於公開了。可是要懂得那種暗號而作

反應，也需要很高的智能的。

照勃萊爾博士的排列，比馬還要聰慧，比狗祇差一點點的是海獺。沒人能叫海獺走進迷園裏去，或對之作其他人工試驗，因為海獺是一種非常怕羞的動物。可是我們可以從它們在自然界中的工作，看出海獺是一種非常能幹，善於計劃，富有建設思想的動物。有一次，兩隻海獺從紐約動物園逃出。詳細查驗水池，曉得它們是在洋灰池底掘了七呎深的隧道逃走的。後來兩隻海獺都找回來了，隧道用石頭填好，兩天後，海獺又在離圍池的鐵欄一呎半的地方，用木料和泥土造了一條五呎高的建築物。目的是很明顯的：它們既然不能掘隧道逃走，於是就想爬牆逃亡了——可是動物園當局非常小心提防，叫工人把海獺所築的建築物拆毀。從此以後，那些聰明的海獺，就再也不靠圍牆建造甚麼東西了。它們也許和象一樣，曉得這些

古怪的人類，比它們聰明得多，和天命掙扎是徒然的。

海獅可驚的記憶力和受訓練的可能性，也與象相似。它們不平凡的敏捷動作，它們的馴服和摹倣性，比腦經較遲鈍的熊是高出一等的。

熊往往喜歡有一羣觀眾看它們，而且情願為求得觀眾的鼓掌，而表演最複雜的滑稽劇。至於海獅，就想求得一條魚或是其他好吃的獎勵品，才肯表演。動物園裏的北極熊，發現了一種避免工作的方法：當有人把些食物投入水中的時候，它往往跑到池邊去，把熊掌放在水中，激起一陣波浪，叫食物漂浮到水池邊來。伊凡(Ivan)，一隻阿拉斯加的大棕熊，往往把人家投給它吃的失味麵包，浸在池水里，然後再吃。別隻熊也學伊凡的樣，採用麵包浸水的習慣。它是一個自然的小丑，最喜歡站在「勿投物飼熊，違者罰款十元」的招牌下，用熊掌作出種種求乞的態度，叫觀眾不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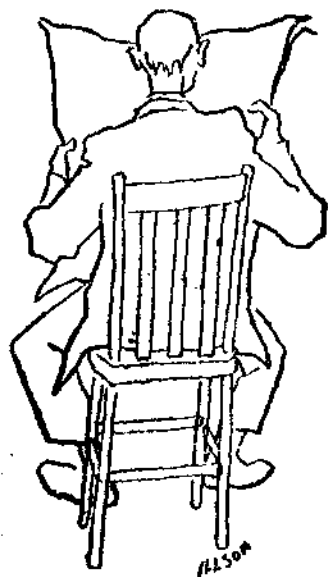
拒絕——它時常這樣求得食物。

勃萊爾博士承認說，「假如我們把馴服可觀看做智慧的特徵，我們也許會弄錯的。那種痛恨人家防害其權利；那種頑強卓立，一味要行使其意志的動物，有一種極可讚嘆的智慧完整之特質。」家貓是這類

動物的最好典型。驃子也是一種執拗而喜歡堅持己見的動物，可是它勉力工作，在多數的時間，能服從其主人的話，至於貓，却一直是它自己的主人，它過自己的生活的。

本刊預告

孔夫子在美國	林語堂	甘地的魔力	洪鵠
威尼斯之月	徐訐	瘋狂種種	蕭靜
私生子	凌霜	牛津和劍橋	段木
無線電警察	倪受民	瑪德里見聞記	袁君暨
大學性解放運動	曾越鄰	暗殺專家	許以牧
太空漫遊記	鄭華俊	盜竊教育	藍萍心
斯脫奇的人志	陳煒謨	成功秘訣(西書精華)	黃嘉音



他把五根樹枝削光，叫我跟他上樓去。他脫去外衣，
剝掉硬領，捲起袖子來。

賢父教子記

史丁

本文原著者的父親 Hiram Stevens Maxim 爲瑪辛砲的發明者。作者 Hiram Percy Maxim 亦爲名科學家，以發明槍砲滅聲機名聞全球，對於短波無線電亦有偉大之貢獻。本文節譯自『家中一天才』(A Genius in the Family) 一書，該書於一九三六年由紐約哈柏兄弟書局出版。

我年幼時，時常是母親的討厭問題。我最常犯的罪是欺負妹妹們和打碎東西。有一天，我遇到一件最不幸的變故，把母親房間裏的大鏡子打破了。

母親看見破鏡，就坐在椅子上哭。我也覺得寂寞無聊。她告訴我說，她已經沒法子管束我了，她說她要叫父親把我鞭打一頓——我從來沒被鞭打過的。

那天晚上，母親把這件事情向父親報告。父親坐在安樂椅上，雙手托着頭，前後搖動，表示非常痛苦與討厭。他叫我心中極其難過，他說他太吃力了，不能立刻鞭打我，慢慢再打。

晚飯時，家人都沉默寡歡。飯後，父親宣說他要先看夜報，然後鞭打我。以前母親也時常打我，不過我並不以為是鞭打。我不知道被鞭打時像甚麼樣子。我悶悶地坐着，耐心等待父親看完夜報。

最後父親敏捷地站了起來，說：「唔，現在跟我來吧，壁西。」他把袋裏的小刀拿出，張開，領我到後園裏去砍一根適用的鞭子。他向我解釋說，我們必需找一根長短合度，粗細適當的直鞭子。假如鞭子太短了，彈力就不夠。假如太長了，彈力又不足；假如太粗，又會打出傷痕來，那當然不行。

我們找來找去，始終找不到合意的鞭子。我指出好幾根比較合適的樹枝。父親跟我討論我所選的每一根，很詳細地審查一番。過了許久，他終於決定要砍幾根下來試試看。他砍下一根又細又長的，一根又粗又長的，一根不長不短的，還有許多別種樹枝。他選擇鞭子的技術，給我很深的印象。我當時還不很清楚，後來才曉得這是我對於研究工程學發生興趣的第一步。

在把一根根樹枝削光以後，他說：「現在跟我到我房間裏來，讓我們來試試看。」他領我走上三樓，脫去外衣，剝掉硬領，捲起袖子來。這時我提心吊膽起來了，因為照這樣看來，鞭打必定要費許多力氣的。

他把那五根鞭子放在牀上，一次拿一根，向牀上打。鞭子的揮舞與打擊，叫整間房子充滿着聲音。他拼命用力，鞭子打斷了。他說他早就料到會這樣的，因為那根鞭子太細了。那根粗的打在牀上時，發出巨響。我們不用這

一根，因為打下去恐怕要起傷痕的。後來我聽母親說，她聽見鞭子打在牀上時所發出的巨響，一生從來沒有受過這樣利害的神經刺戟。我堅信這一幕鞭擊牀褥的把戲，多半是為母親而扮演的，因為她當時正坐在樓下想書。

我們把牀褥鞭打了好一會，把鞭子大半都打斷了，父親對於那些鞭子，一根也不滿意。他說：『我們所需要的是一根頗長，很堅韌，同時却很細很有彈力的。我們要到那兒去找一根這樣的鞭子呢？』

這時我對於鞭子問題發生了很濃厚的興趣，似乎要被打的不是我而是別人一樣。我提議用棒球棒，可是他說用棒球棒打起來力量未免太大了。

『噢，那未免太重了，』父親回答說。『喏，棒球棒儘夠打斷一個人的背脊。』

我又冒險提出說：『掃帚棒恐怕也太硬吧。』

『太硬太粗了。掃帚棒可以把骨頭打碎的。』

我們靜默了好一會，因為這時我們兩人都在想。後來我想出一個主意了。我說：『爸爸，我想到了！我想出一根最適當的鞭子了。你用的那很細手杖。』

他喊道：『老天爺！真是好主意。去拿來。』

父親出力用手杖拼命打牀褥。打下去時發出特大的巨響，可是他搖搖頭，把手杖給我，叫我試試看。我盡力執住手杖的彎柄，出盡吃奶力，拼命向牀上打了一下。所發出的聲音並不大，父親恐怕母親在樓下聽不見，他叫

我再用點力氣，可是我告訴他說我沒辦法，因為那彎柄阻住了我。

我們又開起行政會議來了。父親最後說，『唔，壁西，我想我們祇好放棄鞭打了吧。我們似乎沒法子找到一根適當的鞭子。可是無論如何，你總明白以後在家裏要小心一點，不要這樣替媽媽找麻煩。你以後要做個好孩子，聽見沒有，壁西？』

他的說法深深地感動我，我決心要振作一番，於是我說，『是，爸爸，我要做個好孩子。』
後來我終於遵守我的諾言了。

本刊預告

- | | | | |
|--------|-----|------------|-----|
| 洋鬼子的暴行 | 默然 | 航空總動員 | 金安人 |
| 流氓訓練法 | 夢谷 | 海底寶藏 | 吳志鵬 |
| 個性測驗 | 孔斯文 | 毒菌征服記 | 胡悲 |
| 睡眠研究 | 歐麗莎 | 日常哲學 | 陸茜 |
| 驗血偵探術 | 史丁 | 蘇聯新婦女 | 倪受民 |
| 洋涇浜英語 | 黃嘉德 | 神祕人類(西書精華) | 黃嘉音 |



教育可使每個人都能容容易易，寫寫意意地閱讀書籍。

現代教育奇蹟

藍萍心

科學新十誠等書作者 Albert Edward Wiggam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美國今日雜誌

一天下午，一個胆怯的十一歲小孩子走進美國洛杉磯心理學家馮納得博士(Dr. Grace Fernald)的辦公處。他把一位公共學校校長所寫的信交給她；信裏的話是請她正式證明這男孩子低能，應該送到低能學校去。馮納得博士發見這孩子一字也不認得，可是在其他無須誦讀的教育試驗裏，他的成績跟普通兒童一樣好。於是她在他隨身帶來的卡片上寫了「常態」一語，然後把他送回學校。

在一個鐘頭內，那孩子又把卡片帶來，片上寫了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如果你以為這男孩不低能，那末請你教他一點東西。」

馮納得博士接受這句挑戰的話，結果居然教會那個「低能」兒童讀書，使他回校後進步迅速，成績優異。據史旦福大學心理學系主任推孟教授(Professor Lewis m. Terman)的講法，這件事是「今日全世界教育上最大的奇蹟。」

成績不及格的學校兒童多半是第八級以下的學生。據專家的調查，在這些落伍的兒童中，有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是因爲不會認字讀書才不及格的。可是他們的眼睛和頭腦都沒有毛病。入大學讀書的男女，七人之中畢業大學的只有兩人。不及格的原因也是相同——這種學生讀起書來覺得十分吃力。依有經驗的心理學家的統計，全美國有一千萬至一千五百萬的常態成人不會讀書認字，或讀得很慢而且不知所云。因此這些成人在各種需要閱讀的工作中，只有失敗的份兒。

這種普遍的人類悲劇有法子可以防避教育。

這次教育上的新發見和許多科學發見一樣，是偶然的。馮納得博士告訴我說，『我們費了整整三個月的工夫，試用種種已知的方法去教那男孩子，可是我們甚至沒法教他認識他自己的姓名。他不會讀告白或街車的號數。他認定街車的顏色，才有方法由家裏到學校來。我們試用卡片認字法——每張卡片上寫着筆劃很大的



“兒啊，你的音樂教師來了”
 明。驚人實驗，就是有力的證明。
 Helen Bass Keller) 的心理學系馮納得博士及其助手凱勒夫人 (Mrs. Helen Bass Keller) 的

的簡單文字；我把許多卡片混雜一下，然後把同一張拿出來給他看。可是我無論把一字重複多少次，這孩子總不認得，甚至記不起會看見過這個字。

「有一天，我拿了一張寫着「陸地」一字的卡片給他看；他立刻說，「那字是陸地。」再給他看一次，他又說是「陸地。」我以為這是偶然碰巧的事，便把該片再給他看一次，他又說是「陸地。」使我大覺驚奇。我問他怎麼會認得。他答道：「我不知道。我只曉得這字是「陸地。」

「我向助手說，我們曾用過特別的方法去表現這個字。她答道，「我不知道，不過昨天你教得急起來時，曾把這個字寫在黑板上，又拉他的手去把它用指頭描出來。」

「這種以指描字的方法在教育上叫做蒙地蘇利法 (Montessori) 我素來以為這方法對兒童認字工作是有妨害的。這時我聽見助手的話，便再帶那孩子到黑板邊去，助他用指頭描出「屋」「桌」及其他整個的字。我發見經他親手整個描過的字，他後來都認得。

「這個無意中的發現使我們大為興奮。我們一步一步地幫他增加字彙；過了五個月，我們請他從前的教員來，親眼看看他們「低能」學生的成績。開頭他們不相信他在讀書。於是他們拿了一些關於解剖學、生理學、歷史和考古學的書籍給他讀。他把那些艱深的專門名詞都朗讀出來，使在場的人驚詫不置。經過這次試驗之後，他便回到原來的學校繼續讀書，在五年中讀完八級的課程，與前判若兩人。

這個發見是無數被視為「低能」的兒童的救星。這些不幸的兒童有的終身在愚昧中過日子，有的因為

受智能桎梏的束縛，甚至犯罪入獄。這種兒童幾乎佔各校全體學生的四分之一。

這些兒童事實上並不低能，他們不過用另一種不同的方法學習吧了——在專門術語上說來，就是「筋力感覺法」(The 'Kinesthetic' Way)。他們和普通人兩樣，不靠耳目學習，而靠肌肉和神經去學習。他們運用身體上全部的感官，靠動作和感覺去學習。他們用這些方法學習，成績往往較佳，因為他們所得的印象較深，記憶也較牢固。他們一旦學會一字的拼音，以後便不會拼錯。當教員用這方法教算術時，他們似乎「索摸」過一個算題，好像用手把它捉住解決了似的。他們在算術方面的成績比一般的兒童更好。

這驚人的消息傳出去之後，世界各國的學校便紛紛把這種有「筋力感覺」的學生送到馮納得博士和凱勒夫人的學校去學習。(她們偶然也發見一些新事實：一字不識的兒童全數是男性，雖則在幾乎一字不識的兒童中，女性很多。而且，不知何故，一字不識的兒童多數慣用左手。)這些閱讀成績甚劣或一字不識的兒童，都已經得到多次不及格的分數，不斷受教師的詈罵和同學的譏笑，弄得汗顏無地，失掉一切嘗試的勇氣。可是馮納得博士使他們都變成閱讀朗誦的能手。有個三十八歲的男人識字很少，受過馮納得博士的一番指導之後，進步極速；他在快樂興奮之餘，閱讀不輟，大有廢寢忘餐之概，結果馮納得博士不得不暫停教導工作，使他休息一下，免得用腦過度，神經反常。

馮納得博士有個「病人」名叫威利(Willie J)。他被教育家認為不可雕的朽木，已在某州一間為犯罪兒童開設的學校讀過五年書，成績毫無，一個字也不識。馮納得博士用「描字法」教他讀書，在三個月內

讀完三級的課程。後來他重返故鄉學校讀書，居然成爲一個成績最佳的學生。他不必再到犯罪兒童學校去受罪，真是萬分的幸福。

我會親眼觀察過馮納得博士教兒童的方法。有個十七歲的男孩子，名叫唐努。曾在家庭和學校裏念過十一年書，一個字也不認識。他找不到工作做，因爲他連貨單、價目單、和紙條上的字都看不懂。馮納得博士第一步給他一個智力測驗，發見他的智能在中等以上。他便激勵他，使他恢復自信心：「我們有方法可以教你讀書識字，使你跟人家一樣。努力。上進的人。是。沒。有。一。個。會。失。敗。的。你對甚麼職業最有興趣？」唐努馬上答道：「密探工作。」馮納得博士就用三寸高的大字母寫了「密探工作」幾個字，然後叫唐努用指頭把它們描五十多次，接着她鼓勵他把每個字想了一會，大聲說出來，最後把全數的字都讀出來。

練習了一會之後，馮納得博士把原紙拿開，叫唐努把這幾個字試寫出來。起初幾次，拼音全弄錯了。馮納得博士叫起來道：「很好，很好！」然後又拿原紙上的字給他看。他又描了幾次。三個鐘頭之後，唐努已經能把「我對密探工作甚有興趣」全句寫出來，沒有一點錯誤。——比他念了十一年書成績更好！當他能寫出這句的時候，馮納得博士把這句用打字機打出來，給他比較一下，看清兩種字體的異點。學生認字的時候，必須看印體字，才有功效。從此以後，唐努便繼續描新字不已，成績益晉。描字時期之長短視學習者的天資而定，有的祇需兩三星期，有的則需兩三個月。

唐努漸漸地學會由書本上的印體字直接認新字。接着他認新字的時候不必先用指頭描寫。不久他便達

到最後階段了。他有完全的自信力，甚麼書籍文件都喜歡讀。此後他就可以獨立發展他的智力，因為他的頭腦已經解放了。

馮納得博士以為如果有人想用她這種教學法，有三點不可不注意：（一）兒童必須與他的舊師友和舊同學暫時隔絕，因為他已經失敗多次，不敢在師長和同學之前再嘗試了。（二）如果他還沒有完全恢復自信心，不能讀得十分流利時，教師不應該迫他在人家面前朗讀。（三）用這方法認字的兒童必須受過全部的訓練，切不可中途而廢。換一句話說，到他自願拿書起來讀的時候，教授的工作才可以停止。第三點最為重要。

馮納得博士說：「我們不知道那一天才能達到這階段。這一天常常是出人意表，突然來臨的。原因何在，沒有人知道；這在我們和兒童兩方面看來，都好像是一個奇蹟。我們常常費了幾個月的工夫，教兒童認新字彙，一字一字地認起來；後來突然有一天，他開始把一些最長最難的字朗讀出來，讀得跟大學畢業生一樣好。他常常非常快活地嚷起來道：「我自己認出來的！我自己認出來的！」有些兒童在五六個月內便達到這時期，有的要十一二個月的工夫。可是兒童一旦達到這時期，隨便學習甚麼東西都可以得心應手，不至於再嘗失敗的滋味了。」

據說，照阿比西尼亞的風俗，債主往往把負債者用鐵鏈鎖在一起。假如全世界都採用這種制度，我想世界各國的關係一定會較密切吧。

幼稚園奇觀

轉載紐約客



母親跑到新式幼稚園中去打學生團



這一幕小悲喜劇已經扮演許多年了。

瘋 人 村

胡 悲

—— Maurice E. Fox 原著。節譯自《冠冕雜誌》第一期。——

我把汽車開駛到比利時東部時，不幸迷路了。我開到第一個市鎮時，看見添油站旁有一個人，我就問他到高利爾（Caulille）去怎麼走法。

那個人很鎮靜地回答道：『高利爾嗎？昨晚被地震燬滅了。』

『甚麼？我沒想到你們比利時也有地震。』

他裝出很看不起的样子說：『這兒不是比利時，這是日本！不過我一向是住在比利時的。』

這時添油站里的人出來，那怪人走開了。添油站的辦事員說：『他是我們的「貴客」之一。這裏是奇兒（Gheel）。我們這里有許多這種人和我們同住。收容瘋子是本鎮一萬八千居民的主要職業。』

於是我就認識這全世界最奇特的村落了；全比利時的瘋人都聚居在這裏，有的從外國來，不去被關在瘋人院里。他們在這村中，一切俱可自由。祇有在夜裏，他們必定要回到他們所住的家里去。

在西曆六〇〇年時，奇兒地方有一位很好的公主，被她那惡毒的父親在暴怒之下殺害了。因為這位公主爲人可取，於是當地人士就封她做聖人——瘋人的守護神。在一三〇〇年間，就有瘋人來住在奇兒了。在起初，這村鎮完全沒有甚麼組織，到一八五〇年，比利時王就爲這瘋人村制定法律。

在這里，有一千三百多個瘋人，分居在八百家中。這些瘋人大都很窮，一切費用多半由國家供給。瘋人的親友每年也得代付少量的費用，數目依收入的多寡而定。有許多病人在田中工作，不過這種勞動並非強迫的，而是隨病人的愛好去做。

有一班醫生專門觀察每個病人的舉止行動，按時巡視病人所住的家宅。假如有一家膳食與衛生設備不週到，屋主便失去容納病人居住的照會，因此也就失去其維持生計的職業。在這瘋人村中，也有一間大醫院，診治病人偶然發生的病症，同時收容暫時需人照管的瘋人。奇兒地方是不收容武癲狂客的。在這瘋人村中，既沒有守卒守衛，也沒有圍牆圍護；因爲守卒與圍牆是與「充分自由」這制度發生衝突的。

村人告訴我說：「有時候病人逃走了，不久就把他找回來，警告他說，假使他再逃，就要把他送進普通的瘋人院中去了。他們很能明白的。」

我好奇地問道：「醫好的病人多不多？」

「多的。這里醫好的病人比別地方多。我們想這大概是因爲他們在這里渡健康的戶外生活的緣故，他們在這里也和一般普通人交往，不像在瘋人院中那樣，覺得他們被關住。」

「他們不是很會生事，很討人厭嗎？」

「不，要是你曉得怎樣去對待他們，麻煩事是很少很少的，他們正和小孩一樣。醫生把每個病人的病狀都告訴我們；這叫我們省去不少麻煩。」

村中的人大家都想盡法子去叫這些可憐的病人稱心。有一位病人有一種怪念頭，以為他和當地一位貴婦發生戀愛。大約每隔兩星期，他就穿上一套嶄新的衣服，跑到那貴婦的花園門口去徘徊。當那婦人聽見他來了時，她總是把汽車開出門去，在過門時跟他鞠一個躬，因為這就是他所希望的事。事後他就心滿意足地回到家兒來。這一幕小悲喜劇已經演了許多年了。

當你走入這瘋人村中時，你大約會看見一個穿得很漂亮，站得挺直的男人在遠方用望遠鏡向你審視一番，然後很快地消失了。他是歐戰時候的一位軍官，患了間諜狂，所以他對於每位旅客，都要作一番詳盡的審視。他對從事於這種工作，似乎覺得很稱心。假使有人阻止他做這種工作，他一定會覺得很悲哀的。

不過有許多病人，從外表上看起來是頗為常態的。有一天，我的妻子和我看見一個青年，鼻頭壓在糖菓店的店窗玻璃上，在看里邊的糖菓。我們一時高興，就買些糖菓要送給他。他用比利時話回答，拒絕我們的贈贈；可是我們不懂比利時語。有一位看起來很聰明的男孩站在近旁，用流利的英語對我們說：「他說他不喜歡吃糖，不過喜歡看糖。」

我說：「噢！你是英國人吧！」

那男孩說：「不，我是比利時人，可是在加拿大住了許多年。現在我住在這裏。喏，我對我自己是不負責任的。不過我病好時，我還是要回到加拿大去的。」

這些是他所說的話，說得很鎮靜，很天真。我們起先還以為他不是病人呢。

大約一百多年前，世界各地的瘋人，都被當罪犯一樣看待。神經錯亂是一種病，而不是一種罪，這還是比較現代的思想。可是在幾世紀以來，那些住在奇兒地方的瘋人，是比住在別地方的同病者更幸運的。現在這奇兒地方的醫治瘋人法，在神經病專家中已經很有名了，其起原雖是遠在古代，可是這瘋人村恐怕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合乎人道的瘋人院吧。

發見新大陸者不是哥倫布

廿五年十二月廿五日同盟社特訊：哥倫布發見美洲大陸，此為極有名之事實，未可否認者也。然最近德國則否認此說，謂美大陸之最初發見者，為北歐海盜，哥倫布不過竊此海賊之地圖，因而成事而已。倡此說者為德國歷史家蘭英西博士。博士於其最近發行之小冊子中有一段言及此事曰：世稱哥倫布發見美洲大陸，此實欺人之談。蓋當時有北歐海盜，黨羽甚衆，在太平洋一帶劫船為生，搶劫之後則遠駛以避官兵耳目。適發見美洲大陸，乃製一地圖，久之此地圖轉輾入於羅馬法皇廳之手。法皇審查此地圖時，請哥倫布為助，哥倫布盜之而出，窮日夜之力重製一圖，以為本人航海之用，此實其成功之張本也。世又謂哥倫布為意大利人，生於日內瓦者，亦不可信。其實哥倫布乃西班牙人與猶太人之混血兒也云云。



大學教授的功能不過是做教育保姆罷了。

大學教授懺悔錄

程肇民

本文節譯自一九三三年十月號美國 Scribner's 月刊。從教育立場上看來，這種文字是沒有多大時間性的。原著者雖不願署名，但無疑的是一個大學教授。他忠實地描寫他做教授的經過；爲着要適應環境起見，他將當初的嚴謹誠熱的精神，變爲馬馬虎虎敷衍混飯吃的態度了；這實在多麼使人感慨系之啊！由他所描出的那種情形看來，所謂學校教育已經快要破產了；學校已經成爲絕對商業化的機關。在金元惡魔所統治的美國，這種情形，並不算十分稀奇；不過也不能說美國的學校都是如此。至於我們中國學校的情形呢，我們問問自己好了。這篇短文也許可使那些正在大學教書和念書的人，得到一個自省的機會。——

譯者註

十年前我初次入學校當教授的時候，我用熱烈的心情去教書。我覺得多麼榮幸啊，整個早上和學生們討論書籍，作家和作家們的思想。我用了六個星期去講文學研究者的嗜好；我對我自己心愛的東西很熱烈地討論着，從未懷疑我的學生沒有同樣的感覺。

半學期考試到了。在那些考卷中，答案的牛頭不對馬嘴，暫且不必說；文法和拼音的錯誤，是隨處皆是的。問題中有一條是：『請將你所知的，關於歷史，文學和傳記上的重要日期寫下。』四十個學生中只有一個知道三個重要日期！有一個男生只知道兩個：『一八一二年內戰；一八六六年革命戰爭。』這便是我們國內馳名大學第二年級生所寫的！關於年日的智識的缺乏並不使我灰心；但這些是證明一種多麼愚昧無識的背景啊！真的，我覺得使這些思想幼稚的學生去讀米爾頓，是絕對沒有用處的。

第二天我在課堂中說，他們的試卷錯誤極多，沒有思想，知識混雜。我說：『此後你們每星期給我寫一篇論文，關於文學上某一個作家的生平和作品，隨便你們喜歡用什麼參考書都可以。』說後便下課。學生便圍上我的桌子來。他們什麼事也不知道；有一個男生問我到那兒去找參考書，我曉得要他成立自己的見解，把見解用文字表現出來，是再痛苦沒有的事。『怎樣可以使我記憶些東西？』他問道，『或者請你指定一些書給我看吧。』無論甚麼問題，甚麼東西，他都不肯用腦經去想。我覺得這種態度是很普遍的。

當我讀第一篇論文時，只有堅強的意志力才使我不致發狂，我曾經講過的哥利力治 (Coleridge) 的 "Kubla Khan"，有一篇論文裏竟鄭重地說他是 "Cube the Can"。我會提及約翰戴那 (John Taylor) 並

不是一個真正詩人，只是一個劣等詩人“Poetaster”而已。一個年青的女士在論文中說：「他只是一個郵務局長“Postmaster”。」有兩篇論文是論詩人希力 Robert Herrick 的，說他生於一五九三年倒沒有錯；又說他生於伊利沙伯皇后，詹士王和查理士王的時代；接着又詳細討論到希力是生於今世，其小說是關於近代美國生活的。當我向那個學生指出這個矛盾的地方時，其中一個對我說：「你知道我討論他時，我自己一點也莫明其妙呢。」

我的學生不單缺乏智識，並且差不多都不知怎樣去求學問，對學問的事情也毫不注意。有些坦然承認他們對詩歌、數學、化學及其他科目都不感興趣。他們之所以進大學，是因為他們的朋友在那兒，也因為這是時髦的玩意兒。

在我發還論文那天早上，我全神貫注地用非常誠懇的態度勸他們讀些書，我求每一個學生建立一個精神的城堡，用學問去修飾牠；在裏面他 sometimes 可以避開擾攘的世界去休息。我說得極其坦白，說完的時候微微發抖。於是一個男生舉手問道：「大考時我們是不是應該把這些話全部記住？」

當我嚴格對待學生的時候，那些馬虎的學生更胡鬧了。他們提出種種的藉口，我置之不理。他們用出欺騙的手段，我拆穿他們的騙局。不久，校中就有許多人說我太兇，說我給分數太嚴，甚至對那些告假去比賽足球的男生，和為婦女協會事情告假的女生，也不給些分數。第一學期告終的時候，班中四十個學生有十二個轉往別位教授的班裏去了。學年告終時，在我下學年所教的科目中註冊的學生，只有十八人。

第二學年開始了。我和學生們討論詩歌。我說加士 (Edgar Guest) 的詩沒有甚麼吸引力，海亞滑打 ("Hiawatha") 和小藍孩 ("Little Blue Boy") 也不是我所愛好的詩。一個男生舉手問道：「美國有沒有詩歌是你喜歡的？」這句諷刺的話傳遍全校。學生的家長聽見這種話，便疑心我不是美國人，又說我麻木不仁，毫無理性。

我這樣硬幹了三年，學校當局有時暗示我說：「做教授的頂好不要受學生批評。」後來教務主任請我去談話。他說：「家長們都來向我說抱怨的話了。他們說你使他們的孩子工作太勞苦。就拿湯敦來說吧；他是個有為的孩子。你對他不能稍為溫和些嗎？愛護他一些吧。」

愛護那懶惰的呆子嗎！那傢伙日前告訴我：「我想濟慈是一個好詩人吧，雖然我沒有讀過他什麼作品」呢。我對教務主任說，我不是聰明的乳媪，我即使對城中的富家子弟也是不通融的。「你應該努力適應你的環境。」主任冷冷的說。

第二天下午我離開學校的時候，一個老教授和我一道走。他說：「我聽見你和教務主任講的話，我以為你錯了。我已經教了二十年的書，以為對教書的工作不要太認真。我們對一般學生是無能為力的。假如那些遊手好閒的學生常常不及格，美國便沒有一間大學可以開得成功，我們要付家裏的帳單，不能不拿薪水啊。」

他望着我笑說：「對這不要太憂愁，一個大學教授，是比別人更需要幽默感的。」

但我對這却笑不出來；我們於是沉默地走了一會，最後他說：「當我和你一樣年紀時，我的感想和行爲完

全跟你一樣。我對那些遊手好閒的學生不加寬恕；我給半數的學生不及格的分數。學校當局暗中警告我；但我仍堅持着我的標準。於是有一天我接到一封通知書，說下學年不用我了。」老教授很快地望我一眼，說：「且爲智者進一言。」

我答道：「我知道。」在大學裏，我得適應環境，否則便得滾蛋。我喜歡教書，我對許多學生是很關懷的。」

普通大學教授的教書政策大都是依環境慢慢地造成的，在不知不覺之中給學生的怨言，家長的控告，和學校當局巧妙的壓迫所制服。但我的經驗就有些不同了！我因爲堅持我的主張，便感到煩惱；後來我忽然想起我那位同事對我說的關於幽默感的話，我便改變我原來的主張了。當我讀勃勒克（Wm. Blake）溫柔的催眠曲給湯頓那一類荒謬的學生聽時，那種幽默的情景使我心裏大笑不已。大學教授的功能不過是做教育保姆吧了。

一天晚上，我和華克夫婦及其女孩佩蒂一道吃飯。佩蒂是我的學生，成績每每不能及格。她頗爲聰明；可是我總不能引起她對書本或讀書的興趣。

吃飯時華克太太和我討論雨天的氣候；我們希望天氣放晴。華克先生預測着商業的情形他開頭講他怎樣着手做生意，但太太阻止他說：「喂，爹爹，不要再講那套舊話了。」她接着說卡德太太做給蘇珊登台用的新衣服的樣子。吃完飯後華克先生開着無線電機，傾聽滑稽家的打諢。華克太太告訴我，這是他每晚的習慣。我在這時候，打量房中的陳設，書架上堆着一套套的書，在架頂那幾套是假的。牆上掛滿着鑲金架的油畫。華克太

太一邊作活計，一邊微笑地聽着滑稽戲。華克先生搖着腿表示他的快樂。佩蒂抽着香煙呆望着地板。

我突然恍然大悟了。佩蒂所讀的中學和大學都沒有使人可以歸咎的地方，她自己也沒有可以使人責難的地方。當她在這種家庭生長出來，她怎能喜歡莎士比亞和貝多芬呢？

在美國有許多男女學生是從文化水準很高的家庭來的，可是不幸他們在美國學校中給平庸的大眾同化了。而我們做教授的又不能使那些從假書、賤畫和慣聽某種無線電節目的家庭出來的男女成爲學者。教授們只能用美國家庭送來的材料製造出東西來。

過了一年，我便改變政策，結果除兩個學生外，全班的學生都及格了；我取消每星期的論文；指定些簡單的詩給他們念；只舉行幾次容易的考試。這樣，我不久就被稱爲一個好傢伙了。他們說我是校中一個最有學識和經驗的教授呢。校役不得不在我講堂的走廊加些特別座位，以便人家旁聽。可是我好學的心志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有一個職業。學校當局用不着再擔心我的教授法了。我在學校中是一個再好沒有的傢伙啊！

最後的閏年

一九三六年二月也許是最後一個有廿九天的二月了。此後的二月或者會和其他的月份一樣有三十天。據說日內瓦國際聯盟不久擬召集一個國際會議，討論這個問題。如果這個計劃實現了，二月也將有三十天。依這種新曆法，每過六年，則可於六月底剩下一天。有人提議這一天可以移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月一日之間，爲特別假日。——紐約日曆改良什誌。

花 筆

跟鄉間的雨天一樣漫長。——M. Roberts
Rinehart

她的堅定如鐵的意志，給年代的鹽酸蝕壞了。——Edna Ferber

早晨喝新聞的人們，正熱心地把濃烈的黑標題呷下去。——O' Henry

她的歎息聲包含一部長篇小說。——A. A. Milne

跟明天報紙的標題一樣摩登。
像一顆鬆動的牙齒那麼玄妙的祕密。——

像剝了皮的香蕉一樣裸露。——C. E. Coe
給偏見的棉花堵塞着的耳朵。——James

Celett Burgess

Huneker

他承認每個問題都有兩面，他自己一面和錯的一面。——Pollock

她的手溜進他的臂間，好像月亮溜進雲裏去一樣。——Phyllis Bottome

電話開始像縱容壞了的孩子那樣叫起來，他趕快跑去安慰它。——Sheriff

跟飄揚的旗幟一樣快活。——Dorothy Parker

沒有根的人，枯槁着，等待死神的來臨。——Warwick Deeping

我的同情心開始打呵欠了。——Greene
and Sarah Lorimer

她的心思跟火車行駛時間表一樣，更改的時候是不預先通知的。——White

一個頸後有兩個下巴的德國商人。——Phillips Russell

浮生六記 卷一 閨房記樂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by SHEN FU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LIN YUTANG
CHAPTER ONE: WEDDED BLISS

At this time, we were staying in the home of our friend Lu Panfang, in a house called Hsiaoshuanglou. A few days afterwards, Mrs. Lu heard of the story from someone, and secretly told Yün: “Do you know that your husband was drinking a few days ago at the Bridge of Ten Thousand Years with two sing-song girls?” “Yes, I do,” replied Yün, “and one of the sing-song girls was myself.” Then she told her the whole story and Mrs. Lu had a good laugh at herself.

When I came back from eastern Kwangtung in July, 1794, there was a cousin of mine, by the name of Hsü Hsiufeng, who had brought home with him a concubine. He was crazy about her beauty and asked Yün to go and see her. After seeing her, Yün remarked to Hsiufeng one day, “She has beauty but no charm.” “Do you mean to say that when your husband takes a concubine, she must have both beauty and charm?” answered Hsiufeng. Yün replied in the affirmative. So from

浮生六記

沈復著

林語堂譯

卷一 閨房記樂

——續前——

時余寄居友人魯半舫家蕭爽樓中。越數日，魯夫人誤有所聞，私告芸曰，『前日間若婿挾兩妓飲於萬年橋舟中，子知之否？』芸曰，『有之，其一即我也。』因以借遊始末詳告之。魯大笑，釋然而去。

乾隆甲寅七月，余自粵東歸，有同伴攜妾回者，曰徐秀峯，余之表妹婿也，豔稱新入之美，邀芸往觀。芸他日謂秀峯曰，『美則美矣，韻猶未也。』秀峯曰，『然則若郎納妾，必美而韻者乎？』芸曰，『然。』從

that time on, she was quite bent on finding a concubine for me, but was short of cash.

At this time there was a Chekiang sing-song girl by the name of Wen Lenghsiang, who was staying at Soochow. She had composed four poems on the Willow Catkins which were talked about all over the city, and many scholars wrote poems in reply, using the same rhyme-words as her originals, as was the custom. There was a friend of mine, Hsienhan of Wukiang, who was a good friend of Lenghsiang and brought her poems to me, asking me to write some in reply. Yün wasn't interested because she did not think much of her, but I was intrigued and composed one on the flying willow catkins which filled the air in May. Two lines which Yün liked very much were:

"The softly touch the spring sorrow in my bosom,
And gently stir the longings in her heart."

On the fifth day of the eighth moon in the following year, my mother was going to see Huch'iu with Yün, when Hsienhan suddenly appeared and said: "I am going to Huch'iu, too. Will you come along with me and see a beautiful sing-song girl?" I told my mother to go ahead and agreed to meet her at Pant'ang near Huch'iu. My friend then dragged me to Lenghsiang's place. I saw that Lenghsiang was already in her middle-age, but she had a girl by the name of Hanyüan, who was a very sweet young maiden, still in her 'teens. Her eyes looked like an autumn lake that cooled one by its cold splendour.

此癡心物色，而短於資。

時有浙妓溫冷香者，寓於吳，有詠柳絮四律，沸傳吳下，好事者多和之。余友吳江張閑慙素賞冷香，攜柳絮詩索和。芸微其人而置之；余技癢而和其韻，中有「觸我春愁偏婉轉，撩他離緒更纏綿」之句，甚甚擊節。

明年乙卯秋八月五日，吾母將挈芸遊虎邱。閑慙忽至曰，「余亦有虎邱之遊。今日特邀君作探花使者。」因請吾母先行，期於虎邱半塘，相晤。拉余至冷香寓，見冷香已半老，有女名慙園瓜期未破，亭亭玉立，真「一泓秋水照人寒」

After talking with her for a while, I learnt that she knew how to read and write. There was also a younger sister of hers, by the name of Wenyüan, who was still a mere child. I had then no thought of going with a sing-song girl, fully realizing that, as a poor scholar, I could not afford to give a feast in return. But since I was there already, I tried to get along as best I could.

"Are you trying to seduce me?" I said to Hsienhan secretly.

"No," he replied, "someone had invited me to-day to a dinner in Hanyüan's place in return for a previous dinner. It happened that the host himself was invited by an important person, and I am acting in his place. Don't you worry!"

I felt then quite relieved. Arriving at Pant'ang, we met my mother's boat, and I asked Hanyüan to go over to her boat and meet her. When Yün and Han met each other, they instinctively took to each other like old friends, and later they went hand-in-hand to see the famous hill. Yün was especially fond of a place called "A Thousand Acres of Clouds," and she remained there for a long time, lost in admiration of the scenery. We returned to the Bank of Rural Fragrance where we tied up the boats and had a jolly drinking party together.

When we started on our way home, Yün said: "Will you please go over to the other boat with your friend, while I share this one with Han?" We did as she suggested, and I did not return to my boat until we had passed the Tut'ing Bridge,

者也。款接間，頗知文墨。有妹文園尚雛，余此時初無癡想，且念一盃之敘非寒士所能酬，而既入箇中，私心忐忑，強爲酬答。

因私謂閑慙曰，「余貧士也，子以尤物玩我乎？」

閑慙笑曰「非也，今日有友人邀慙園答我，席主爲尊客拉去，我代客轉邀客，毋煩他慮也。」

余始釋然。至半塘，兩舟相遇，令慙園過舟叩見吾母。芸慙相見歡同舊識，攜手登山備覽名勝。芸獨愛千頃雲高曠，坐賞良久。返至野芳濱，暢飲甚歡，並舟而泊。

及解維，芸謂余曰，「子陪張君，留慙陪妾可乎？」余諾之。返棹至都

where we parted from my friend and Hanyüan. It was midnight by the time we returned home.

“Now I have found a girl who has both beauty and charm,” Yün said to me. “I have already asked Hanyüan to come and see us to-morrow, and I’ll arrange it for you.” I was taken by surprise.

“You know we are not a wealthy family. We can’t afford to keep a girl like that, and we are so happily married. Why do you want to find somebody else?”

“But I love her,” said Yün smilingly. “You just leave it to me.”

The following afternoon, Hanyüan actually came. Yün was very cordial to her and prepared a feast, and we played the finger-guessing game and drank, but during the whole dinner, not a word was mentioned about securing her for me. When Hanyüan had gone, Yün said, “I have secretly made another appointment with her to come on the eighteenth, when we will pledge ourselves as sisters. You must prepare a sacrificial offering for the occasion”; and pointing to the bracelet on her arm, she continued, “if you see this bracelet appear on Hanyüan’s arm, you’ll understand that she has consented. I have already hinted at it to her, but we haven’t got to know each other as thoroughly as I should like to yet.” I had to let her have her own way.

On the eighteenth, Hanyüan turned up in spite of a pouring rain. She disappeared in the bed-room for a long time before she came out hand-in-hand with Yün.

亭橋始過船分袂。歸家已三鼓。

芸曰，『今日得見美而韻者矣。頃已約憨園，明日過我當爲子圖之。』

余駭曰，『此非金屋不能貯，窮措大豈敢生此妄想哉。况我兩人伉儷正篤，何必外求。』

芸笑曰，『我自愛之，子姑待之。』

明午憨果至。芸懇勸款接，筵中以猜枚贏吟輪飲爲令，終席無一羅致語。及憨園歸，芸曰，『頃又與密約，十八日來此結爲姊妹，子宜備牲牢以待；』笑指臂上翡翠釧曰，『若見此釧屬於憨，事必諧矣，頃已吐意，未深結其心也。』余姑聽之。

十八日大雨，憨竟冒雨至，入室良久，始挽手

When she saw me, she felt a little shy, for the bracelet was already on her arm. After we had burnt incense and pledged an oath, we continued to drink again. It happened that Hanyüan had an engagement to go and visit Shih-hu Lake, and soon she left.

Yün came to me all smiles and said, "Now that I have found a beauty for you, how are you going to reward the go-between?" I asked her for the details.

"I had to broach the topic delicately to her," she said, "because I was afraid that she might have someone else in mind. Now I have learnt that there isn't anyone, and I asked her, 'Do you understand why we have this dinner today?' 'I should feel greatly honoured if I could come to your home, but my mother is expecting a lot of me and I can't decide by myself. We will watch and see,' she replied. As I was putting on the bracelet, I told her again, 'The jade is chosen for its hardness as a token of fidelity and the bracelet's roundness is a symbol of everlasting faithfulness. Meanwhile, please put it on as a token of our pledge.' She replied that everything depended on her mother. So it seems that she is willing herself. The only difficulty is her mother, Lenghsiang. We will wait and see how it turns out.

"Are you going to enact the comedy *Linhsiangpan* of Li Liweng right in our home?"

"Yes!" Yün replied.

From that time on, not a day passed without her mentioning Hanyüan's name.

出，見余有羞色，蓋翡翠釧已在愍臂矣。焚香結盟後，擬再續前飲。適愍有石湖之遊，即別去。

芸欣然告余曰，「麗人已得，君何以謝媒耶？」余詢其詳。

芸曰，「向之祕言，恐愍意另有所屬也。頃探之無他，語之曰，「妹知今日之意否？」愍曰，「蒙夫人擡舉，真蓬蒿製玉樹也。但吾母望我奢，恐難自主耳，願彼此緩圖之。」脫釧上臂時，又語之曰，「玉取其堅，且有團圓不斷之意，妹試籠之以爲先兆。」愍曰，「聚合之權總在夫人也。」即此觀之，愍心已得，所難必者冷香耳，當再圖之。」

余笑曰，「卿將效笠翁之「憐香伴」耶？」

芸曰，「然。」

自此無日不談愍園。

Eventually Hanyüan was married by force to some influential person, and our arrangements did not come off. And Yün actually died of grief on this account.

(END OF CHAPTER ONE)
(TO BE CONTINUED)

矣。後愁爲有力者奪去，不果。芸竟以之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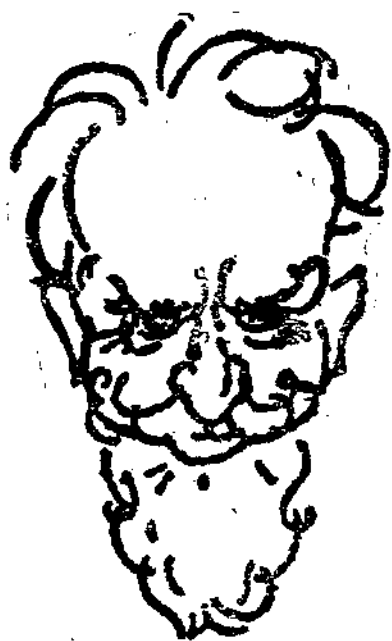
(卷一完)
(全書待續)

三心兩意

—轉載紐約客



“趕快決定吧!”



蕭伯納：你素來僅用甜言蜜語來誘惑我。今晚你得征服我。

愛蘭黛麗：你在我的思想中是一個這麼可愛的人！

蕭伯納：對子！只要你^不給一些傻瓜、蠢才、白癡和頭腦跟木球

一樣堅硬的人包圍着，你便可以成爲世界上最偉大的女伶了。

愛蘭黛麗：啊，你這十足有趣的人兒。你真可愛！你的信跟我的冷

雞肉餅同在桌上做我的晚餐。

蕭伯納情書

黃嘉德編譯

第十一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上帝祝福那個女人，這真是太過份了。請問你，頂笨的傻子啊，你所得到的靈感可以保存多少時候呢？也許從上午九點到晚上十二點吧！靈感會一天來兩次嗎？當然不會的。那麼，如果你在吃早餐時覺得準備好可以表演伊摩真，到午餐後恐怕又覺得沒有準備了吧？還是祈求你的幸福在上台的一剎那才來臨吧。誠心地祈求上帝吧，因為禍是不雙至的。

可是，請你記住，不管你有沒有靈感，你今晚無論如何非把伊摩真的角色創造起來不可。下星期在我或任何別人看來都是無關重要的拿破崙遲一星期也許會在滑鐵盧奏凱呢。你今晚沒有歡樂的份兒，你的任務是獲得勝利，凱旋而歸。你是否疲倦，驚惶，傷心，悲慘，那都沒有關係；如果你已有一星期沒合過眼，而且心碎了，絕望了，那也沒有關係。今晚永不會再來你的敵人和他的敵人都會坐在正廳前排看你表演；如果你沒有把申伯弄成功，大禍其降於蘭心劇院及其傳統和聲譽！如果你的心臟給七十七柄利劍插住，我依然希望你會用盡全部的天才去表演，縱使說出口的每個字使一柄利劍插深一寸，那也不要緊。所以使你的心像鋼鐵那麼堅硬吧，愛蘭，溫柔而勇猛地為你的自尊而戰鬥吧。明天是永遠不會來的。「明天不能」不是「今天必須」的答案啊。

歸根結底地說來，你以為你覺得不快活時，你的表演便壞透了嗎？問問觀眾吧，他們將告訴你，你表演得更好呢。問問我吧，我將告訴你，每種心情都有其價值；當你缺乏靈感的時候，我們五六個內行人也許會覺得有幾段對白失掉精彩，可是其餘的對白却表現得更有力。可是無論如何，你現在是不能脫身了；如果有人敢鼓勵你，弄得他垂頭喪氣吧。你是不需要鼓勵的。我要盡我的小責任；你也要盡你更大的責任啊。這重要的日子還未過去時，誰談到快樂呢？——前進吧！

你素來僅用甜言蜜語來誘惑我。今晚你得征服我。我將視死如歸地拼命戰鬥着。把你當做我的敵人那樣戰鬥着。可是，呵，我多麼切望被征服啊。

現在我想我要出去吃頓午餐了。

G. B. S. (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九月廿二日，費茲洛方場廿九號。

第十二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今晚又表演得不好了。只有一場比較好些。我到彌爾福港和我的愛人幽會——這是真實的事情，不是戲劇的表演啊。那場真好。其餘的都很壞。現在我的責任已經盡了，可愛的先生，謝謝你的寬恕和容忍。

我要聽堪底達或讀堪底達呢？我真不希望和你見面——不希望看見你的肉身。你在我的思想中是一個這麼可愛的人！而且你又是一個這麼勤勞的工作者；我也為別人工作呢。我為我的孩子，為亨利，為朋友們工作。我們倆都永遠在忙着，而且都有用！

下星期日我要跟亨利的表妹和亨利到利治蒙或哈姆頓街去（三人成羣啊！）我得呼吸新鮮空氣，否則便會死了。我正在想你待我多麼好；現在我要就寢了，因為我已經敗北了。

E. T. (愛蘭黛麗)

一八九六年九月廿三日，塞伏亞旅館。（昨晚在這裏。明天到巴斯頓花園去）

第十三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不錯，你說的一切都不錯，可是真正的大事還沒有來呢——這樁大事是整個倫敦所期待着的；蘭心劇院的勾當跟它比較起來，不過是無關重要的前奏曲吧了。這樁大事便是蕭伯納在星期六評論所登的文章。我須

單身匹馬，孤力無援地寫這篇文章。沒有人一天寫十六七封可愛的信來鼓勵我。可是那沒關係。世界上如果有我所痛恨的東西的話，那便是忘恩負義的人。有些人只想到自己，不想到別人。可是我不願多說了。

我的文章已經寫了一半，呵！寫得多麼兇狠無情啊！我幾個星期來爲你的緣故壓制着的全部惡毒的意念，現在簡直是沸騰着，奔放着，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我明天要把這篇文章從頭再寫起。現在所寫的還不夠一半兇狠無情呢。

我昨晚看見你上台時的樣子，不禁大爲震駭。你一定是在鏡前費了許多鐘頭的工夫，才打扮得那麼漂亮。而且目的僅在和佩得太太爭奇鬥勝，佔盡風頭。你想像你年紀這麼大的人，做出這種舉動是對的嗎？

我覺得你跟波士達馬士（註一）在一塊兒時的舉動真要不得。請問他是誰，有甚麼資格可以這樣跟你講愛情？我以為我自己也是跟他一樣漂亮的男人啦。

請你注意：我再過一兩星期便要再去看看你的戲。我覺得不滿意：你的表演雖好，却還有美中不足的地方。你弄出一個天大的錯誤。你居然把『一個無頭鬼』這幾個字喊出來。暖唷！你切不可那樣做；那真笑煞人咧。你祇須驚跳起來，使觀衆有充分時間，可以由你臉上的表情，看出當時的情形；然後用一種凝住的低音說出『一個無頭鬼』來。如果你非出聲不可，那麼在驚嚇的時候就用尖銳的聲音，發狂般地叫起來吧。這樣就沒有錯了。

（註一）波士達馬士（Posthumus Leonatus）係由伯納劇中伊摩真的丈夫。

你那次美洲旅行弄得你多麼年輕，多麼漂亮啊！或者全是化裝術在作怪嗎？赫士特（Hurst）使我坐在比平常座位後五排的地方。我的天！我是墮入人家的陰謀了嗎？

啊，我的文章，我的文章！現在第一晚的演出已經過去，我已經沒有多大用處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我整晚坐着寫信給你，那麼我怎能使我的文章風格新鮮呢？

G. B. S.（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九月廿三日，費茲洛方場。

第十四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不錯，不錯，不錯，我懂得你說到『無頭鬼』那一段話的意思。我現在懂得了，我要試了再試。高高興興地要改正小心練習起來的錯誤動作是很困難的，可是我很喜歡試一試看。你應該曉得：蘭心劇院裏只有我一個人，在戲劇上演之前，不會受人家的忠告，批評，吹毛求疵，或『痛罵』。亨利對甚麼演員都吹毛求疵，把戲練了又練，練了又練，練了又練。接着才排練我們的戲（他的和我的）；到這時候，他總說，『啊，我們把這幾場跳過去吧。』於是我只好在放置佈景的地方自己練給自己看，或由一兩個男女配角聽我念對白。後來接排亨利的戲；我坐在旁邊看，向他吹毛求疵（！），而這種大利益只有我一個人得不到！如果你能看我排戲，你便可以阻止我的蠢笨的動作了。沒受人家吹毛求疵真可惜啊。亨利不願這樣做，而且也沒有工夫，其餘的人又都是傻瓜，以為我真是一個很偉大的人物，不敢這樣做。（你想想看！不『敢』向我吹毛求疵，而我却始終不曾裝出一點威嚴！）

你以為我很漂亮：這真使我歡喜。我想我在台上。一定是。很漂亮。的。因為他們全都這麼說。我很歡喜。我想這是因為我在人家看來也許好。像。是我自己，然而我在表現時却不覺得是我自己；我在表演時變成另一個人了，那麼可愛，那麼年輕，那麼快活，永遠飄浮於空際，那麼輕快，不受肉體的羈絆。

「沒有人可以幫你」寫那篇文章嗎？可憐的親親！再會，親愛的狐狸！啊，請你一定寄一些東西給我讀吧。不，我打算這幾星期不閱讀東西。如果你「宰割」我的伙伴，我便要我的劍把你殺死！

E. T. (愛蘭黛麗)

一八九六年九月廿四日，塞伏亞旅館。

第十五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這的的確確是我最後的一封信了，這件事真弄得有點好笑。

我的文章已經脫稿，而且在不能挽回的局勢下拿去印刷了。你那不幸的兒子（註一），亨利歐爾文，和莎士比亞等人的身體，以及韋氏大辭典和蘭心劇院當局等等的體所遺下的東西，僅是一堆搗春過，痛擊過，割裂過的碎片，血肉模糊，辨認得出的至多是一粒鈕子或一小片骨頭而已。談到蘭心劇院當局，我要你小心讀讀我文章中論及那「無頭鬼」的一段話。我恨我自己，因為我忘記告訴你佈景的重要。你在鄉間那種可愛，迷人，溫

（註一）愛蘭黛麗的兒子戈登·克勒格也在該劇中扮戲。

暖，舒服，愉快的天氣下，何必要求人家一絲一毫的哀憐呢？我的天，如果我是個畫佈景的工匠，我一定會替你畫出一片無限荒涼淒清的山谷，使你在可怕的孤零寂靜中迷失了，給恐怖包圍着；在這種氛圍氣之下，觀衆一定會在你未開口說話的時候，就開始歎息了。

馱子！只要你不給一些傻瓜，蠢才，白癡，和頭腦跟木球一樣堅硬的人包圍着，你便可以成爲世界上最偉大的女伶了。

愛蘭：藝術是合一的，整個的，不可分離的。如果你將來再表演莎士比亞戲劇的話，你第一步應該把場面和情節整理一下；這是比甚麼都重要的，甚至比你的服裝還重要。

亨利歐爾文爵士覺得薩都的拿破崙（Sardou's "Napoleon"）也可以和我的命運的人（註二）共存共榮呢。他召喚我去參加明天（星期六）中午的會議。我知道他讀到我在星期六評論上的文章時（他將在清晨五點鐘的辰光由床上跳起來讀）一定會覺得心滿意足的。不幸在私人交際方面，他却將使我自嘆不如了。在通信上，我能夠始終保持着一種鐵石般的一致主張。在談話中，我將對他發生興趣，而完全忘掉我的瑣碎無謂的小劇本如何重要了。我是吃了那篇文章和這次會談的兩重虧的，所以需人家帶到利治蒙去撫愛的倒是我，而不是他呢。可是女人對這種事情是沒有公平之心的。我希望他的表妹會把他纏得發瘋。

（註二）命運的人亦係一個關於拿破崙的劇本。

第十六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啊，你這十足有趣的人兒。你真可愛！你的信跟我的冷雞肉餅同在桌上做我的晚餐；我在進餐的時候始終笑個不停。我在離開「工場」之前，聽見亨利說你明天中午十二時半要和他會面，就覺得很快樂。後來他送我回家，可是沒進來；接着又是你的信，和明天出版的星期六評論！

不要誤解我的話，不要在你的心目中把我當做一個「不曾碰到值得碰頭值得認識的男人」的可憐可愛的女人！這是與事實不符的。我曾碰到許多高尚的男人，覺得他們全都是值得認識的傢伙；我愛他們每一個人（不要誤解我）我爲了關懷他們，真弄得精疲力竭了，可是我永沒遺棄他們（這真是荒謬可笑的事情）我必須讀你的劇本。把堪達借給我不可以嗎？你以爲我會帶它逃走嗎？

一點也不錯。我正是「一個和藹可親的女人」。已經有許多人這麼告訴我過。噫！晚安，你這可愛的人。你真妙啊，你們明天中午十二時半都要在那邊會面，而我倒不能去。可是我曉得亨利見過你後，一定會立刻驅車到我這裏來，由他的觀點上，把關於你的一切事情都告訴我的。但他是這麼一個聰明的老糊塗；當我們一同認識人家的時候，他總由我的眼光去觀察他們的。唯一的例外是批評家！

我剛把你的信再讀過一遍，不禁鬨堂大笑。謝天謝地，這裏沒有別人，時鐘已經敲一下了。晚安——晨安。
你這可愛的東西！
E. T. (愛蘭黛麗)

一八九六年九月廿六日。



婦女時裝是世界經濟的獨裁者。

時裝潛勢力

羅一山

——C. Patrick Thompson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

二月號倫敦“Britannia and Eve”雜誌——

婦女裝飾的改變是世界上一個極重要的經濟現象。世界人造絲的總產量在一九二五年是一萬萬磅，一九三四年增至七萬萬五千萬磅，一九三五年增至九萬萬磅，到一九三六年是要超過十萬萬磅的。這種情形和婦女時裝很有關係。日本人把絲襪，人造絲衣料，和化學珠寶運到美國等三十餘國家銷賣，以其贏餘去買戰艦和軍火。德國靠着國外匯兌的大量入超，去實行重整軍備的空前偉大計劃，因為盎格羅塞克遜的民族爭買德國在普福次亥謨(Pforzheim)機器廠所出產的特別顏料和化學珠寶呢。亞麻布工業區厄爾斯特(Ulster)的經濟復興，大部分的原因乃在英美的時裝需要大量的亞麻布。這種需求弄得原料的價格增高一倍，使出產世界穀類百分之九十的俄人笑口常開，喜歡不置。

今日的時髦婦女穿着些甚麼東西呢？依着身形而製的又緊又窄的外衣啦，無需肩帶也可穿得很牢的無背禮服啦，鑽孔的橡皮腰帶啦，以裝飾為目的的襪帶啦。這些東西都是橡皮工業日益發達的主要原因。

「下季節的時裝的流行顏色是淺綠，深藍，綠與棕的混合色，和黃，紫與藍紫的混合色。」

時裝的顏色是變幻不定的。今日化學重工業請了許多專家，天天在研究新織物顏料，在研究與新原料相調和的顏料；他們在這方面所耗費的金錢，是比研究新炸藥和新毒瓦斯的經費還要多的。由廣告費和宣傳費為標準而言，婦女裝飾業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工業。汽車，便藥，和罐頭食品等工業，還是遠不及它呢。

根據某種有趣的統計，在世界兩個最大的時裝市場——英美兩國——裏，一九三五年有價值二十萬萬元的婦女衣服沒有人要穿；這些衣服並不破爛，只是不時髦吧了。結果婦女不得不再花個二十萬萬元，去買時髦的新裝。用這種改變時裝樣式的方法去增加世界金錢流通的速度，其效力之大，遠非甚麼經濟專家所發明的驚人祕方所可比擬。

化妝工業日益繁榮，美容室日益發達。在一九三五年，世界用在脂粉，香水，美容霜，口紅，及其他婦女化妝品的金錢，共有十萬萬元之多。英國在一九三五年用了一千萬盒的胭脂和值六百二十五萬元的染髮藥（僅及美國消耗量的四分之一）。可是這些數字和五年後的比較起來，恐怕是不值一提的吧。

在歐戰前，英國首相亞斯啓士（Premier Asquith）的夫人有一天允許她的巴黎成衣匠，在倫敦唐甯街十號首相官邸舉行一次時裝展覽，使她的朋友有欣賞新裝的機會；這是現代時裝業大量生產技術和有力宣傳廣告術的開端。這個舉動在經濟方面沒有甚麼意義，因為當時所謂時裝，僅是一些貴族，富豪，名女伶，和上等賣淫婦的專利品，價錢甚高，勢力不能普遍。

然而，在二十多年後的今日，時裝業已經和大量生產的機器發生了極密切的關係，使入款有限的婦女，也可以跑到大百貨商店，去買一件時髦的外套，帽子，或圍巾；這種式樣合時的服裝，在過去的時代只有小數的富貴婦女才有享受的幸福。

一九三四年秋，英國有一個皇族出面贊助棉織品的時裝運動。這種舉動跟不景氣的棉織業的宣傳絕無關係。可是，蘭開夏工業區棉織品在英國國內的銷路，於短短的四個月中，已增加九百萬碼了。據一個棉織業領袖的統計，如果有方法可使襯裙再流行起來，棉織業在英國就可以恢復二十萬萬碼的銷路，把人造絲的市場再奪過來。

墨索里尼在上台的初年，曾竭力提倡女人的「自然主義」。當時意大利政府是反對拔眉毛，塗胭脂，擦口紅，和「巴黎式的裝飾」的。當局努力企圖創造一些意大利所特有的時裝式樣。政府命令成衣匠製成一些「正式」的服裝出賣。不料銷路極壞，青年女人看見那些官定的衣服，都不約而同地大搖其頭，避之唯恐不及。後來，墨索里尼終於覺悟女人是不像男人那樣容易統制的；他覺得干涉女人的愛美特性和時裝見解，是人類心理學上一個極大的錯誤行為，其荒唐有如美國政府之禁酒法令。意大利的工業和國家的經濟力量，都不能抵抗婦女對時裝的獨特意見。

德國國社黨掌權之後，禁止美容品，裝飾品，絲襪，及時裝熱的婦女所需要的一切東西。結果政府反而須下一道命令，嚴禁熱心的國社黨黨員在街上洗除婦女臉上的脂粉；同時宣稱：婦女穿薄紗的衣服，塗點胭脂，並不

就是不忠於國家領袖的表示。不錯，德國政府已經覺悟這隻生金蛋的鵝兒是很寶貴的東西，把她殺死便不會使國家財政受了一個致命傷。

蘇聯當局起初以為新時代的蘇聯婦女對那些式樣一律的「合理」服裝應該是十分滿足的了；可是結果發見這些夏娃的後裔一致表示反抗，不覺大失所望。她們在衣服裝飾上需要個人的競爭，她們希望出奇制勝，她們要表現人生的向陽面。蘇聯的統治者也覺悟四千萬婦女的市場是不可忽略的了。

在這種局勢之下，各地的時裝專家自然曉得怎樣適應環境，迎合一般婦女的心理和嗜好，用很聰明巧妙的方法，去提倡一些日新月異的新必需品和新奢侈品了。

人造花流行起來了，英法三國的婦女一用就是一千五百萬元。婦女喜歡玻璃臂釧了，製造家在一個季節裏就賺到五百萬元。「有人在戴長手套了，」長手套製造家在英國便多做了一百五十萬元的生意——由一百二十五萬元跳到二百七十五萬元。寬袴（Pyjamas）並不是海邊遊樂的必需品，可是女人沒穿寬袴便不算時髦；於是以金錢的碼尺計算起來，英國一年就多花了二百七十五萬元，美國多花了一千五百萬元。皮鞋的樣式現在也改變得跟衣服樣式一樣快，因此皮鞋業在過去兩年間便多做了一萬萬二千五百萬元的生意。

自從女人短裙流行之後，長襪就變成不可少的東西。長襪的製造業日益發達，其所付的捐稅已經成為英法意德日波蘭坎拿大等國國庫的重要收入了。肉色長襪的流行使特種肥皂的製造商獲利甚豐，因為現在女人洗襪子，已經差不多跟刷牙齒一樣地成為習慣了。

時裝設計家由歐亞各時代的藝術品，由地中海沿岸漁村和奧地利山中居民，獲得無數的新裝式樣。可是近年來直接間接左右婦女時裝的最大力量，倒要推好萊塢的影片公司；它們用奇妙的化裝術去創造美女，更用驚人的廣告術去給她們宣傳，使她們成爲世界千萬婦人少女的妒羨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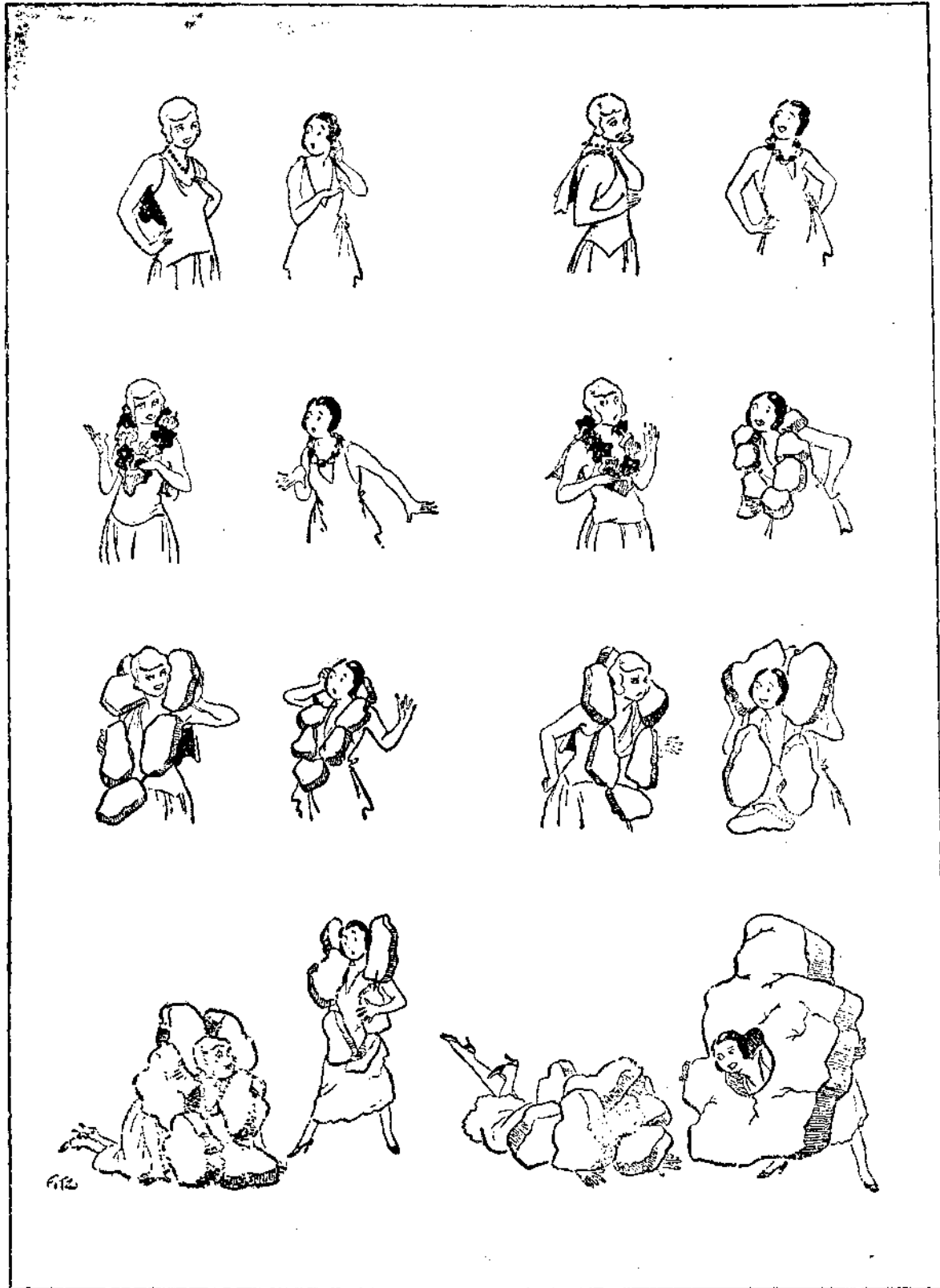
嚴肅的道德家和社會大家常常悲歎世界時裝費和美容費的有增無已。可是我們的文化現在已經不能離女服的綉邊，賤價的裝飾品，香水，脂粉，和時裝等物而存在了。

本 刊 預 告

- | | | | |
|-----------|-----|------------|-----|
| 科學能創造生命嗎？ | 王貽謀 | 借錢 | 亞伍 |
| 太陽黑點與不景氣 | 李心永 | 懶惰的眞因 | 王宏喜 |
| 讓娘兒們幹吧！ | 羅一山 | 幹嗎要離婚 | 陸茜 |
| 百萬富翁的煩惱 | 王潛庵 | 和平教育 | 陳未鳴 |
| 報紙大王赫斯脫 | 黃嘉德 | 囹圄生活 | 洪鵠 |
| 個性的化學 | 孔斯文 | 瘋狂畫家(西書精華) | 黃嘉音 |

爭奇鬪勝

轉載笨拙





一位蘇聯的婦女問題權威，發表調查兩千冶金工人結婚生活的結果，對於離婚法有重要的建議。

蘇聯的婚姻 杜尤

——S. Kopelianskaja原著，載莫斯科政府日報 Izvestia.

轉譯自一九三五年十月份活時代雜誌。

在一個明朗的清晨，伊凡阿勒索維支 (Ivan Alexeievich M.) 接到一封人民法庭的通告，叫他出庭，因為他遺棄妻子與小孩。他驚異極了。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一定是有什麼誤會發生了……

當然是一種誤會，因為伊凡阿勒索維支已經在幾天以前到離婚局去，取得與他夫人離婚的許可證了；可是這件事沒有人曉得，連他的夫人（是過去的夫人了）也毫不知情，因為他何必預先叫她難過呢？他又何必叫自己多生麻煩呢？他預備自己關照他的前妻，決定在他的假期中給她曉得。但是小孩怎麼辦呢？那自然，他也計劃要照顧他們。無論如何，他在假期完畢回來以後，得同這些小孩的母親有個諒解，可是現在，正當假期以前，他需錢甚急，尤其是他不是一個人走的……而且，這完全是一件家庭私事。總之，他還是一個自由的公民。他幾時要離婚，就可以離婚，毫無問題。甚麼法庭，甚麼照會，這話真不知從那里說起。於是伊凡阿勒索維支便怒不可

退，悻悻地到法庭上去解釋「誤會」。

其實事情一點也沒有什麼誤會，伊凡阿勒索維支對於蘇維埃法律，一點也沒有讀熟。那是實在的，沒有人能夠阻礙他「離婚的自由」，可是假使是「單方面」的離婚，那就是說，當妻子不在場時得到離婚許可，而且假使這對夫婦之間有小孩，那麼在離婚的時候，就要說明撫養小孩的責任，由誰負擔。離婚局把這事件轉到人民法庭上去，這法庭的責任是解決一切關於保護小孩的事——他們要跟誰住？父親要出多少錢撫養小孩，多久付一次等等。換句話說，伊凡阿勒索維支以為撫養小孩是他個人的私事，他錯了，撫養小孩不是個人的私事，而是蘇維埃政府所注意與認為重大的事件。

二

多少人視離婚為兒戲？多少青年男女沒有想到婚後的責任便莽然踏入婚姻之門？這是不是一種對婚姻，離婚，與家庭繁殖的馬虎態度，這種態度是不是蘇維埃生活中的大衆病態？

母性與兒童保護協會的社會與法律部，最近調查兩千個冶金工人的家庭，一共有七千人，都是住在莫斯科的。此外，我們又研究了幾百個贍養案件與幾百個離婚案件。我們這樣來斷定結婚時期的短暫與離婚的理由，覺得非常有趣；結婚的動機，青年男女的年齡，他們的態度，都可以從他們婚前相識時間的長短看出來。枯燥的數字統計與栩栩動人的生活真相，使我們相信大多數的工人，對於結婚與離婚問題，都採取一種嚴肅與細心的態度。可是有時我們也遇到兇暴的相貌，過去的遺跡，未開化的古人對付女子的態度，也有人利用婚姻與

家庭生活等法律，爲所欲爲。

三

蘇聯青年女子平均是幾歲結婚的？從統計上我們曉得現在女子的結婚年齡是比革命以前增高了。我們在調查的時候，把一切案件分成以下幾種：革命以前的婚姻，革命後結婚在四年以上的，革命後結婚在四年以下的。我們所得到的結論是在革命以前，女子大多在二十歲以前結婚，說得準確一點，是在十七歲上下的時候。在我們所調查的婚姻總數下，百分之三〇·七是在女子未及十七歲時舉行的，百分之七十八是在女子未滿二十歲時舉行的；祇有百分之一五·三是在二十一歲到二十四歲之間舉行婚禮的，因爲過了二十四歲的女子要結婚很是困難的。父母都想把女兒越早嫁掉越好，結婚生活是女子惟一的運命。

在革命以後結婚四年以上十四年以下的，祇有百分之五六·九的女子是在二十歲以下結婚的，至於那些婚期較短的——結婚未及四年便離婚的——祇有百分之四四·四是在她們二十歲以下結婚的。至於目前的婚姻呢，百分之四八·八的女子在他們二十歲以後才結婚——百分之三六·六在二十到二十四歲之間結婚，百分之一二·二在二十五歲到二十九歲之間結婚。爲財利與家境而被迫早婚的女子已經消滅了，蘇聯的女子再也不被父母強迫與她所不愛的人結婚。從女子結婚年齡增高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蘇聯婦女對於婚姻與家庭問題的重視，假如我們再看結婚的動機與青年男女婚前交往時間的延長，這一點就更顯著了。

關於婚前相識這一點，也有許多有趣的特殊改變——根據我們的調查，在革命以前，百分之五三·九在

男女相識後一個月內結婚；百分之五·六在相識後一個月到三個月間結婚；百分之一八·五在相識後三個月到十二個月間結婚。祇有百分之二十二對夫妻在相識一年以後才結婚。這數字包括着許多俄國革命前的悲劇——計有百分之五三·九在那時候，大家是因爲順從父母，要使父母快活才結婚的，有許多人爲了滿足虛榮心而結婚；婚姻是一種商業上的交易。革命後的婚姻便完全不同了。在那些結婚四年以上的夫婦中，百分之五五·七在相識六個月以後才結婚，祇有百分之二一·四相識不到一個月便結婚。至於新近——四年以來——成婚的配偶，其比例率前者是百分之五十三，後者是百分之二十·七。當然，婚前相識時間的久暫祇是現代蘇聯民衆對於婚姻態度的一部份特徵。在人生中有許多其他成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普通講來，婚前相識的時間較長，能叫雙方當事人對於彼此的性格，嗜好，趣味與習慣有更真切的了解，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因此，五分之一以上的婚姻在相識不到一個月結成這一點，是一個頗爲嚴重與麻煩的問題。

四

可是我們不妨拿以下這種事件來談談，比方說男女兩人從小就認識，而且一直相愛着。他們時常碰頭，戀戀不捨。於是他們就結婚了，一同組織家庭，可是這時向來雙方都沒注意到的困難發生了——『我想他真可厭極了；』或是說，『我從來不曉得他這麼卑鄙；』或是說，『真難跟他同居，他一直在吹毛求疵；』或是說，『他不讓我去赴會，他不讓我在晚上讀書，他不相信我是真到學校里去的；』或是說，『她真平凡極了，我在和她結婚以前一向不曉得的。』這些都是到『離婚註冊處』來的人所說給我們聽的故事。

蘇維埃的婚姻大多維持得很長久。在我們所研究的離婚案中，大半是在結婚五年或十年以上才離婚的。根據我們在冶金工人中的調查，離婚的動機如下：

最大部份的離婚案是由「意見不合」而起的。這種離婚案在結婚四年以上的夫妻中佔百分之二九·九，在婚期較短的婚姻中佔百分之三一·九。調查短命的婚姻，我們可以看出一大批複雜的人生問題，一張心理、生理以及社會原因的蛛網。遇到這種事件時，離婚的容易阻止了家庭悲劇與人命慘案的發生，這是蘇維埃法律上一件最偉大的成功，因為這樣一來，人類都有建造自己生活的自由，不必帶上列寧所常攻擊的「卑鄙的偽善者」的假面具了。可是那些因「意見不合」而夭折的婚姻中，有許多離婚的動機是由舊道德而起的。「我以為她是個處女，」卡爾說。「唔，原來她不是。所以我便走了，我要離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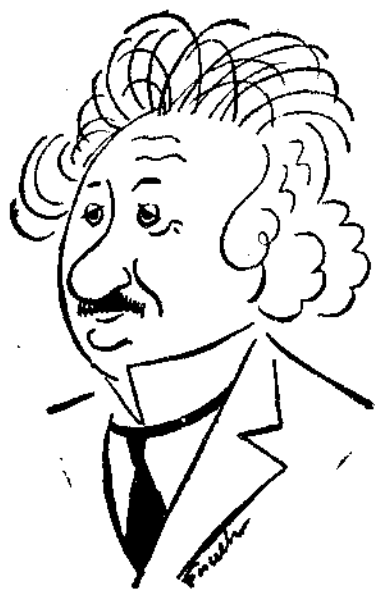
在那些因「意見不合」而離婚的案件中，有許多明明是不該結婚的。「我因為真要跟牠結婚所以就和他結婚。他是我母親的一位好朋友。我從小就認識他。」在他們結婚的時候他已經五十五歲了，而她祇二十歲。離婚的理由是很明顯的。

很不幸的，有許多離婚案件的發生，是由於「酗酒與殘忍」；在那些婚期在四年以上十四年以下的離婚案中，百分之十九·六是由以上的一個或兩個理由而起的，那些婚期較短的離婚案中，百分之二四·五是由以上的理由而離婚的。從以上這些數字中，我們可以看出蘇聯婦女的文化進展，她們再也不情願和酒鬼同居了，也不情願和待她凶暴的壞同志同居。

五

要尊重蘇聯的結婚與離婚的法律，我們祇要回憶偉大的列寧所說的一句話好了，「我們因在這領域中的成功而自鳴得意，這是再對沒有的事了。」可是好的法律也需要好的實行。今日，在這工人的生活環境與文化生活有偉大革變的時候，在這羣衆的物質幸福正在日進月昇的時候，在這我們向父母們作公正的要求，叫他們撫養我們下代子孫的時候，這整部的法律需要更嚴格的管理與實行。

第一點，當單方面的離婚案發生時，我們應該詢問另一方面，看他可曉得這離婚案——特別是在丈夫想求得自由的時候——同時也要曉得女方在離婚時是否懷孕。在這種單方面離婚案發生時，最好的辦法還是對方也到場——比祇把離婚通告書送去好——叫他或她曉得離婚的理由，同時解決子女的贍養問題，假如當時女方懷孕，不能工作，那麼關於她的贍養問題，也要順帶提到。我們對於婚姻律的第一百三十二條，也要嚴格施行，這條法律是說在兩人註冊結婚的時候，雙方都應該報明過去註冊與未註冊的結婚次數，和雙方子女的人數。還有一點，我們應該施行一條法令，這條法令是：假如兩人離婚，而未談到子女的贍養問題——特別是在單方面的離婚案中——那麼離婚局方面便有把此案移交法庭的責任。同時，男女雙方，假使有一方面在結婚時故意把阻礙結婚的因素隱藏起來，在結婚以後才發生問題，法律對於這種人的制裁，也應該切實施行。我們同時也應該在青年中多事工作，因為有許多青年男女結婚時，對於家庭法律，一點也不懂。最重要的一點，我們應該對輕視婦女與兒童的錯誤態度攻擊到底。



愛因斯坦知道大家所不知道的事情，同時又不知道大家所知道的事情。

相對論者愛因斯坦

黃嘉德

——Alva Johnston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三年

十二月二日與九日美國紐約客——

在歐戰期間，科學家中只有數學家 and 天文學家工作如常。其他的學者都在從事戰爭工作。物理學家在製造更好的遠測機，化學家在研究更厲害的毒瓦斯，神學家在證明他們的上帝在戰壕裏追求勳章。可是天文學家和數學家卻沒有盡他們的『國民義務』。當戰爭方烈時，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正在柏林該撒威廉學院完成其學說，而英國的天文學家也在預備試驗他的學說。此種工作無異是認敵為友。這一類科學家始終是危險的國際主義者。

在過去的時代，科學家不相信聖經中一些公認的真理，如地球是扁的而且有四個角之類，而使教會和政府大吃其虧。甚至在二十世紀的今日，研究宇宙的科學家仍不免被目為危險分子。美國軍團當局認愛因斯坦為赤黨，竭力反對他在美國上岸；婦女愛國會向美國國務院上呈文攻擊他；有個美國領事弄得他幾乎不能啓程赴美；紅衣主教奧康奈（Cardinal O'Connell）排斥愛因斯坦的學說，說它是荒謬的，無神主義的，而且

不道德的；一個宗教作家說愛因斯坦的學說係由十三世紀某聖賢的著作中抄襲而來。然而，在這種四面楚歌的惡劣環境之下，愛因斯坦還是坦然依着其已定的計劃進行，不爲所動。他於一九三〇及一九三二年到美國兩次；現在更公然在潑林斯頓大學從事數學研究工作呢。

當凡爾賽和約尚未簽定時，英國的天文學家已經給愛因斯坦的學說提出證明來了；這種舉動很可以表現天文學家反國家主義的色彩。自從一九一九年五月天文學家在巴西和西非洲觀察月蝕，證明愛因斯坦計算的準確之後，世界已經沒有科學家懷疑他的學說了。能推翻愛因斯坦的人便可以永垂不朽。

愛因斯坦過着隱士的生活。他素來所接觸的人僅是一些跟他一樣的默默寡言，學識淵博的學者；因此突然的顯耀使他有點驚惶不安。訪問者，攝影者，獵獅者，社會運動提倡者，請求證明書者，以及各式各樣的英雄崇拜者和投機分子，都蠢擁着跑來找他。生性柔和的愛因斯坦在他們的手中簡直不知如何是好。環境迫他去做政論家，宣傳家，和預言家。他給這些討厭的人物纏了十四年之後，已經訓練出一些抵抗力，可是他還不曉得怎樣圓圓滑滑地說聲「不」字，使人無隙可乘，所以他依然成爲一般不折不撓的好管閒事者的戰利品。今日的愛因斯坦已經恬然坐上大衆偶像的寶座上了。他已經給大衆捧成一個機智者和一般問題的權威者。他大約將步蕭伯納的後塵，做個世界零碎問題的專家；可是他的臉上仍舊露着早年的惶惑表情。他那對大眼睛永遠發射着驚奇的光芒。

愛因斯坦知道大家所不知道的事情，同時又不知道大家所知道的事情。世界大富翁的名字在他的腦中

沒有留下一點印象。他把洛基斐勒基金會一張值一千五百元美金的支票，拿去做挾書籤，結果失掉那部書，又記不起支票是誰送的。後來愛因斯坦夫人費了幾星期的工夫，才把手續弄清楚，取得一紙支票副張，領到款項去付一個助手的薪水。

愛因斯坦是個智能上的大力士。他已經完成了非常巨大的工作。依相術的原理說來，他應該是個花崗石製成的奧登堡型北歐巨神；他的外貌不該像詩人或音樂家。由理論上說來，他應該有鋼鐵般的意志，而不該那麼柔和，溫順，有可無不可，處處與人妥協。這似乎是因為愛因斯坦和多數大人物不同，不必驅迫自己去工作。據他一次在柏林歡迎物理學家普蘭克 (Max Planck) 宴會席上的演詞，他的研究工作是一種高尚的宴樂，他的整個科學生活是一種永遠的狂歡節。前一位演說者曾講及大科學家所需要的「挨苦的勞作」和「超人的意志」。愛因斯坦不贊成這個見解。他說，「這種每日的奮鬥並不是受甚麼原則或計劃的指揮，而是發源於個人直接的需要。這種事業所必需的情感狀態跟宗教信徒或戀人的情感一般無二。」換句話說，他的研究工作僅是自然的衝動，絕不需要意志的刺激。他自己的解釋一定是很正確的，因為此外我們找不到充足的理由，可以說明他那種不可抵抗的工作力量，和對社會一般關係的柔和馴良的性格。

我們試舉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幾次敗仗來說：他有一時期不願為慈善會彈奏提琴，因為一來他自以為技術不好，不該時常獻醜；二來他覺得對職業提琴師不住。然而在人家催迫之下，他終於獨奏多次。他有一回到美國去，在船上不願住最華麗的頭等房，因為他很反對奢侈生活；可是後來聽說輪船公司當局因他不賞臉，頗覺

不樂，所以他終於默然答應了。他到印度旅行時不願坐黃包車，因為他覺得把人類當拖重牲畜是不仁的舉動；後來他再想一下，以為黃包車夫也得賺錢過活，便開始大坐其黃包車了。

平常這麼容易受催迫的人，一定會降低了地位，隨波而逐流的，可是愛因斯坦不會這樣，因為他有審美的感覺和脫俗出世的人生觀。他不會幹甚麼卑鄙齷齪的事情。他甚麼都不要；他不受甚麼東西的誘惑。當他在一九二一年得諾貝爾獎金時，他把那筆錢捐給慈善團體。當一個雜誌社出了一筆大款子，請他寫篇文章時，他用輕蔑的態度一口謝絕了。他嘆道：「甚麼？他們以為我是門拳師嗎？」可是他請該雜誌社把稿費減了一半之後，終於寫出那篇文章，去滿足他們的奢望了。據說他開頭不願接受潑林斯頓大學研究院的職務，因為薪水委實大得太無道理了。後來學校當局把原定的薪水大打折扣，才獲得他的同意。他反對人家送他禮物，可是當他於一九三〇年到美國時，他接到五支提琴及其他許多貴重的禮物。最後有個崇拜他的人硬要送他一支值三萬三千元美金的提琴，他忍無可忍，堅決拒絕了；他說以他的音樂造詣而論，還沒資格玩這件樂器啦。在過去幾年間，不斷有人以大量的金錢，請愛因斯坦給牙膏、便藥和香烟寫「證明書」。他說這是「賄賂」的行爲，一口回絕，不給他們一點商量的餘地。他以為金錢是應該花用的東西；他在一九二七年資助一百五十家柏林窮人。

愛因斯坦於一九三〇年搭柏根蘭號往美。該輪依慣例在紐約停泊五天，才啓程往太平洋岸。這位科學家，在離法之前，宣稱決留船上，不接見記者，不攝影，不演講，也不上岸遊覽。可是他被纏得無法可想，祇好改變全部計劃。在輪船停泊紐約的五天內，他的時間完全給談話、播音、演講、午宴、茶會、晚宴、觀劇、遊覽等佔據了去。他在船

上接見記者，費時極久，後來毅然決然說聲『不要了』，便躲起來。有個記者找到他，一定要他發表談話。愛因斯坦用斥責的口氣，慢吞吞地說，『馬上給我滾開吧。』接着他看見那記者臉上的失望表情，便換了口氣，叫道，『回來，青年，我要答覆你的問題。』他也不准記者畫他的像。可是有一次他看見一個藝術家偷偷摸摸畫了一幅素描，竟欣然拿過來簽名，另外寫了幾句德文詩，大意是『這隻營養過當的肥豬好像是愛因斯坦教授。』

大衆對這位科學家及其原理爲甚麼始終具有濃厚的興趣呢？這是一個未解決的愛因斯坦問題。以愛因斯坦工作的專門性質而論，大衆對他應該是漠不關心才對。事實上愛因斯坦的原理不但是天文學或物理學上的偉大創作，而且也是社會心理學上的偉大試驗品；它表現一般人對科學中心問題的興趣和關懷。愛因斯坦那本薄薄的小冊，滿堆着數字和數學上的符號，在大衆心目中却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他現在已經變成地球上唯一的大衆偶像了。據愛因斯坦本人的觀察，這全是『羣衆心理』的表現。有個心理學家研究愛因斯坦千萬崇拜者的心理，發見這位科學家受人注意的緣故，是因爲他的原理深奧難測，不可思議。解釋愛因斯坦原理的書籍雖然已經出了幾百部，可是一般人對之依舊是莫名其妙。據說在一九一九年，世界只有十二人懂得愛因斯坦的原理，可是叫他們去讀那些解釋愛因斯坦原理的通俗著作，却又不知所云。據觀察家的意見，一個懶人如果想了解愛因斯坦的理論，頂好先去研究十五年數學；讀那些通俗著作是越讀越糊塗的。愛因斯坦是一位超越國界的偉大科學家，是世界的第一個公民。在這種國際主義的地位上，他由世界各地的崇拜者接到大量的信件；大家徵求他對藝術、文學、政治、靈魂、經濟、家庭糾紛等等問題的意見。他的答復證

明他對科學範圍外的許多問題，也是很有研究的，蕭伯納說，對他的戲劇的最佳批評是愛因斯坦批評聖女貞德（"Saint Joan"）的一封信。愛因斯坦處置信件的态度很是奇特；一切人類在他的眼中是一樣大的；他的禮貌並不跟發信者的地位或聲望成正比例。他把不感興趣的信件丟開，不管發信者是偉人或常人。當他由一個失業的工人接到一罐烟葉時，他寫了一首詩感謝他。他常常寫美麗的小詩送給那些取他的名字以紀念他的小孩。他很注意神童一類的人物。有一次他接見一個創立「無窮動」（perpetual-motion）原理的十二歲神童，在工作百忙中居然跟這位早熟同志作半小時的共同研究，後來發見該項原理中的計算有些錯誤。

愛因斯坦是個心性極恬靜的人，只有不易激怒的人才會完成他那麼偉大的功績。他的工作便是去解決無量數的複雜謎，每次的成功都是許多失敗的結果。他往往聳聳肩頭，輕輕把多日勞作的成績全部拋棄，從頭重新做起。他完全沒有一點袒護自己的偏見，所以人家無論怎樣批評他，都不至於引起糾紛。他說，他不懂意見的差異怎麼會激起私人的吵架。然而，愛因斯坦終究還是一個人，有時偶然也會發一點脾氣。一九三二年，他在日內瓦被一個巴爾幹的代表侮辱了；那代表在會議席上問道：「這猶太人代表誰呢？」當時愛因斯坦默然不語；後來他回旅館，才在提琴上彈出一些難聽的不協調的音樂來，稍微發洩心中的憤怒。愛因斯坦夫人說，這位教授外表雖很恬靜，心中不快時却會臨時奏出一些可怕的狂曲。他很喜歡駕駛快艇，以為消遣。如果有人說他駕駛術不甚高明，他便會赫然震怒。他是一個溫順而謙卑的科學家，同時也是一個好虛榮而驕傲的艇長啦。

據一些崇拜者的見解，愛因斯坦的偉大乃在他有一種特殊的超俗意識，絕對不受一般傳統觀念的成見

所支配或拘束。他那種超然絕俗的智能發展，使他胆敢懷疑科學上一些最神聖的假定。當他二十六歲時，他大胆宣言說，牛頓時代以來那種關於宇宙的根本信仰，僅是人類的偏見。他簡直是脫離了人羣，由上帝或魔鬼的眼光去觀察宇宙間的事物。可惜他只能用數學的符號，而不能用散文或詩，去表現這種默示；否則人類所得的幸福也許更大。他在三頁信紙上，寫滿了數學的方程式，去表現他所得到的異象。據一些觀察家的意見，這三頁方程式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文獻，是人類最偉大的智力成績。

愛因斯坦智能的偉大是毫無疑義的。早年的環境也許很有助於他那種超然絕俗的意識，使他能夠站在世界之外，用超人世的眼光去觀察宇宙。他對政治、社會、宗教等問題的見解是很自由的，不受拘束的。他生於德國；父母都是猶太人，但他父親却是個自由思想者。他小時在天主教學校念書，青年時代曾在意大利住過；後來在瑞士一間招收各國學生的學校受高等教育。他改入瑞士籍，自命為世界公民。他的第一位夫人是個塞爾維亞（Serbia）的天主教徒。他早年就和各國的科學家接觸。他住在一種排斥普通偏見、忠順心理和傳統思想習慣的環境裏。他做人的超然絕俗，跟他做科學家的超然絕俗頗有關係。如果他是個良好的德國公民，良好的猶太人，及良好的交際家，相對論也許還未產生呢。

愛因斯坦以一八七九年三月十四日生於德國烏爾穆（Ulm）。翌年全家遷居慕尼黑（Munich）。愛因斯坦小時是被視為笨孩子的。他的口才很遲鈍，有人甚至疑心他有點低能。當他十歲時，一個年紀較大的同學——名叫達爾梅（Max Talmay），現在紐約做醫生——給他幾本柏因士坦（Aaron Bernstein）的自然科學

通俗著作。這幾本所謂「偽科學」的書籍激起了這孩子對科學的熱誠。愛因斯坦後來常常寫些散文或詩，去感謝達爾梅博士送他這些書籍的美意。他在十五歲時跟他父親（一個電氣工程師）到米蘭去，十七歲在瑞士 沮利克（Zurich）的工藝專科學校讀書。有個女同學名叫曼麗，便是一九〇三年以後的愛因斯坦夫人。他們生了兩個兒子，數年後因故離婚。愛因斯坦於一九一一年與他的表妹伊爾莎（Elsa Einstein）結婚。

他在沮利克開始其偉大的科學事業。他專心研究光學，企圖由實驗中探索出光線射過「靜止的以太」（motionless ether）的情形。他以為這實驗也許可以說明「以太」的性質和地球的動作。可是這實驗終究沒有弄出來，因為他聽見已故的邁克爾遜博士（Dr. Michelson）曾於一八八七年在美國 沃海沃州做過一次。邁克爾遜博士的實驗得到一個驚人的結果：就是世間並沒有「以太」這東西。科學家因此覺得大為惶惑，議論紛紛。後來大家承認「以太」的原理和牛頓的學說一定都有錯誤的地方。愛因斯坦正在這時候踏進科學界。他決定放棄一切實驗，專門研究「以太」原理和牛頓學說，企圖找出其中的錯誤。他的儀器僅是一本拍紙簿和一支自來水筆；他的實驗室便在他的帽子下。他的一個最重要的新觀念是在駕駛快艇時想起來的。

愛因斯坦這時候得賺錢過活。他在實際生活方面的智識頗為缺乏，所以做了三次教員，都不能保持他的飯碗。後來他得一位舊同學的介紹，在瑞士 百倫（Berne）的國際專賣特許局做檢驗員。這是一九〇二年，當他二十三歲的時候。愛因斯坦把日常的公務辦得十分妥善，可是他却拿公餘的時間來做自己研究之用。局中的職員在辦公時間內是不許幹私事的。愛因斯坦承認他每天都故意違背這條規則。他常常偷偷摸摸地在紙上作

數學題，一看見上司進來，便趕快把紙頭塞進抽屜裏。愛因斯坦缺乏那種做事務員者的良知。他是個永不使別人吃虧的人，可是都不惜違背辦公室裏一條無理由的規則。在一九〇五年，當他二十五歲時，他發表了五篇重要的科學論文，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那篇「特別相對論」——愛因斯坦原理的根基。他在這篇論文裏攻擊一些重要的宇宙律。這件深奧的文獻只有數學家才看得懂；柏林的普蘭克教授一看見，便馬上說它是人類思想的大革命。愛因斯坦一邊在專賣特許局度其每天的刻板生活，一邊却在探索一個思想的新世界。根據着這種經驗，他後來常常勸一些研究科學的青年，去找個「皮鞋匠的職業」，以為生活的調劑。普蘭克教授發見他的才幹之後，便把他救出辦公室來。愛因斯坦先後在沮利克、布拉格（Prague）、柏林等地的大學，該撒威廉學院，及普魯士科學院工作。他的「普通相對論」於一九一五年出版。這篇文章立刻引起科學家的莫大興趣；這新原理到一九一九年獲得日蝕照相的證明之後，才得到一般人的注意。

愛因斯坦是否已經完成其主要工作，這是無人知道的問題。他最新的學說是關於重力和電磁力混合的問題，發表以後，各方對之却很冷淡。當一位偉大的智者開拓一片智識的新領域時，登時便會有幾千個科學家侵進去，有時甚至把原來的發現者擠出圈外去。實用科學方面常常有這種現象，例如電話發明家柏爾（A. G. Bell）和大電學家愛迪生都遇到這種情形。愛因斯坦今日依然是舉世無雙的研究宇宙科學的學者，他大約將永遠成爲人類一個最偉大的不朽科學家；可是他常常覺得很難跟得上科學信徒們的工作。他說，有些青年科學家的大胆理論已經使他頗有落伍之感了。

大失所望

轉載幽默家



名 · 人 · 語 · 錄 ·

犯罪是窮人對富人的無組織的戰爭。
Michael Gold

曲線是兩點之間最美麗的距離。——美國

電影女明星梅蕙絲。

我不喜歡他，因為他祇聽他自己所說的話。

——蕭伯納。

我們辜負機器；機器並不辜負我們。

Glenn Frank

讓我們努力做有用的人，使我們死的時候，

連辦理喪事的工人，也會覺得悲哀悼惜。——馬

克吐溫。

人生好像一杯茶；我們喝得越多，便越容易

嘗到杯底的渣滓。——英國戲劇家巴雷。

假使你只能給你兒子一種禮物，那麼就給

他熱誠吧。——Bruce Barton

一般的著作家跟臘腸製造家一樣，弄出來
的東西專要給人家享用，自己是不吃的。——法
國名小說家左拉。

寫歷史的墨水本身就是偏見。——馬克吐

溫。

今日的贖武國是明日的腐化國。——

David Starr Jordan

各種有價值的新運動都須經過三個時期。

第一，人家說它荒謬可笑；第二，人家說它違背宗

教；第三，人家說大家早就知道了。——W. R.

Inge主教。

「正義」的市價不是一般人所付得起的。

——Hilaire Belloc

金錢跟肥料一樣，散播出來的時候才有用。

——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培根。



在街上各處，那些受傷和將死的人們，發出一片呻吟和悲泣聲。在街道的另一邊，受傷的兵士還在人行道上掙扎着，吐出那令人心碎的聲音。唉！我的眼圈已經濕了！

內戰日記

馮秉恬

原著者 Megan Laird，係僑居於西班牙巴塞羅納的美國人。本文節譯自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號美國大西洋月刊。

七月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十一點三十分——繁密的鎗聲在街中發出了個什麼樣子，簡直無從知道。恬靜的世界現在竟變成惡魔的窟穴了。

昨晚，不錯，僅是昨晚，我同丈夫從電影院裏回來的時候，咖啡店裏的人們，都優遊自在地坐着，帶着快活的面孔。他們的談話是多麼悠閒。那時的巴塞羅納 (Barcelona) 是沈靜地浸在清朗的月光中。就是今天早晨五點鐘，我被爆炸聲和突突聲驚醒的時候，我還以為是一個大慶祝節的花炮聲呢。

炮火繼續着，從閉着的百葉窗的格子裏，我們看到兵士和民團正在進攻加爾美里特教堂 (Carmelite Church)。他們隱蔽在教堂附近，向外射擊。街上連一個鬼影也沒有。

鎗聲，炸彈聲，手榴彈聲，混成一片，震耳欲聾。在這聲響稍息的一霎那，我們可以聽見由巴薩羅納各處傳來同樣討厭的回聲，有時和那粗厲的大炮聲混在一起，竟分不出是什麼聲音了。

下午兩點——我們正在最兇惡的戰鬥裏。現在街上有人聲了，也有車輛來往。當有人潛伏走過的時候，總有鎗彈向着他們射擊。在貨車上一個年青的姑娘和男人們同守着一架機關鎗；她笑着舉起緊握的拳頭，行無政府黨敬禮。在教堂鐘樓裏的叛黨，也裝好了機鎗，空氣被尖銳的嗚嗚聲震動了。

外面突然發生一個震天價響的崩裂聲，我們從窗格看見一輛車被彈貫穿後，恰巧撞在街角的一顆樹上。車子立刻粉碎了。車裏的人倒在地上。那是一個受重傷的兵士。他的腰部浸在血泊裏，呻吟着喊出：『我要死了！開一開門吧！看在上帝臉上，開一開門吧！』但是家家戶戶依然是雙扉緊閉。現在街上已經完全被死神佔有了，跑出來救受傷者也是很危險的。

又有兩幢房子倒塌了；一個年輕的孩子摸索到一個閉着的門，用拳頭敲着：『讓我進去吧！讓我進去吧！救命！開一開門啊！』

在街上各處，那些受傷和將死的人們，發出一片呻吟和悲泣聲。我們真不忍再聽下去了。在街道的另一邊，受傷的兵士還在那人行道上掙扎着，吐出那令人心碎的聲音。唉！我的眼圈已經濕了！

街角一家小麵包店的門開了一半。那動作的確有點微妙。麵包師夫婦從門縫裏溜出來，把那受傷的哨兵半拖半抱地弄到麵包房裏去了，他們居然沒有受傷。可是當他們門把關上時，立刻有鎗彈射穿那門板。

剛才兵士所臥的地方，有一灘血漬，把行人道染成殷紅。旁邊遺下一把很好的手鎗，在那裏閃閃發光。一個十六七歲的孩子跑出來要搶這東西，却被一陣彈雨襲擊着，臉向着地倒下去，一動也不動了。

炮火仍然繼續着，街上死的人很多。我們聽到教堂鐘樓裏斷續的機關鎗聲，和街上的回擊聲，呻吟聲，接着是沈寂——再聽到更多的射擊聲，呻吟聲，又是沈寂。如此循環不已，整個下午便這樣渡過。

下午七點——從六點鐘起，戰爭似乎有暫時休止的樣子。街上便也有了人聲。男人們慢慢地踱着，帶着一副頗能隨機應變的神氣。有一個男子同三位姑娘走到街角的時候，有人喊：「舉手！」四人嚇了一跳，便舉起臂膊，並且轉身，計劃如何脫險。在這轉身的一瞬間，一排鎗彈向他們身上射來。其中一個女子（她穿着雪白的衣服，袖上有紅十字的記號）倒在地上。街上立刻又充滿了鎗聲。沿街的門都轟然緊閉。說也奇怪，街上的行人馬上又無影無蹤了。

穿白衣服的姑娘躺在被射倒的地方。她的肩和裙都染遍了血。射擊的把戲繼續演着……

突然有三個青年在街上出現，把那受傷的姑娘抬起，抬到一個門邊，那門馬上就開了，放他們進去。二十分鐘後，不知爲什麼他們又溜了出來。這回却早有鎗等着他們。結果兩個倒在門下，一死一傷。今日的西班牙是連救護工作都不容許了！

七月廿日星期一——九點到十一點是開戰以來炮火最猛烈的時候。街衢，住宅，和屋頂都在彈雨中。飛機在教堂鐘樓的高空盤旋；用機鎗掃射地上的建築物和街衢。

可是十一點鐘時，炮火居然停止了。教堂鐘樓上豎起一面白旗。街上立刻便充滿了歡騰的人們。兵士和民團竟沒有法子驅逐他們回去。他們恣恣然擁至教堂面前，磨拳擦掌，在憤怒中狂舞着。

十一點三十分——他們開始把那些死傷的人從教堂裏抬出來。紅十字救護車因為不能穿過羣衆，只好在遠遠的地方停下。一個穿制服的長官，手持紅十字旗前導，後邊抬昇床的人慢慢走近教堂。

第一個抬出來的是一個軍官的屍體，羣衆對這屍體歡呼喝彩。第二個是一個死教士，羣衆也對他歡呼舞蹈。因為教士們以教堂庇護叛徒，他們把教堂裏的人一個個抬出來；也有傷的，也有死的。羣衆對普通兵士倒沒什麼怨恨；那些人立刻被釋放，甚至被扶回自己的家裏去。——他們原是被迫而戰，奉命而戰的呀。但是民衆對那些教士和軍官，却是不寬恕的。有人唾罵那已死的軍官；有人奪取那抬着受傷教士的昇床。

於不知不覺中，羣衆突然全體武裝起來了。各人手裏都揮着一枝步鎗或手鎗，無鎗的手裏也有一柄尖頭的厨刀。那些兵士竟無力制止他們。羣衆主張放火燒教堂。於是黑煙滾滾上升，愈來愈烈，映成一片黑雲。但羣衆仍不住手，他們等着看這陣火如何驅出那些教士。

第一個人突然逃出來了。他由一個傾塌的旁門鑽出，向前跑着。他馬上被人救上一輛車，疾馳而去。其餘的教士們也都魚貫而出，他們穿着平常的衣服，以手抱頭，向衆人哀求。但是現在兵士已被擠在一旁，由羣衆來執行一切了。一架機關鎗正對教堂架好。逃出來的教士掃數飲彈而死。

現在他們大約已經全出來了。羣衆開始作鳥獸散。但教堂的門又開了。一個兵士走出來，舉着手，爲他身邊

那個教士向衆人求情。這是一個年老的牧師，很肥，穿着黃襯衫，黑褲子。他緊靠着那兵士走着。那些市民便放他過去。這牧師走得很慢，步態有些蹣跚搖擺。當他走了約一百步遠的時候，後面却飛來一粒子彈。他們讓他的屍體躺在那裏。

七月廿三日星期四——三天過去了。據說教堂克復之後，巴薩羅納的叛亂已告結束。但是仍舊時時有子彈在空中飛着。街上的情形真是筆難盡述。沒有一處房子逃得過鎗擊，五層樓房子的窗門也都粉碎了。牆上處處見到彈孔。各處的電話線和電車線完全毀壞了；被折斷的樹枝樹幹狼籍滿地；有些街燈的鐵柱也折而爲二。在牆根地上，隨處都有未洗刷乾淨的血跡。我們經過十幾間教堂和寺院，看見那些建築物都只留下一個空殼。

我們從人叢中走過，時時舉臂行無政府黨敬禮——緊握左拳。在這些日子裏，這真是人人必須懂得的手勢。每一輛駛過的車上都有左拳揚起，如果對方沒有立刻答禮，那麼車子便會停下來，鎗口向那叛徒瞄準了。我是沒戴帽子的，真的，全城市婦女有誰敢戴着帽子出門呢？那是貴族的象徵呀。

昨天，我們破題兒第一遭得到報紙，可是只有兩張，印刷非常之壞，並且簡直沒有新聞。報上僅說：『秩序業已恢復！』再下去便是一張死傷者的名單，其中婦孺所佔的百分數，真是高得驚人。無線電播音告訴我們：西班牙各地的情形跟巴薩羅納一樣。我們本來可以聽到瑪德里的廣播，但是不斷被叛軍所設的電台所攪亂，所以常常聽不清楚。巴薩羅納的播音說一切平靜無事。賽維爾（Seville）叛軍的電台却說，這是謠言，不可相信。

七月廿四日星期五——在波蘇格雷西亞（Paseo de Gracia）正有一羣義勇軍集合着，要開到薩爾格

薩(Saragossa)去。街上的隊伍幾乎延長一里，貨汽車滿裝了勞働兵士向前進發。

這種兵士有數千在等待着武器。許多人僅有一柄刀，或一柄小斧。他們無疑地是在向死路邁進的。看到他們那種樣子，實在令人慘然淚下。沒有人對他們說鼓勵的話，也沒有人送飲食給他們。

我們很想和他們談談，但他們却沉默寡言。我們問他們要不要煙草。他們望着我們笑，其中的一個說，他們已經三天沒得享用這東西了。我們立刻遞香煙給這個將為共和政府犧牲的工人。他說：「謝謝您！我和我的同志都向您致謝！」

他家裏有妻子和四個小孩。現在他們還不曉得他要出發了呢。可是他已經把他們安排妥當，他的前途將在德薩爾格爾灰塵滿地的平原上解決了。

我們問他叫什麼名字，他搖頭說：「大家的名字就是我的名字，現在我已不再有自己的名字了！」

當我們回家時，我們為他祝福。現在又有羣衆在焚毀私人住宅了。提必達白 (Tibidabo) 山頭上燧煙四起，工廠也同別墅一樣地遭了焚毀的命運。

我們正在內戰的大動亂中，不，我們是在「人間地獄」中啊。

本刊
預告

法國通訊——葉叔良
特別偵探——林疑今



那些懸於空際的氣球巨纜，是飛機或飛艇的危險障礙物。

城市防空

陳未鳴

——Pierce Devaux 原著，節譯自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巴黎自然雜誌——

在這世界戰雲瀰漫的時代，城市居民的消極防空已經成爲日益重要的問題了。軍事當局要教驚惶失措的居民在危急時秩序井然地避入安全的地窖，是極端困難的事情；而且這種同時可避毒瓦斯的地窖是否夠用，是否合用，也成問題。在這種局勢之下，專家們不得不轉了方向，企圖研究出一種有效的方法，一方面可以防備敵軍的空襲，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心理上的效果，使居民較爲鎮靜穩定。

這種實用的防空法已經由專家們設計成功了，雖則外界知者甚少。現在有一種新工具可以制止敵機的橫行；巴黎城祇需費五百萬元，便能夠避免飛機轟擊的危險。而且，這工具不但不會變成落伍的東西，反而可以隨航空術的進步而發揮其偉大的效能。

這種防空的利器就是普通那種「臘腸形」的「繫留氣球」(Kite-balloon)，經過一番改造，至少可以

在每小時吹四十五英里的風中，升至離地六千五百碼的高處，這個停於空際的氣球有一條巨纜直伸到地上，或與另一個飛度較低的氣球縛連着。假如用兩個氣球互相牽引，高者和低者縛連着，那末最高的氣球可以升至離地九千尺的高處。這個原理假使應用起來的話，許多氣球互相牽引，最高的氣球便可以升至三萬尺的高處。這個高度不是轟炸機所能飛到的。依過去的經驗，那些懸於空際的巨纜，是飛機或飛艇的危險障礙物。飛機沒有方法可以破壞或避開這些障礙物，終於被纏得失掉行動的自由而墮毀了。

在歐戰期間，有一天法國南錫（Nancy）的氣象台派出一個氣球在空中觀測氣候，恰巧有一隊法國空軍飛機經過該地。其中有三架飛機偶然和氣球的巨纜接觸，結果居然被纜纏住，墮地燒毀，而巨纜却依舊完好無恙。梅次（Metz）地方也曾發生同樣的不幸事件，墮毀了兩架飛機；又有兩架英國飛機和兩架德國飛機在倫敦近郊墮毀，一架德國飛機在法國布倫（Boulogne）附近墮毀，原因均是氣球的巨纜在作怪。當氣球載了一兩個人的時候，巨纜往往甚為緊張，因此有時會被飛機衝斷；在這種情形之下，機中人常常得以安然降落。可是，飛機如果碰到一條鬆弛的氣球巨纜，却始終逃不出危險。甚至每小時速率二百五十英里的大型轟炸機，也沒法子逃避災難，因為鬆弛的巨纜幾乎是沒有東西可以衝得斷的。裝載笨重的轟炸機一旦遇到巨纜的抵抗力，速率驟減，機師往往手慌腳亂，失掉了統制力。

而且，飛機如果要毀壞那些懸於空際的氣球，也是辦不到的，因為那些氣球高度各異，隨風搖曳不定，常常是在五六百碼的直徑內擺動着的。直垂空際的無數巨纜已足使飛機望而却步，況且此外還有高射砲在預備

隨時射擊呢。在空襲最易實行的夜間，用這種氣球去防禦，成效尤其卓著。

在歐戰期間，距法國南錫十英里的涅甫梅生 (Neuves-Maisons) 地方有一些冶金工廠，因為太近前線，工作甚感困難。敵機每夜都飛來襲擊轟炸，損失頗大。可是在一九一七年八月，法國軍事當局派了幾個氣球去保護涅甫梅生，轟炸馬上停止。沒有一架敵機敢在工廠上空飛翔，要拋炸彈時也僅是拋在附近的山林中。法國空軍在丹刻克 (Dunkirk) 使用同樣的戰術，結果也是如此圓滿。巴黎由一九一八年三月起以氣球防空，為效亦著。氣球在空際的地位是夜夜更改的，使敵機無從猜測。德軍於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夜，派出五十架轟炸機襲擊巴黎兩次，目的在炸毀法國軍官學校與陸軍部，可是結果只有五顆炸彈在巴黎市內着地爆炸。原來德國機師知道氣球厲害，不敢飛近巴黎上空，只在北部近郊亂拋炸彈，聊以解嘲。

今日巴黎全城用二百五十個氣球防禦，即可避免敵機的襲擊。二百五十個氣球的費用跟造一艘小戰艦差不多。小城鎮只用三四個氣球就夠了。一個氣球可以保護一間工廠，一座橋梁，一座礮台，或一條棧道。巴黎及其四百萬居民祇須五百萬元的防空費，便可以避免「敵軍不宜戰的轟炸」的恐懼。巴黎如果要設備相當的地窖，以防空襲，至少需二千一百萬元的經費。

今日世界最安全的國家是那些不武裝的國家——瑞士，丹麥，挪威，和瑞典。——N. M. Butler。



這架新發明的機器能夠記錄你的呼吸、脈搏、和血壓的變化，洩露你心中的秘密。

謊言檢察器

默然

——Henry F. Pringle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九月號

美國 McCall's 月刊與刑法和犯罪學雜誌——



我們坐在芝加哥西北大學犯罪檢察實驗 嗎？

館的一個小房間裏。在我後邊的桌上放着一架

「吃過的。」

像箱子的小機器。這就是「基勒複寫器」(Ke

「你是坐火車到芝加哥來的嗎？」

eler Polygraph) 普通叫做「謊言檢察器」

「不錯。」

(the 'lie-detector') 我正在受該器發明人

「你和你的編輯始終和睦無爭嗎？」

西北大學法學院基勒教授 (Prof. Leonarde

「始終和睦無爭。」

Keeler) 的試驗。

最後這句當然是謊話。那一個作家跟編輯

他用平常的聲音問道：「你今天吃過早餐

沒有發生過爭論呢？檢察器卷紙上的線條證明

我撒謊了。

生理學家和心理學家知道人身在恐懼或其他情感的激動下，會發生一些不能遏制的變化。在這種情緒緊張的局勢下，大家都會覺得『血液衝過頭腦』或『頭皮內有刺痛的感覺』。這些自然而然的反應便可以說明『謊言檢察器』怎樣會記錄呼吸、脈搏和血壓的變化了。這架機器已經在西北大學用了五年，試驗過一萬五千人，所得的記錄極為準確。密昔根、賓斯本尼亞等州的警察局用這種檢察器去獲取犯人的供詞，已經得到很好的成績。

嚴格地說來，『謊言檢察器』在法律上並沒有正式的地位；因為法庭不能強迫被告受『誠實』的試驗，而用所得的證據去判他的罪。這種法律上的規定是賢明而合理的——被告在憲法上有權拒絕用自己的證據來檢舉自己。

所以，刑法案件假使用『謊言檢察器』的話，其所得的證據在法庭上也是不用的。一個被告或嫌疑犯很難避免這種試驗，因為拒絕被試驗便無異自認有罪。而且，被告大都相信可以瞞過這黑色的小箱子，因此不提異議。有的則以為鐵口不答一語，便不至露出破綻來。可是他們身上的反應却無法掩飾，問話如果和他所犯的罪有關，他的反應便顯露出來。犯人看見『謊言檢察器』上的記錄之後，一百個中有七十個把他們的犯罪經過和盤托出了。

某夜，有個竊賊在人家屋裏撬保險箱，工作未畢，主人已經進來了。竊賊想跳窗逃走，可是倉忙中給窗幔絆住，跌了下來。在走頭無路之中，他衝到大門口，一邊逃一邊開槍擊中主人。翌晨，警察局提到五個嫌疑犯。他們都極口呼冤，情願讓基勒教授用『謊言檢察器』試驗他們。基勒教授所問的問題全和案件不生

直接關係。有兩句是：『你的客廳有避火梯嗎？』『你家裏有容易絆倒人的窗幔嗎？』這六個嫌疑犯態度都很慌張，可是對那些問題卻沒表現特殊的情感反應。

兩天後警察又捉到兩個嫌疑犯。其中一個由『謊言檢察器』證明沒有撒謊。第二個聽見那些與發生兇案的房間有關的問題時，情感上的反應非常劇烈。基勒教授馬上向他作第二種試驗，直截了當地問他道：『你會撬那個保險箱嗎？』『你會開槍擊中那個人嗎？』這嫌疑犯絕口不認，可是『謊言檢察器』却洩露他的秘密了。後來當基勒教授拿紀錄給他看時，他終於在無可奈何中直認不諱了。用這種方法解決了的罪案已經多到不勝枚舉。

『謊言檢察器』其實是很簡單的。被試驗者坐在一個安靜的房間裏，試驗者使用這機器在背後開

始工作。被試驗者的臂上纏着一條平常的血壓帶，跟醫生檢驗血壓時所用的一般無異；胸部又纏着一條橡皮管——專門術語叫做『胸腔運動表示器』(Pneumograph)。另有兩條空橡皮管，由血壓帶和

『胸腔運動表示器』連接於兩個扁圓形的金屬小儀器，儀器上安放着兩支墨筆。當被試驗上聽見問話而血壓和呼吸發生變化時，這兩支筆便會在一卷慢慢轉動的紙上，畫出起落波動或高或低的線條來。

『謊言檢察器』在私人偵探方面已經有過很優異的成績。一切銀行都免不掉所謂『櫃台損失』。這種損失一部分是行員辦事時疏忽不慎所造成的，但另一部分却是有意作弊。芝加哥有一間銀行僱用八十個職員，每年的『櫃台損失』平均都在美金一千二百元至一千五百元之間。後來銀行當局請基勒用『謊言檢察器』試驗那些經手銀錢和處理賬

目的職員。結果當局辭退了一些作弊有據的職員。新職員任用之前也經過這種試驗的手續。當局又當衆宣布今後將時常用『謊言檢察器』。那一年銀行的損失便減到五百元了。

幾年前，芝加哥又有一間銀行發覺一件五千元

的舞弊案，多方偵查，均無所得。後來當局用『謊言檢察器』去試驗所僱用的五十六個職員。結果舞弊案水落石出；同時發現十二個職員撒謊，其中有九個又供認另外幾件尚未暴露的舞弊案，大出銀行當局意料之外。

『謊言檢察器』用途極廣。試驗者如果手段巧妙，甚至有方法可以迫竊賊供出藏匿贓物的地方。基勒教授已經完成過這種功蹟；可是那些案件因爲警務的關係，不能公佈。雖然如此，我們不妨假定有一輛銀行裝甲汽車在途上被劫去美金一百萬元。強盜脫

逃，但於一星期後就逮。他們的指印和汽車上所得的符合；在相當的時間內，他們直認不諱了。

警察說，『那麼，一百萬元放在那裏呢？』

『哼，你想知道嗎？』那些強盜用譏諷的口氣反問道。

可是『謊言檢察器』有方法可以使他們供出祕密來。追尋贓物的第一步是把那些強盜隔開來分別審問，一邊用『謊言檢察器』試驗他，一邊拿一幅有藏贓物可能的城市地圖給他看。試驗者指着一個地方問道，『錢藏在這裏嗎？』又指着另一地方問道，『錢藏在這裏嗎？』這樣一連不斷地重複着，使被試驗者覺得非常厭煩。

頑強不屈的犯人一定會拒絕作答，可是當試驗者所指的地方恰巧很近藏匿贓物的處所時，他們的血壓便會不由自主地升高起來，而檢察器上的曲線

便也有不同的表現了。試驗者於是拿出一大幅這一帶地方的詳圖，專指這範圍內的地方發問，尋根究底，問個不休，結果往往找出藏匿贓物的處所。

在林白兒子被綁案這一類的大案件中，「謊言

趕快結婚吧 胡悲

早婚固然獎勵不得，可是要是上了年紀而不結婚，度着老處女與老處夫的孤獨生活，也是不健康的。假如你想長壽，還是結婚吧。

據美國京都人壽保險公司的統計報告說，結婚生活不論快樂與否，至少是健康的。

結婚明顯地可致長壽與健康。無論如何，已婚的男女是比獨身者長壽的，已婚者的死亡率是比老處女與老處夫低的。

也許有人說那是自然的事，因為普通不結婚的人，都是跛腳或瞎眼這一類有病的人，所以結婚的人，事實上已經過一次天然選擇，無怪長壽的較多了。

可是這祇能說是一小部份的理由，因為結婚生活比自由的獨身生活，是較合理而健康的。

檢察器」還沒有用過。這是因為此種試驗尚未得到法律的承認。在不久的將來，當檢察器的效能較為顯著時，法庭一定會利用這種科學新發明。拿「謊言檢察器」的紀錄以為法律上的證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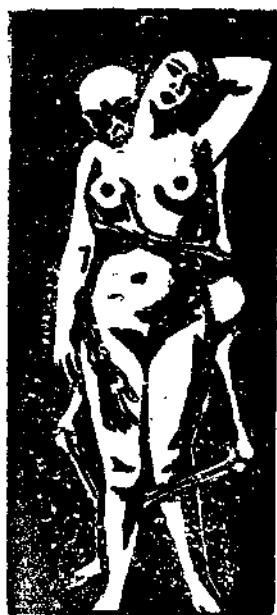
根據該保險公司的統計，十五歲以上處夫的死亡率，在十萬人中是一萬兩千一百八十二人，可是已婚男子十萬人中的死亡率，祇有八百五十五·九人。

至於女性方面呢，十萬老處女中的標準死亡率是一萬零三百九十一人，至於已婚女子的死亡率却祇有八百五十六·六人。

獨身者因患肺炎，傷寒，肺癆，慢性心臟病，腰痛，中風，肚痛，酗酒或自殺而死的，也比已婚的人多，可見獨身者的生活是不很健康的。祇有癩瘡，對獨身者或結婚者，沒有甚麼關係。

為甚麼結婚生活能叫人長壽呢？據說是因為結婚以後，對於睡眠，飲食，娛樂等方面，都比較有規律；同時，責任心也叫做丈夫的人，避免到危險的地帶去；而且，夫婦對於彼此的健康，往往非常關心，一有小事，便要去看醫生。至於獨身的人呢，因為當局者迷，往往要等病到不可收拾的時候才曉得悔之晚矣。

上了年紀的男女，趕快結婚吧。



因為外科醫校需要死屍，以為解剖研究之用，盜墓的匪徒也就應運而興。

盜

屍

王貽謀

——David Frederick McCord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五年三月號《浮華世界》——

現代出售死屍的事情，並不是沒有背景而突然發生，而是經過許多困難，打破許多傳統思想的結果。我們只要回顧一百五十多年前的情形，就可以看出這種事情的起源——盜墓匪徒及出售死屍的流氓專靠死人吃飯的苦鬥經過。

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葉的法律，對於外科醫校需要死屍以為解剖研究，並沒有明文規定。只有少數已經正法的囚犯，才可以拿來應用，但是學校方面總希望使學生能多學習一點書本上得不到的解剖技術。因為有了這種非法的需要，盜墓的匪徒也就應運而興。這種私運屍體的勾當，頗受醫學界的贊助；他們認為這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罪惡。但是社會的人士却極痛恨這種事情，以為這是大逆不道，傷天害理的勾當。

從前盜墓的匪徒，都是些流氓惡漢；他們對於盜墓這種事情，似乎很有興趣。在今日他們早已銷聲匿跡了。

考琦(Ben Crouch)是幹這種盜屍勾當的英雄。他是個強有力的麻子臉的惡徒，好穿考究的衣服，嗜好珠寶。在一八一七年，這個奢華時髦的流氓就把這種副業發展起來。在假磁牙未發明之前，人們鑲牙只好用現成的真人牙，而盜墓匪就是供給這種需要的人。考琦和他們賊黨中一個名叫哈奈德(Jack Harnett)的青年，跟着西班牙和法國的軍隊去打仗。每打完一次仗，他們便在夜間偷偷跑到戰場上去，拔死人的牙齒，因此發了一筆小財。

在愛丁堡，這種盜墓的匪徒也曾盛極一時。其中最著名的要推梅瑞李士、斯潘和毛威德三人。他們的大名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因為梅瑞李士曾經有一個驚人計劃：要等他姊姊死亡之後，把她的屍體賣掉。可是在他姊姊死亡的時候，他和斯潘與毛威德因為爭先吵起架來。斯潘和毛威德兩人要把這個死屍據為己有。梅瑞李士的手段比他們倆強得多，他很狡黠地等着他們倆把他姊姊從墳裏弄出來，然後裝做一個活鬼，頭上蓋着一塊壽布，大聲咆哮着，把他們倆嚇走。後來他又用同樣的手段把他們從車上嚇跑。於是他就天亮的時候，用這輛車得意洋洋地把他的「貨物」送到他的老主顧門上去。

這些以盜屍為職業的匪徒，也遇到那種偶爾作盜屍勾當的人們的競爭。有些不肯花錢買死屍的外科醫學生，常常親自出馬去盜屍。他們把死屍掘出來以後，把壽衣脫掉，另給死人換上一套特地買來的衣服；兩個人背着一個屍體，把那僵硬的手臂盤在他們脖子上，就這麼背着走，好像背着一個醉漢走路似的。

甚至那些成名的外科醫生也常常幫忙去盜屍。有些人的身體成為殘廢，或長得特別高大，或長得特別矮

小。如果把他們的特徵研究出來，將來再有這些現象，也許可以預防，或是治愈。這種人死了以後，他們的屍體最爲科學家所垂涎。那些著名科學家的屍體，也同樣地爲各式各樣的盜匪騙子所垂涎，想要弄到手去出賣。

一七八〇年有一個怪人名叫白恩 (Charles Byrne) 他是一個愛爾蘭的巨人。當時倫敦有一個最偉大的外科醫生韓特 (John Hunter) 想要解剖他的屍體。白恩自己也知道他將來是一個極有價值的解剖標本。但是他的頭腦很簡單，不特對於科學的進步沒有興趣，並且還厭惡它。他死於一七八三年，預先弄了一個鉛製的棺材要葬在海中，他自以爲這樣就可以使醫生不能解剖他的屍體，所以他很覺放心。他曾預先給了看守們一些金錢，請他們把他葬在海底。可是韓特賄路看守們的金錢比他給的還多。韓特給了五百金鎊。在深夜的時候，他們把這個巨大的屍體從屋子裏弄出來，放在馬車的坐位上。韓特和他的僕人坐在他的兩傍，免得使屍體搖幌不定。馬車轉轉地走着，載着這個可憐的白恩，走上他所畏懼的那種命運。白恩那副骸骨是保存在倫敦皇家外科大學裏，以作韓特爲學術而綁票的紀念品的。

此外還有一個比韓特更著名的盜屍者。他是愛丁堡人，名叫李士頓 (Robert Liston) 他是一個不怕危險的英雄。他極喜歡偷盜死屍。在學生時代，他就幹過這種事情。他那種盜屍的才能和胆略，使後來學他的許多外科醫生崇拜得五體投地。

有一個小孩頭部特別巨大，因此引起了科學家研究的興趣。這個小孩死後埋在 Firth of Forth 附近。好幾個外科醫生公然宣告要收買這個屍體。全英格蘭和蘇格蘭的盜屍賊差不多都跑到這兒來。但是這村莊

的居民每夜都派了幹練忠誠的看守去守護着。然而李士頓比他們都高明。他與考琦合作。這兩個人自稱為旅行家，在一天下午，從容不迫地驅車到這村莊裏來。他們倆停車和逆旅主人閒談，隨後在黃昏時溜到教堂的墓地內。這時看守們還沒有上這兒巡邏，他們倆就在村人和同業的敵人的面前，把死屍運走了。其餘的盜屍賊只願在夜間前來活動，那知道夜間正是人家嚴密防守的時候哪。

因為社會人士對於盜屍的匪徒，越來越怕，這些匪徒便發明了一個更有效的盜屍方法。在愛丁堡有兩個人叫貝克（Burke）（註）和黑爾（Hare），專門引誘人到他們的寓所裏去，隨後把人悶死（這樣顯不出痕跡來，）出售屍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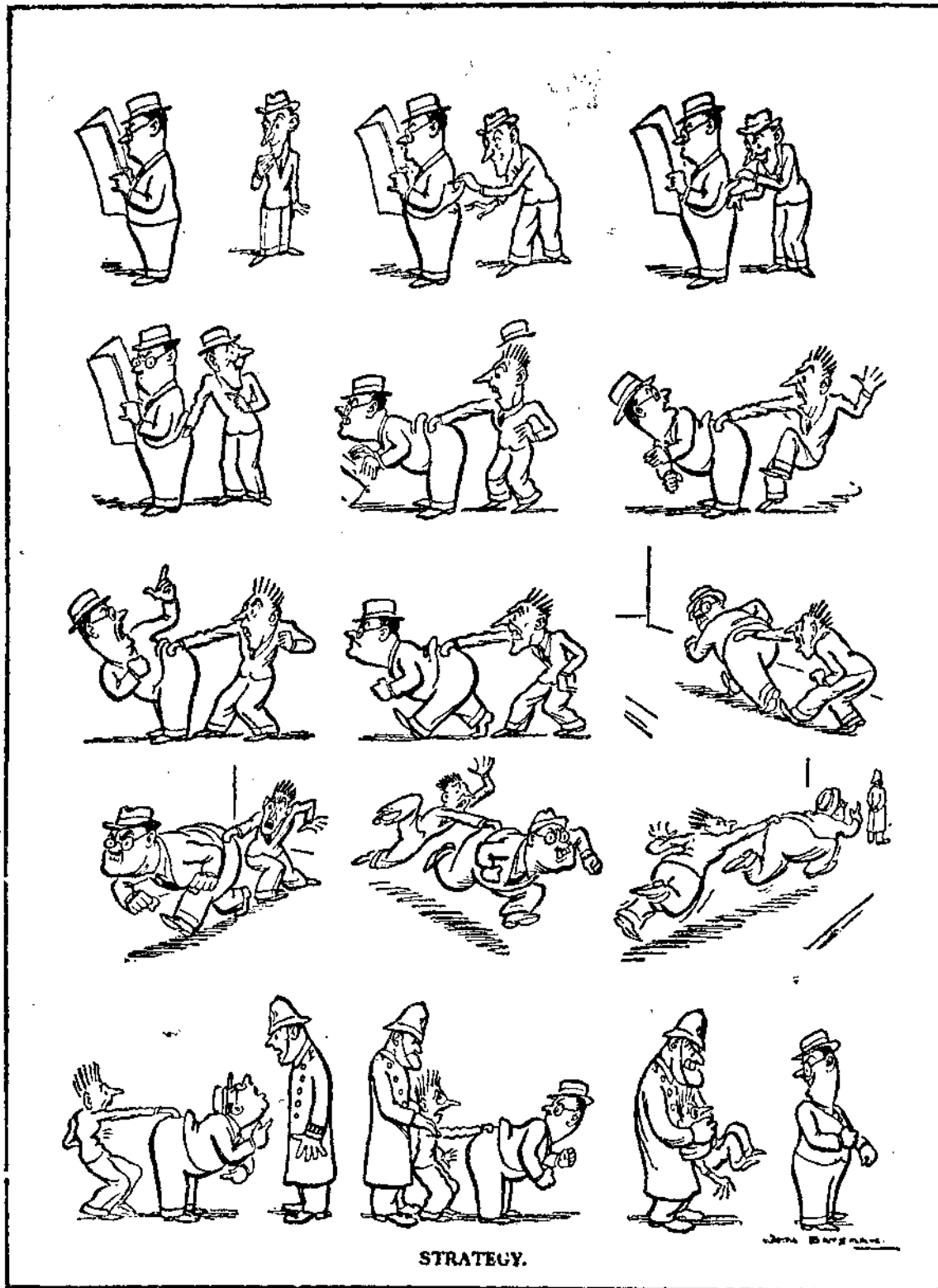
後來，社會人士對這種事情見解漸變，於一八三二年通過了一條外科醫生們早已期望着的法律，就是為研究科學而收買的屍體，都認為合法，並且規定了公開收買屍體的辦法。從此歷史上最可怖的盜屍勾當才消滅了。

（註）Burke 因為把人悶死出售屍體為解剖之用，於一八二九年被處死刑。

外交部的責任是盡力叫軍政部無事可做。——捷克總統 Benes 語

捉賊巧計

轉載笑拙





未來的事只是我們所臆測的，而過去之事却竟是我們全所意想不到的。欲享驚天動地、驚魂奪魄之樂，只能于頽瓦敗礫、古畫蠹書與夫古墓、古董博物院之類的場所去找。

談 考 古 學

何渾介

——節譯自 G. K. Chesterton 著 *Generally Speaking* 中的一篇 *On Archeology* ——

有一種奇妙的傳說，說研究古代石器，對於人們有石化的作用。傳統的稗史小說裏的考古學家，老是枯燥嚴肅的人物。我却委實不懂，為何研究陳年尸體者，他本身也非是殭尸不可。我們從未說植物學家的頭髮是綠色的，也未說地質學家的皮膚定像年代久遠的沙石。我們從未想到鳥類學家的走路是雀躍式的，亦未想到介類學家是像蜷伏在貝介裏頭的動物。然則研究研究古物，亦未見得就會衰老起來，考察考察死的東西，也未必自己就在死路上跑。事實上，我所熟悉的幾個懷古的人，大半倒是活潑快樂，虎虎有生氣的。

這裏就包含一個很少有人注意的至理。如果把考古者所研究的古代羅曼斯，與近代所看重的新式羅曼斯加以比較，我們便可明瞭這點。所謂新式羅曼斯，我指那種夢想未來——往往是關於很遠的未來——的那種羅曼斯，牠有時是一種對於理想社會的描寫。可是多數描寫理想社會的小說，即連『好玩』二字，也還談不

上。——並沒冤牠。

通常總說「過去」是死的；可是從另一種意義上說來，「過去」倒是活的，而「未來」却是死的東西。我們知道「過去」是在活路上移動的；至於「未來」我們只能想像牠在死路上——機械式的線路上移動。如果「未來」可以推算，我們必須依數學的方式，用平均數，趨勢，以及曲線那一套來表示它。我們可預測這個或那個發明，將來必改進，這個或那個交通路線必發展，或有一種賦稅必增加，或某種商業必發達。可是我們總用數學上的整數來表示我們的預測。天才如威爾斯（Wells）預測未來，也只得於一個數目下面用一連串の零。我們祖先只說「未來」爲X，我們的未來主義者却證明X=0，視爲滿意。數學字的0，其中空空無物——一張沒有眉目的臉。無論理想的或是悲觀的預言，只是這麼一回事。一部歷史可並不是一連串の0字。

「未來」是死的，因爲預言主義無異是一種宿命主義。牠不能預先看出人類活動的自由部份；牠只兀自預測那人類屈居於奴隸地位的一部份。人類變遷的路線，視樂觀或悲觀而上升或下降；如果相信天道循環，則線路是個圓圈。牠更可如上升的螺旋曲線，又可如鐘擺的左而復右。可是這些都是數學式的花樣。沒有一幅是藝術的圖畫。總之，這些都必須是數學上的線，不能彎曲自如的線。只有在「過去」中，我們纔能找出一幅已完成的圖畫，因爲只在「過去」中，我們才有彎曲自如的線。換言之，過去人類所幹的，是他們願意如何去幹的事；如果預測「未來」人類將幹何事，我們只能說他們必須幹何事，不能說他們將願意幹何事。如果命裏並不註定，則我們無從預測。

未來的事只是我們所臆測的，而過去之事却竟是我們全所意想不到的。準此，歷史，即連考古學也在內，是有本色的令人驚喜之處的，因為牠是述說驚奇之事的。

如果我們要得意外的收穫，想看看異事奇跡，我們所須注意的，不是我們子孫的行動，而是我們祖先的作為。欲享驚天動地驚魂奪魄之樂，只能於頽瓦敗礫，古畫靈書，與夫古墓，古董，博物院之類的場所去找。

天才的怪癖

凌霜

答覆那些蘋果的確是放在抽屜裏的。他大音樂家蕭邦是個神經過敏的人，們總不會忘記放幾個蘋果在書桌的抽屜裏，讓它們去爛的！

於是席勒便打開抽屜，把爛蘋果取出，大發。

德國大詩人席勒每次要做詩時，他屋裏的人便立刻忙亂起來。表情嚴肅的僕役，照例要拿一大塊冰到主人的房裏，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椅前一個水桶中。這是天才的特徵嗎？

席勒就在這時候走進房來，照例問道，「抽屜內的蘋果放好了嗎？」

僕役們照例恭恭敬敬地作正面的臉，一邊破口大罵不已。

大音樂家貝多芬也是一個怪人。他每天總要用冰水洗臉，一邊把冰水潑在找他。他也有自殺的衝動。——William

在通俗科學中所說的話。



你聽見有人發問；可是你沒聽見回音。你聽見有人邀請；可是你沒聽見感謝的話。你聽見一會兒的死寂，接上一段明明毫無關係的驚喜、悲哀、或慘痛的呼喊。

打 電 話 亞 伍

——瑪克吐溫原著。譯自《三萬元遺產》——

你坐在一旁，聽別人打電話，這

是現代生活中一件最嚴肅的古怪

事。昨天我在寫一篇深奧的哲學論

文時，房間裏就有人在打電話。我覺

得有人在近旁打電話時，文章往往

寫得最好。喏，事情是這樣開始的。有

一個家里的人進來，叫我接接城里

白利先生公館的電話。據我觀察，在

許多城市中，女人往往不情願親自

叫總局接電話。不曉得是爲甚麼，不

過她們確實是如此的。於是我就搖

搖電話鈴，與總局通話：

總局：（粗率地）哈囉！

我：是總局嗎？

總局：當然是的。你要幹嗎？

我：請你替我接白利公館，好嗎？

總局：好。請你聽好了。

於是我聽見——克咯，克咯，

咯，克咯，——克咯克咯克咯咯咯！

着是一聲可怕的牙齒磨軋聲，最後

聽見一個女人的尖銳聲音：「此

聲拖長，由低而高。」你要跟我說話

嗎？

我沒回答，把電話機給要打電

話的人，我自己坐下了。接着就發生

了世界上奇事中最希奇的事了！

——片面的談話。你聽見有人發問；可

是你沒聽見回音。你聽見有人邀請；

停。

六十四節到九十七節。我想我們應

可是你沒聽見感謝的話。你聽見一

不！不是，我不是這樣說的。我

該時常讀。

會兒的死寂，接上一段明明毫無關

是說，還在滾的時候擺進去——或

停。

係的驚喜，悲哀，或慘痛的呼喊。你

者剛要滾的時候擺進去也可以。

恐怕是這樣的；我普通總是用

能明白所講的是甚麼話，因為你聽

停。

髮針。

不見另一面的人說甚麼。嗒，我聽見

甚麼？

停。

以下這些驚人的話，都是從一個人

停。

你說甚麼？（向旁邊說。）孩子，

的口中說出的，而且都是嚷出來的

我把它翻轉來，在織邊上倒縫。

安靜一點！

因為你永遠不能勸女人柔聲

停。

停。

打電話：

是，我也喜歡那樣；不過我想最

噢！是B低音！哎喲喲，我當你說

真的嗎？這事是怎樣發生的？

好還是用花邊或府綢那一類的東

是甚麼貓呢！

停。

西疎縫上去。這樣一來真是神氣——

停。

你說甚麼？

……而且又容易引起人家注意。

從甚麼時候起？

停。

停。

噢，不，我想不是的。

那是在申命記第四十九章，從

咳，我從來沒聽見過。

事。

停。

你嚇死我！這好像是不會有的

長停。

我不敢說準對，因為我手頭沒

不會吃。

有詩譜；不過我想大概是這樣的：蓄

甚麼？

停

——囉利——囉——囉，囉囉利——

停。

誰呢？

——囉——囉，呵托利——囉——囉

噢，一點也不——說下去好了。

停。

——利——利——利衣——多！接

他在這兒寫文章，打電話不會吵他。

哎，老爺！

着照樣再來一遍，你曉得的。

停。

停。

停。

很好，假使辦得到我會來的。（

咳，世界變到這樣了嗎？可是在

對，我想這首詩真好聽——而

自言自語。）我的天，把這東西拿這

禮拜堂里？

且又很莊嚴深刻，假如你把微急調

麼長久，真累死人手臂呵！我希望她

停。

和極微弱的調兒唱對的話。

——

她母親可在那兒？

停。

停。

停。

噢，樹膠丸，樹膠丸啦！可是我從

噢，不，一點也不；我喜歡講下去

哎，白利太太，我要羞死了！他

來不許他們吃有條紋的糖。而且不

——不過我怕你那邊有事。

們怎麼辦呢？

論如何，在他們長牙齒以前，他們也

停。

客人嗎？

停。

不，我們從來不擺牛油。

停。

對，這法子很好；不過許多教人

烹調的書都說，不對節季吃起來很

不衛生的。不論如何，他不喜歡吃那

東西就是了——尤其是罐頭的。

停。

噢，我想太貴了；我們買一紮從

來沒超過五角錢的。

停。

你要去了嗎？那麼，再會。

停。

是，我想是這樣的。再會。

停。

那麼四點鐘吧——我會預備

好的。再會。

停。

謝謝你，謝謝你。再會。

停。

噢，一點也不——還是那樣有

精神——那一個？噢，我喜歡聽你這

樣說。再會。

（把電話掛上，說，「噢，把人手

瘦死了！」）

男人說一聲殘忍的「再會，」

一切便完了。女人可不是這樣的——

——我所以這樣說，是在稱讚她們；她

們是不能忍受唐突的。

法幣文學

熊正瑾

(Literature)

寫自由詩 The advantage

的妙處 Of vers libre

是 Is

如果按行 That if you are

計算稿費 Paid by the line

你便可以 You get

多得到 More

幾文 That

錢 Way

——譯自一九三六年十月

廿一日英國笨拙什誌



西書精華

——讀完一篇等於看一部好書

現代烏托邦

黃嘉音

AFTERNOONS IN UTOPIA

——Stephen Leacock 原著。一九三二年倫敦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Limited 書局出版——

本書作者係僑居美洲多年的英國人，為現代數一數二之幽默作家。其幽默小品，時見於英美各國之雜誌報章，甚受讀者歡迎。本書即其幽默文集之一。

全書所言，大半是關於未來的世界之預測，其理想與口氣，雖大多以諷刺與幽默出之，可是其事實上之價值，並不在史家威爾斯所著未來的世界之下。

本文祇是書中的一段，以戰後發瘋的戰士之生活，來襯托出戰爭之恐怖，既像小說，又像事實，既是臆測之事，却在情理之中，寫來甚為得體。其餘的不多說了，請讀者諸君自己去看吧。——譯者誌

一九五〇年之戰爭

「孩子們，你們得出去到草地上去一會兒，去看顧你們的祖父。」

「噢，討厭。」愛德華說：「他不能看顧自己一次嗎，媽媽？」

「你曉得他不能的。」那女人溫順地說：「而且我又不能陪他。今天下午女傭告假出去了，我得去做點事情的。」

「我曉得的，媽媽。」愛德華說：「其實我不應說這種話。媽媽，我很情願陪他的妹妹來。」

那女人對那女孩說：「寶寶，穿上短衣。現在出去不加穿短衣是太冷了。現在差不多已經是冬天了。」

小克麗拉沒說話。她那沉思的臉色，與略帶恐懼的眼睛，可以表現她當時的感覺。這女孩很怕跟她祖

父在一起。跟她哥哥愛德華同在時，她比較安心一點；可是假如愛德華到屋裏去拿東西，她一個人跟祖父在一起時，她真害怕啊。她祖父那高大的身材，挺直不動的態度，直坐在那隻椅子上的姿勢，一言不發的神情，叫她看起來害怕；她祖父那低垂的半枯萎的左手，手指一直彎曲着，也叫她害怕；最可怕的還是他那盲目的臉，叫這女孩生命的泉源與快樂都戰慄起來了。

「陪祖父」是這兩個小孩最感痛苦的事。入學是很好玩的；對於那破落家庭的有限物質生活，他們幾乎一點也不感覺到。他們家裏的錢是在很久以前的戰爭中失掉的，因此他們家境不很富裕，這件事他們也不覺得有多大影響。

他們最感到痛苦的是每天總得陪祖父一會兒，至少每星期也有兩三次。他們曉得必得有人看住他。每天大半的時候，他們僱一個鄉下男孩陪這老頭兒；

有一部份的時間，隔壁牧師的女兒來讀書給他聽。晚上在屋裏時，有母親在那兒，還有女傭在熨衣服。那時候祖父坐在屋裏，使不要緊了。

不過當他們得去陪祖父，曉得祖父在他們照管之下時，孩子們便產生一種不安的感覺，好像覺得有甚麼事情要發生似的。他們害怕。

他們曉得祖父參加過『燬滅戰爭』。這一點已經夠叫他們在他面前不寒而慄了。他們曉得經過那次大戰以後，還活着的人非常之少，他還記得當時的恐怖狀況的。可是他卻從來不提這戰事。小孩們也從來不問起這件事。母親不時叫他們要記住，別對祖父提起『燬滅戰爭』。

他們從所讀的歷史教科書上，曉得這次戰事的概況。起先有一次為期四年的大戰，歷史上稱之為『世界大戰』。雖然在學校裏他們得讀到，可是小孩們

永遠記不了那幾國幫那一方打，因為這是很不容易記的。他們曉得在世界大戰以後不久，又有戰事發生了，這次戰事比世界大戰還要可怕，叫做『燬滅戰爭』。

他們也曉得這最後的戰爭，『燬滅戰爭』後來突然終止了。歷史書上雖然含糊地說甚麼『世界協定』，說一切參加戰爭的人幾乎都死盡了。可是大家都曉得戰事在不久以前才終止，破裂，崩潰。因為軍士突然發生一種集體衝動，整百整千地一同離開戰壕，大家都有一種熱狂的慾望，要回家去把他們的妻子和小孩從死亡的恐怖中救出。

大家早就曉得戰爭是要從空中打的，最重要的戰器是毒氣。大家都曉得，戰壕是祇前方的一條界線而已。可是認清其意義的人還不多。當前方的戰士安安穩穩地躲在戰壕中時，他們怎能坐視幾百哩外的後方妻子小孩死亡呢？於是軍士便拒絕參戰。軍官

有的被殺死了，有的也跟別人趕回家去救他們的妻子，或和他們的妻子與小孩同死。軍士並不對敵方的人發怒，而是對政府、國會、政客與愛國志士反抗。關於這種報復的舉動，歷史書上不大提起。可是自從這『燬滅戰爭』以後，戰爭也就自行消滅了。

自從那時以後，一代已經過去——差不多有兩代了。世界上還有國度的分別，甚至還有一個國際聯盟會，還有軍備與兵士，雖然不很多。

可是就是三歲的小孩也曉得戰爭已經過去了。

* * *

那天下午，這兩個小孩就出去陪他們的祖父坐。母親對他們說，『要是你們喊我，我是聽得見的，

我在廚房裏。』

愛德華說，『媽，不要緊。』

『愛德華——』她叫這男孩回去，向他耳語說，

『要是……你儘管來叫我好了。』

『我曉得的，媽媽，要是飛機來……可是不會有的。飛機一向不飛到這裏來。』

『有時候也會飛來的。愛德華，要是祖父討藥，你就到屋裏來拿去給他。我要等他討時才配得好的。』

* * *

在那草地上陪祖父在一起，這兩個小孩跟平時一樣，覺得有點害怕。一部份原因是因為這老頭兒坐得這麼安靜，這麼緘默。他一直坐了許久不講話。等到街上有呼呼聲時，他才在椅上稍微動了一下，問道，『是車子嗎？』

『是一部車子，祖父。』

接着他又沉默起來了。圍着這一小片草地的籬笆與大樹，把亮光與聲浪隔絕了。樹上秋季的藍天又空洞，又靜默。

「祖父一直是這樣嗎？」小愛德華站在廚房裏看母親替祖父調藥，問道。「我是說，他可是從戰後起一直就這樣的？」

「噢，不是的，寶寶，」母親說。「這是很久以後才發生的，他所受的那種毒氣，發作起來是很慢的。在大戰以後，你祖父還做過許多年工。他是一個工程師，而且是一位很聰明的工程師。他因為所有的錢在戰事期間都失掉了，所以才得去做工。」

「祖父的家庭以前是很富的嗎？」

「噢，真富啊，寶寶。你的祖宗是一個很有名的海軍上將，有許多地產在西班牙，很值錢的，可是在這燬滅戰爭中都喪失了。」

「你小時，祖父時對你提起過戰爭嗎？」

「他不提起自己的事，寶寶，可是我們曉得的。」

「爲甚麼毒氣沒把他毒死？」

「我不曉得，寶寶。人家在尸橫遍地的街上發現他還活着，祇有他一個人沒死。他手上還牽着已死的小弟弟。當大家違抗軍令時，你祖父從戰壕中回來了。他曉得敵人要在城裏施行轟炸，他想要救他小弟弟的性命。全家祇有這兩個人還活着，其餘的都死了。」

「那麼他後來生病了嗎？」

「病是慢慢地來的，寶寶。當你姑母和我還小時，他身體又挺直，又強健。後來他眼睛逐漸看不見了。他的腦經也逐漸失去思考力。醫生說……」她說到這裏停住了。她想，也許不必把醫生的話告訴小孩吧。

接着母親突然喊道：「哎喲，甚麼事啊？」

「噢，噢，媽媽媽媽快來啊！」

是小妹妹克麗拉的聲音，她嚇得衝進屋裏來了。

「媽媽，快來！祖父有事了。」

母親趕到草地上去，那老頭兒已經從椅上站起來了。他那看不見的眼睛轉向天空。他那雙緊握着的拳頭，向空中揮舞恐嚇着，口中湧出聲聲的咒罵。

樹後有飛機聲自遠而近。當他們走近老頭兒時，他似乎聽見草地上的步履聲。他立刻轉向他們，一手屈在胸前，好像執住甚麼東西，在庇護甚麼東西似的。「他們來了！」他喊了出來；「貼近我的身體。跟我走。把你的頭緊貼在我胸前，把嘴閉起來。別怕，小弟弟，我會救你的。別開槍，」他這樣喊着。「現在沒用了，你們大家都得到地窖裏去！」

這老頭子挺直地站着，一手在指揮着那些五十年前已經死了的逃難者。另外一手抱住他的小弟弟，緊貼胸前，叫他不至中毒。他的臉上現出英勇的神情，頭上有飛機聲在響着。

他的女兒跑上前去，抓住他的手臂，喊道：「爸爸！

爸爸沒有甚麼，祇是一隻飛機。爸爸，進來，跟我進來——沒有甚麼。」

老頭子給她拉着，跟她朝屋裏走，他的聲音逐漸含糊下去，一隻大飛機從頭上飛過。

「快走，愛德華，」母親耳語說，「快去請醫生來，告訴他說祖父又不好了。來，爸爸，進來睡一會。」

那晚已經不早了，兩個小孩被喊到他們祖父的房間裏來。母親告訴他們是要來說「再會」的。可是房間裏幾乎完全黑暗，他們看不出祖父。他的手是冰冷的，他說話的聲音也輕微得聽不分明。可是小孩們明白，他們都害怕了。

後來，當他站在門外近樓梯處時，小克麗拉說，「

愛德華回答說，「怎麼會有呢？」

西風月刊第一期至第六期總目錄

西風發刊詞……………林語堂(六)

冷眼旁觀

- 洋鬼子眼中的中國人……………嘉德(八)
- 父親的後悔……………嘉音(一〇)
- 瘋子不瘋論……………史丁(一二)
- 華人與洋化的華人……………萍心(一三)
- 鐵達尼上的國恥……………洪鵠(一四)
- 中國的創造精神……………嘉音(一七)
- 北京的街燈……………默然(二一)
- 東洋人眼中的西洋人……………張哲生(四三)
- 生活感言……………夢谷(四二)
- 探核桃的中國人……………凌霜(五四)
- 未來的世界……………夢谷(五四)
- 棄兒……………史丁(六八)
- 苦中苦……………斯文(六八)
- 外人在華的地位……………未鳴(六三)

雨絲風片

編者輯(四一)
四·六四·四三·五三·六六

專 篇

- 英國人……………老舍(一六)
- 蕭伯納情書譯者序……………黃嘉德(三一)
- 蕭伯納情書蕭序……………黃嘉德(三三)

- 抵美印象……………林語堂(四二)
- 我的幾個房東……………老舍(四八)
- 關於外人……………姚穎(五〇)
- 來賓的命名……………姚穎(六八)
- 魯文之秋……………徐訐(六九)

科學·自然

- 科學嬰孩……………胡慈(二八)
- 星球旅行……………江鴻(三三)
- 鐵肺的故事……………史丁(三七)
- 罪犯與微塵……………夢谷(四一)
- 現代科學怪人……………胡慈(五九)

神祕宇宙五大問題……………陳師超(一六三)

地球的劇變……………洪鵠(一六)

科學偵探神技……………夢谷(一六)

神祕光線……………史丁(二九)

生的神祕……………李心永(三〇)

飛鼠……………夢谷(三四)

夢的研究……………張沛霖(三六)

起死回生……………蕭靜(四三)

死的神祕……………李心永(四七)

世界末日……………王貽謀(四三)

性變奇談……………李心永(五七)

割腦妙技……………史丁(五五)

返老還童……………李心永(六九)

深海奇觀……………洪鵠(七六)

海草中的維他命……………凌霜(七九)

十種最聰慧的動物……………夏思候(七一)

心理·教育

紙龍兒童……………黃嘉音(四六)

學校分數的價值……………凌 霜(五二)

怪人與怪癖……………曾維明(五六)

女教員做人難……………王宏喜(六一)

爸爸的日記……………黃嘉音(七四)

出獄的大學士……………藍萍心(八一)

怎樣認識自己……………藍萍心(三三)

富家子弟的教育……………孔斯文(三八)

蘇聯的書虫……………胡 悲(三三)

瘋子治療法……………凌 霜(四八)

不痛之痛……………孔斯文(四三)

個性與職業……………謝士非(五六)

記憶力訓練法……………凌 霜(五七)

賢父教子記……………史 丁(七七)

現代教育奇蹟……………藍萍心(七三)

瘋人村……………胡 悲(七二)

大學教授懺悔錄……………程肇民(七三)

長篇連載

浮生六記(漢英對譯)……………沈復著 林語堂譯(六)

蕭伯納情書……………(一八九·三三五·四四五·五八三·七三九)

黃嘉德(四六)

黃嘉德(四六)

婦女·家庭

丈夫荒……………羅一山(八〇)

日本的藝妓……………林 蘭(八三)

老處女製造廠……………羅一山(九七)

為甚麼用女職員……………林疑今(〇一)

死刑前後……………王宏喜(〇五)

結婚的職業……………羅一山(三三)

未婚男女須知……………凌 霜(三九)

有目無睛……………王宏喜(四四)

低能兒的母親……………黃嘉音(四七)

女職員戀史……………羅一山(五七)

日本新娘的自白……………洪 鶴(六三)

時裝潛勢力……………羅一山(七四)

蘇聯的婚姻……………杜 尤(七六)

傳記·人物

童話作家安徒生……………黃嘉德(八八)

不風不雨的居里夫人……………黃嘉德(三二)

節育專家山姆夫人……………黃嘉德(三四)

美國總統羅斯福……………黃嘉德(四六)

甘地與山姆夫人談話……………府炳麟(六一)

科學家林白……………吳志鵬(六三)

相對論者愛因斯坦……………黃嘉德(七六)

國際·政治

國聯內景……………藍萍心(四九)

法國人民陣線……………曾維明(四九)

法國與法國人……………陳師超(五〇)

遊記·冒險

暴風雨夜飛行遇險記……………洪 鶴(五三)

火山旅行……………許以牧(五九)

海底歷險記……………胡 悲(六六)

土人殺讎記……………田望中(六三)

軍備·戰爭

人類好戰論……………林疑今(九四)

天空恐怖……………金安人(〇〇)

坦克車來了……………陳未鳴(〇五)

轟炸台西城……………金安人(三九)

密碼碼戰……………許以牧(三四)

可怕的燃燒彈……………陳未鳴(三三)

打倒和平……………金安人(六四)

間諜橫行下的美國……………田望中(六九)

毒氣戰.....	陳未鳴(三七)
兒童與戰爭.....	金安人(五九)
未來的空戰.....	陳未鳴(五三)
西班牙內戰慘景.....	金安人(六七)
防毒面具.....	王潛庵(六四)
內戰日記.....	馮聚恬(七七)
城市防空.....	陳未鳴(七三)
藝術·戲劇	
巴黎的藝術家與模特兒.....	凌霜(三三)
劇中談愛.....	盧堂(三七)
社會·暴露	
醫院瘴疾記.....	藍萍心(二〇)
汽車賊.....	許以牧(二六)
破壞罷工的機關.....	默然(三一)
破壞罷工的魔王.....	默然(三三)
美國的魔鬼.....	田望中(三五)
紐約的貪官污吏.....	默然(三七)
縱火賊.....	倪受民(三八)
希特勒的密探.....	許以牧(三八)
西洋綁票法.....	羅淨香(三三)
文明國的酷刑.....	默然(三六)

捉殺人犯.....	許以牧(六三)
保險騙子.....	歐麗沙(六五)
謊言檢察器.....	默然(六六)
盜屍.....	王貽謀(六九)
小品·幽默	
借火柴.....	亞伍(二七)
孤獨者的怪行.....	謝士非(三五)
牙痛.....	亞伍(三五)
痛心的笑話.....	陸茜(三三)
著作家的兩重生活.....	吳志鵬(三六)
開會雜.....	亞伍(三九)
給未來的小說家.....	陸茜(六三)
談考古學.....	何渾介(七九)
打電話.....	亞伍(七九)
書評	
我要怎寫就怎寫.....	宋以忠(二九)
遠東未來戰爭.....	林幽(五七)
西書精華	
戰爭黑幕.....	黃嘉音(一三)
流淚.....	黃嘉音(二六)

瘋人院.....	黃嘉音(四〇)
南極之夜.....	黃嘉音(五三)
粉筆生涯.....	黃嘉音(六六)
現代烏托邦.....	黃嘉音(八〇)
筆花.....	(六六·一八八·三三四·四三〇·四三六·五八一·七三八)
名人傳語.....	(四三·二四三·三七八·四九二·六三三·七七六)
西洋漫畫選.....	(二七·六五·七九·一五八·一八〇·一九六·二二八·二八三·二九五·三二七·三三六·三四三·三八六·三九一·四三一·四四七·四七三·四九三·五〇八·五三三·五五一·五七六·六一〇·六二九·六八五·七〇五·七二七·七五九·七七五·七九三)

宇宙風

第三十四期出版增大號一角二分
定閱全年二十四期國內連郵費二元

姑妄言之

道家科學
論責備賢者
改革深堂子

陳子展
宗典怡

論魯迅的散文
兼好法師與陶淵明

畢樹棠
傅仲濤

酒酣耳熱
北伐文獻拾遺

豐子愷
老向

女招待之今昔觀

因明

佛門清遊三記
長篇文畫：老舍 郭沫若 黃嘉德

趙望雲

蘇聯兒童聞

蘇聯現狀
蘇聯的報紙
蘇聯的兒童
蘇聯人民的集體娛樂
蘇聯休養所的生活
莫斯科的咖啡店
蘇聯的咖啡店

畫共
報十
頁四
幅四

宇宙風設立書報代辦部
(1) 托購書籍，須正當者 (2) 書款先惠有餘可暫存以
作日後購書之用 (3) 寄書郵費平寄費奉贈掛號每包加八
分 (4) 非掛號者中途遺失恕不負責。

宇宙風社

出版書籍

合訂本 一集三版 每集元半兩集合購只收
二集再版 二元加寄費四角六分直
接向本社購買為限

北平一顧 宇宙叢書一 周作人等著 每册五角

日本管窺 宇宙叢書二 郭沫若等著 每册五角

游山日記 清舒白香著 每册三角

他們的生活 謝冰瑩等著 每册角半

貪官汚史傳 至誠等著 每册角半

西風月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接收外稿。
- 二、來稿概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將通訊地址註明編端。
- 三、譯稿概須註明原文出處，並須附寄原文。
- 四、編輯人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五、稿費暫定一律每面元半，於每期出版前五天發出。
- 六、來稿在本刊發表後，版權由譯著者保留。惟本社於另行刊印文集時，有自由選用之優先權。
- 七、投稿人除由本社致奉稿費外，並贈送刊登該稿之本刊一冊。補白材料一律酌贈本刊。
- 八、來稿非經在稿端特別聲明，並附寄貼足郵票之信封者，概不退還。
- 九、來稿請逕寄上海愚園路愚谷郵二十號西風月刊社編輯部。

西風月刊社謹訂

廣告價目		期數	地位
一期	四元	全	面
二期	二元	半	面
三期	一元	四	分之一
四期	四角	八	
五期	三角	十二	

本刊已向中宣部及內政部整請登記

西風

第六期 二月號

廿六年二月一日出版

顧問編輯

林語堂

編輯

黃嘉音 黃嘉音

發行

黃陶嘉 黃嘉音

發行所

上海愚園路愚谷郵二十號
西風月刊社

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

西風定價		每月一日出版零售每冊二角
全年	十二元	國內日本
半年	六元	香港澳門
寄費在內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國外
		一元四角
		一元九角
		二元八角
		三元八角

THE WEST WIND MONTHLY
House 20, Lane 361, Yu Yuen Road, Shanghai

西風

合訂本第一集 發售預約啟事



本刊出版以來，備受海內外讀者所歡迎，銷路激增，首數期雖已再版，亦均全部售罄，以致後來讀者賜函補買，無從應命，至為抱歉。茲為便利讀者起見，特將第一期至第六期全數重印，合訂一集，發售預約。集內收關於西洋思想社會生活之精彩文章一百三十餘篇，共五十萬言，都八百餘頁，硬面精裝，質量均甚豐富。定價每冊一元五角，預約每冊祇收一元二角，國內郵費七分半，掛號一角五分半，港澳郵費三角五分，掛號加角半，國外寄費八角，掛號加二角半。預約定三月底截止。

編輯顧問：林語堂
編輯黃嘉德黃嘉音

譯述西洋雜誌精會
介紹歐美人生社華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